

然犀錄

上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序

世間言語雖繁三類盡之矣。一例言飢曰當食渴曰當飲。孔子釋迦是也。下至賢人哲士之言論專家之學說亦庶幾近之焉。二嚙言嚙言者猶夢嚙也。飢曰不必食渴曰不必飲甚則曰飢當食壘渴當飲。若醉人童子瞽者騃癡狂疾庸醫鄭人之薪者秦人逢氏之子其小焉者也。三費言飢不可以爲食渴不可以爲飲。然有相悅於飢渴之外者。勞者歌其情憂者宣其鬱。閒放無聊者遣其意。一切綺靡冶宕閒適瑣屑詼諧誕漫不急之言。若屈原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以及王實甫施耐庵蒲留仙曹雪芹其尤著者也。孔佛不世出不可以輕爲例言爲例言不得則或墮於嚙言爲嚙言者可以驚世俗可以取富貴小可以亡身大可以亡國亡天下生斯世也爲斯世也欲爲例言則有所不能欲爲嚙言則有所不較則亦有費言而已矣。然犀錄者亦費言之一種。其中言鬼者十之九言狐言怪言夢者十之一。翔實過聊齋志異雅馴過新齊諧敦厚少講謔過

閱微草堂筆記。作者自娛。且以娛夫天下之有所不能有所不敢而甘爲費言。與夫篤嗜費言者也。蒼虬閣主人序

序二

猛庵先生作然犀錄。將付刊。屬余爲序。余不知鬼神之理。然藉聞古人之言矣。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墨子明鬼篇。引杜伯勾芒子儀詬觀辜王里國中里微之事。又引周商夏書之辭。以證其實。有不可誣也。王充云。物死不爲鬼。人死亦然。此不知物之鬼。陋矣。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土有賁羊。火有宋無忌。門之鬼野。井之鬼觀。舊宅之鬼揮文。故牧敝池之鬼髡頓。杖處於廁。忌游於道。光伏於邱墓之間。至於鳥獸草木蟲魚潛息飛行停植之屬。莫不有鬼。其名甚繁。安云無之也。鬼之中。大抵狀貌可畏者有吉。可喜者多凶。紫衣朱冠。捧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蛾眉曼睩。含睇宜笑。蛟妾之類。見之者殞身亡國。耗矣。或曰。以雌蠱人。吮人精血。狐長於鬼。先生述鬼。窮形盡態。並及於狐。數年以來。

京師無狐。以有篡之者也。蓋其以雕蟲之術勝於狐者衆矣。然則鬼之技術。其更何足論耶。或曰。先生是書。其有寓意而作耶。先生曰。否不然。吾之所述。皆實事也。有姓有名。有族有里。有官有爵。顧不可信乎。余最喜聞先生談鬼。每陰風細雨。燈色慘綠。毛髮森禁。或使人啞然失笑。蓋能傳鬼狐之情狀者。莫過於先生矣。今余讀先生是書。益歎今之世。不復見委蛇之狀。而徒聞元龜蛟妾之類。是眞有以雕蟲之術進者。可不懼哉。冷汰序

自序

國朝記異之書。烜赫者三家。蒲氏聊齋志異。紀氏閱微草堂筆記。袁氏新齊諧是已。蒲氏意主爲文。故事實多虛構。紀氏意在明理。故曲折弗盡詳。惟袁氏除寓言三五則外。類皆據事直書。觀縷詳盡。吾書竊取其義。不欲摹搜神異苑之簡古。致觀者不詳。亦不敢似周秦行記東陽夜怪之荒唐。使聞者弗信。本無意爲文。故榛楛勿剪。務使覽者知鬼神之情狀而已。近聞西士頗有爲鬼學者。或

有好事者。譯吾書而傳之於彼者乎。鳧翁識。

然犀錄目次

卷上

景母顯魂

賈相師人遇鬼

俞子襄學使爲河南城隍神

狐女着高底鞵

陰間以冬爲夏

夢中看榜奇驗

夢琵琶案

僵屍喫雞卵

鬼役現形

鬼燈有夜明珠三字

飛天夜叉

空屋幻象

受鬼批頰成掌形

芻靈自走

回煞現形

古桑爲大犬

孫文恪奇夢 (附耶文端夢)

女鬼讀杜詩

四川東鄉案

宦文恭爲直隸城隍神

然犀錄目次

857.2
995=2
21



3 1772 3754 6

116172

狐女嬲理學被投入江

陝州土穴怪

涇縣署妖

鬼現形求葬

鈕荔生再生

鬼迷車入河

魘鬼

趙果齋說鬼三事

主夜神二則

鬼冒城隍差役索詐

僵屍噉死人木佛大笑

人面蜘蛛

狐學桐城派古文

王建侯見文昌神

冤鬼驅客避禍

王元死後開餅肆

小鬼捧火盞於頂

生魂以炤口爲戲劇

鬼救兒

凶宅

冤鬼索命城隍隔省提人對質

乳爲青頭孃子

缺唇鬼索酒

黃學士見鬼

大老妖

屍哭

卷中

蕭順伏誅後降乩

乩仙

鬼藏袴

鬼索債操山西語

忠魂戲嬰

烟鬼無下頰

樊少溶夢遊

碧雞神

曾文正公前身爲神麟

鬼球

太歲

端華顯靈

湖州史案因果

葉縣店中女鬼

清河冤鬼

烟鬼以膿血作膏強人吸

夢遊

河南撫署瑣記二則

狐女贈香囊

彭剛直公降妖

王中丞

扁鵲治癰

狐餽饅首重二十斤

雷公

屍被剜眼自言有難

書房鬼笑

大鬼

外國異事三則

縊鬼

倉神

鬼赴磔口現形

土神長通判

淫魔幻象

病瘧二則

雷擊二則

紙灰鬼

李孝廉兩遇鬼

鬼作葉子戲

狽

老吊爺

疫鬼簿

鷹嘴村土妖

神救人不必貴人

王建侯妾

濟南學署狐

冬張店鬼

鬼看新婦

走屍爲電氣所成

芻靈夜語

尙方伯目能視鬼

湯文端公丙舍鬼

靈公神異

黑借

蝦蟆含冰

蜈蚣

王垣

朱昇遇鬼

鬼索茶

棺中人語

生人受祭

銀化小兒重六百七十二兩

陰間當差亦須奏調

姚家花園怪

唐令顯魂

虎俵

鬼饅頭

魍魎

肉芝

爲鬼批頰

開封府城隍報事靈童爲鄒四爺

黃鶴樓爲歸德火神所燒

風吹飯甌

鬼以人氣爲滋養品

鬼然紙撚爲戲

王家營店中鬼

鬼役

鬼鋸梳

鬼冒葛長生

鬼鳴冤頃刻破案

回煞二則

鬼召妓

狎妓遇鬼

鬼妓侑酒

我是鬼

鬼戲

鬼妒

卷下

太常仙蝶

耶律德光鬼吟詩

遼時古墓

高麗鬼

鬼詩

兔妖

生魂

百丈山魃

許家貨

鬼兄妹

木生手掌

陳冠生殿撰顯魂

吳生奇遇

趙顛子

劍俠

祁子壽遇青主先生

鬼謠

騾怪

生魂二則

鬼爭坐位

蛇報冤

柳樹精

夜叉

李子錚太史遇鬼

紫霞真人

嚼齋道人

勞山碧毛人爲荷堅小將

離魂

兩頭蛇

蝎虎怪

大面

髮蠱

借屍還魂

鬼刀

夢易名中式

鬼媪攪兒

極樂洞

楊國春遇亡姨

鬼破妖術

銅鼓爲妖

靈鬼

大頭鬼

異夢記

陰差扇火

水府

甯遠州署木魅

鬼畏正氣歌

老嫗顯魂

催眠術

障眼法

裘文達公爲燕子磯水神

叢祠人首

唐聽泉入冥

海夜叉

鼯鼠

尹侍御大街追鬼

毛給事小廟趕神

菜市口三則

王覺一二則

王竺僧再生

竹生花

顏良首級

劉太史奇夢

然犀錄卷上

景母顯魂

祥符景春洲大令。官直隸廣宗縣。其母夫人年八十餘。素健。以食非過飽而病。病中惟以二女爲念。其女均嫁大梁。急遣人往接。至則已殮四日矣。綿懾中猶呼二女小字不置云。縣署素宏闊。上房五楹。其母夫人向居東頭之外室。二女來則居裏室。柩殯於堂。春洲於西頭外室。依板壁下寢苦焉。裏室則其少妾攜幼子居之。東廂貯雜物。西廂以居家丁之值宿者。二女初到之夕。哭奠畢。各歸房寢矣。時方九月。夜近三鼓。風雨交作。落葉擊窗。紙颯颯然。與壁上遺挂紙錢窸窣聲相應。春洲心悸動不成寐。隱隱聞哭。母聲知二女猶未寢也。時風雨聲益急。突聞柩有聲甚厲。春洲心大疑。忽又聞大聲。碎然似棺蓋已錯開者。繼以捲畫軸聲。又聞似重物墜地聲。似屍已出棺履地矣。春洲大駭。忍咽默聽。冀其



非是。旋聞指甲拂壁索索然。履聲橐橐然。行至西室門外。稍停。又橐橐徑柩前。而東約至東室外間。卽聞房門劃然而開。春洲默聽。既久。心大震。不能復忍。卽大呼。二妹睡未房門。關乎須小心。恐老母顯靈也。二女時正當戶對坐。思母噉泣。聞外室門開。固已駭怪。旣聞兄呼。則大驚相率避於床上。甫攀下半帷。突見房門驟啟。屍冠帔赫然而入。面已腐敗。青紫斑駁。目突出如雞卵。兩手向前作攫拏勢。直向二女榻前。二女驚欲死。卽大號曰。老太太走屍矣。兄速救我。春洲聞。二女內室門啟。知有奇變。駭極陰喝。聞二女大號。立暈絕。其少妾在內室。亦具聞之。而瑟縮被底。不敢動。二女榻旁先有一嫗伴宿。夢中聞聲驚醒。睜目適見屍立床前。亦駭極欲呼救而不能成聲。但見屍以手攫帷。帷軟驟不可開。屍怒攫帷而口嚙之。涎垂如縷。二女仍大聲呼救不輟。俄西廂家丁有出而便旋者。聞呼救聲。知上房有變。卽呼衆起。初以爲火也。至上房。則燈火盡熄。但聞東室呼救。不辨何語。推門內。扇不可開。卽啓窗而入。初燈光慘綠如豆。人入驟

明而了。無所覩。惟室中屍臭觸鼻不可聞。二女力竭聲嘶。見人齊集。始出。備道所見。證以嫗言屍狀亦同。急往西室。以薑湯灌救春洲。良久始甦。詳述所聞。與二女所見亦相符合。衆大駭怪。細察棺蓋。仍完好無少隙。內外門亦堅扃如故。惟帳已破裂。並有嚙痕。榻前涎沫升許。仍臭不可近云。此事甚奇。以爲走屍而無形。謂是幻象而有跡。蓋不可解。或謂其母思女而死。鬱久而一決。故齏然現形。直入女室。其理如磁之引鍼。一氣相感故也。然歷觀傳記。及稗史所載。鬼之來去。略飄忽無蹤跡。此獨幻作諸形。聲以駭所愛。何哉。或謂他怪假形以求逞。理或近是。觀其時已深秋。殮甫三日。而屍已腐敗。面目可畏。乃爾。知其非眞屍矣。惟聞棺蓋錯開時。似有捲畫軸聲。亦不可解。或如蒲留仙所記畫皮事乎。

賈相國夫人遇鬼

黃縣賈相國夫人祝氏。老而勤儉。凡相國衣履。必手製。相國亦非夫人所製。不御也。所居丞相胡同。上房後別一院落。有古榆一株。蔭可蔽畝。樹下小室一楹。

甚幽潔。夫人於夏日。恆針黹其中。薄暮始返。以爲常。一日。丁。畢欲歸矣。忽見樹下立一婦人。藍帔青裙。年可四十餘。面色枯黃。口哆目瞪。神情可怖。夫人訝非素識。詫問誰何。不應亦不去。大駭而奔。婦卽追躡其後。夫人且行且呼救。至上房窗下。相國適在窗內坐。聞夫人呼聲。疑其非常。隨見一婦追夫人甚急。乃厲聲叱之。婦應聲而滅。始知其非人也。夫人入室而倒。救之始甦。自是閉後院門。加鍵焉。何物妖嫗。敢於白晝弄相國夫人。亦奇矣。

俞子襄學使爲河南城隍神

雲南馬伯藥大令。年六十餘。需次大梁。謹飭誠篤。古君子也。一日自考城旋省。出東門。天甫破曉。見道旁一媪。攜一女郎。年可十七八。雖荆釵布裙。而媚好無匹。馬觀之心動。陰念如此。麗質將來。配田舍郎。亦大可惜。倘爲我小妻。足娛老矣。已而車行漸遠。遂不見。抵暮至家。行裝甫卸。一老僕趨進。囁嚅言曰。一婦人攜一女來云。主人曾面訂其女爲妾。今送至矣。馬大笑曰。我顛毛種種。詎有是

事。當是比鄰有買妾者。致誤認。可善遣之。老僕甫出。而門外有爭辨聲。甚謹。老僕復入云。渠謂主人在考城所訂。決不誤。謝之不去。願見主人。馬盛氣而出。既見大駭。蓋卽車中所見婦若女也。心知非人。而不敢斥言。卽曰。車中一盼。曾未媒訂。何言買妾。媼得毋誤乎。婦曰。公旣心愛吾女。吾女亦願侍箕帚。此良緣也。何待媒訂。請急備青廬。待觀成禮。吾卽去矣。馬知妖孽不可理喻。姑爲緩計。卽答曰。卽云納妾。亦不可草草。請示居址。待辦衣飾往迓何如。婦曰。居址卽不必言。姑俟三日。吾送女來可也。語畢。卽攜女去。馬密囑健僕尾其後。已而隨至通衢人多處。轉瞬卽不見云。馬愈愁蹙。夜坐外室。窮思無計。時約三鼓。忽見面前地板掀動。歛一人自地下出。青袿纓冠。如僕隸飾。驟見大驚。細審之。乃亡僕劉安也。馬歎曰。屢爲鬼翺。吾其死矣。劉趨前打踰。卽請安子不語作打踰垂手對曰。奴爲救主人禍事來。非禍主人者。馬曰。何如。鬼曰。奴死後。卽在城隍處服役。聞鬼卒云。今夜過主人門前。見妖化爲女。主人欲備小星。主人素正直。何至有此事。凡妖

化人形人不能識。鬼則識之。主人幸勿惑溺以妖爲人。謂鬼爲妄也。馬曰。吾正爲此愁。欲死。顧安所逃乎。鬼曰。主人素與城隍神善。試作書求之。奴爲持去。幸得請。卽無事矣。馬曰。吾安與城隍神善。鬼曰。神非他。俞公子襄諱長贊。曾任河南學使者也。非主人老友乎。馬大喜。卽作書授之。鬼不能接。教馬卽燈上燒之。燒之而書在鬼手。遺一角未爇。盡卽書亦缺一角。更取燒之。成完書矣。鬼臨去曰。明晚仍坐此。當復命。卽驀然入地去。馬大異之。明夜盡遣家人去。約厝三鼓。鬼又從地出。賀曰。城隍得書大怒云。此山右老狐。自山左來。居西門樓上。敢白晝黷正人。此神之責也。已飭鬼役押赴原籍管束。可無慮其擾矣。城隍念與主人契闊久。思一見。明日日中當來。但供以香茗。更以寓錢及醃粥潑門外。以犒從者足矣。馬慮招物議。鬼曰。但主人見之。他人無覩也。言畢而去。明日如鬼教。候至午。果見劉安持俞刺來謁。馬肅衣冠迎至門外。見儀從顯赫如王者。俞下輿升堂。執手道故。如平生歡。家人但見馬跪拜遜坐。如與人周旋。應答狀不見。

一人也。有頃送客出。揖諸門外。又似有謝犒者。馬領之。已而呼其子曰。俞公憫我老。補缺無期。此後六年。當爲我於陰司覓一噉飯地。無苦也。當時予聞此事。以爲妄。旣由閩復至汴。而大令已卒。屈指計之。正六年。其子伯瞻司馬。嘗爲余道之。每至城隍廟行香。必爲其父焚楮爲禮云。

近見皖人謝壽。所著新異叢錄。記此事大致相似。而舛誤甚多。蓋傳聞之訛也。

狐女着高底鞋

予友楊少愚大令。少日隨其父官興安府。一日薄暮。偕其友白姓。散步郊外。見二女子嘻笑而來。一肥一瘦。並妖麗動人。二女旣過。楊笑謂白曰。二美君胡愛白曰。吾取燕瘦楊曰。吾愛環肥。惜繡屨不加高底。否則當益較瘦。削所謂一着重臺。更可憐也。當二人評泊時。二女亦迴顧相耳語。肥者更對楊流盼。若知其語之爲己者。白戲楊曰。兩心相悅。無待琴挑。會見有夜奔相如者。請歸衙齋靜。

俟可也。因相與大笑而歸。時楊猶未寤。獨宿齋閣。值盛暑。納涼於庭。夜深歸寢。而僕他出未歸。乃倚籐榻假寐以待。甫交睫。忽聞戶外屢聲。閣閣似出。纖足心念此時。內室侍婢已睡。何得有女子來。既入視之。則所愛之肥美人也。楊大驚喜。遽擁於懷。問孰姓氏。何里居。重垣深鎖。焉所從來。皆不答。但躡一足而笑。視之則已易重臺矣。楊知其非人。而惑其妖媚。遂與綢繆。乃甫一交接。覺下體如受吸吮。精瀉如注。更無休止。大驚欲逃。而女擁抱甚力。久之。體倦頭暈。不可復支。正危急間。又聞戶外屢聲。女聞之。釋楊驟起。抱衣袴入僕所居。後室去。楊以爲必僕歸矣。已而視之。非僕也。乃一美少年。衣輕縠。冠小冠。拖紅穗尺有咫。手牙骨。摺疊扇。睨楊微笑。楊時已臥榻上。不能動。少年以扇擊楊額。曰。君不要命乎。亦欻然入後室去。俄而僕歸。視楊狀大疑。扶榻上牀臥。問其病所從得。不肯言。已而僕入後室臥。楊念僕見室有二人。必大駭怪。而僕入室後。殊無動靜。楊問僕室中何所見。僕答言無。楊大怪之。竟不知二人何從去也。楊自是憊不能

起。腰以下不仁者。三月餘始愈。此與前記馬君遇狐事相似。可見邪念一動。鬼神卽知之而乘之。微乎哉。亦危乎哉。著之以爲世戒。

陰間以冬爲夏

深州李蔭南太守。爲秀才時。讀書於外家。臘月十六日。將散學歸矣。前一日。夢兩役來。立床前曰。起。奉官命。約君一見。李愕然曰。吾有罪被控逮乎。二役曰。無。李曰。然則吾未嘗以姓字入官府。役曰。官慕秀才名。來相請。那得不往。李見二役皆衣夏衣。便覺時若盛夏。卽披葛衫。並攜錢五百以行。出門。見赤日當天。炎曦正赫。二役前導。所行路皆非素識者。久之。入城。至一衙署。氣象森嚴。不類州署。李徘徊不敢入。役促之行。當中甬道約長里許。兩傍廊屋若比櫛。每屋上暨一木牌。上署某州縣名。行次。役曰。秀才持刺來。未。李曰。未也。役指曰。可巧。此房吏書之。李視其牌。深州也。乃啓簾而入。屋中文書充棟。一白鬚叟。方據案治官書。見李來。卸眼鏡。讓坐。李以乞書手版請之。叟卽於案頭取一手版。復御眼。

鏡曰君欲何書李曰但書生員李棠四字足矣叟笑曰吾眼昏手顫不能細書
既是茂才請自書之何如李書訖出付役役曰其室有香炷試求之大有用處
李復入未言叟即取架上香貯滿一銅盤與之笑曰吾固知君需此物也李復
與二役持之即以所攜錢置銅盤中酬其值而行迤邐至大堂東偏一室役曰
姑於此少坐吾爲通謁俄內傳擊鼓官升堂矣李陰念無罪奈何堂見我旋見
一珊瑚冠者升堂坐掙刀侍者約二三十輩傳呼囚進即見四囚銀鐺入一藍
頂者隨入四囚至堂上伏地無語惟藍頂者直立與官相問答但見唇吻翕關
了不聞作何語俄見藍頂者免冠謝旋與四囚俱出官亦退堂李方狐疑二役
來曰事畢可歸矣李曰吾未見官那得便去役曰頃案待君面質故請君來既
已目擊即可了結何必更見官邪李怒曰盛暑跋涉而來至此乃不得一見且
案係何事吾了不知何言面質必見官問之役曰日已下春再俄延城閉不得
歸矣李視日果已西下念無宿處即曰來路都不記憶必汝輩仍送我歸役有

難色強之。始首相視笑曰。秀才固難纏者。顧前所行殊迴遠。今當以問道歸耳。卽引李穿署旁夾道而過。未幾至一門。役叩之。呀然而開。陰風颯颯從中出。李懼欲還。二役擁之入。但見冷霧瀰漫。不見天日久之。始辨彌望里許。皆斷頭。缺足之人。腥穢之氣刺鼻。見李來環跪。張手作乞物狀。李悔錢已盡。與房吏假之二役。役曰。勿庸。卽敲火爇香。四散擲之。衆爭往拾取。始得前進。約十數武。衆環跪如前。復爇香擲之。如是者三四。香已垂罄。乃斷一香爲數節擲之。始克濟。前至一門。恰餘香一枝。役曰。此香君自執之。役前叩門。甫啓半扉。突見一人踰而入。李視之。乃族祖某。因其蠢若村嫗。俗呼之爲糊塗娘們者也。李大驚。卽呼曰。此非善地。爺來何爲。速隨我歸矣。某囁語不可辨。二役止之曰。渠自有事。何得阻之。未幾至外家。役笑曰。此行未領秀才一杯水。李卽邀入吃茶。方遜讓間。一役猛自後推之曰。君可入矣。遽然而覺。已汗透重衾矣。起視月光。恰已西落。如夢中見日狀也。晨起歸家。已忘之矣。是日值門外有集。李方坐老柳下。

觀市物者。一戚某止之曰。君勿坐。此昨晚糊塗娘們。以賣菜來坐此。遽死。今未殮也。李大驚。始緬述所夢。聞者奇之。李云。彼與夢中所見藍頂者。似曾相識。而不記是何人何事。豈前生事耶。

夢中看榜奇驗

黃縣趙梅卿太史夫人李氏。小湘中丞女也。光緒乙亥秋。趙應順天試。甫出闈。夫人病劇。恍惚中至一廳事。一叟踉蹌來曰。夫人來此。案可了矣。夫人問是何案。而叟已匆匆去。忽見案上有紅紙一卷。便取觀之。乃是科題名錄也。趙名在焉。乃記其名次。方訝榜尙未出。那得便有題名。俄而叟來。見夫人展卷。似不懌曰。夫人識字乎。夫人頷之。叟指趙名曰。此爲誰。夫人曰。吾夫也。叟卽至外室。又取一黃紙卷來。視之。則丙子春闈題名錄也。亦列趙名。叟復謂夫人曰。夫人旣識字。識此名乎。夫人曰。此仍吾夫也。那得不識。叟詫曰。夫人果識字。虞有洩漏。不可觀矣。頃復持茗一甌來。云此案人證未齊。夫人且返。須以十月來矣。夫人

夢覺。泣謂趙曰。吾不起矣。猶見君爲舉人。不得見君成進士矣。因緬述其夢。趙以妖夢無憑慰之。及榜發。趙果中。特名次差二十名。趙曰。夢果妄。夫人病亦漸愈。私幸其夢無驗。及謁座主。始知本中在前。放榜時。以微疵移下二十名。趙心憂之而未敢言。夫人十月病又發。竟死。明年趙聯捷。名次與夢無異。云。此事甚奇而確。趙君屢爲人言之。信科名之有前定。然人間尙未放榜。而陰司已知之。豈亦如人間之咨行各省乎。然則名次差誤。又將行文更正乎。此叟旣虞漏洩。而必一再示之。其意何居。是尤不可解矣。

夢琵琶案

余王氏姑。歸寧先大夫東河督署。嘗夢一嫗來。云。一案須夫人面質。己以輿來。請卽往。姑不覺隨之出。自視己冠帔坐輿中矣。俄至一署甚宏闊。嫗扶下輿。導至一便坐。曰。吾視此案斷未。請坐此少待。已而久去不來。忽聞牆外有琵琶聲。聞以女子啼聲。姑獨坐無聊。卽尋聲而往。至一院落。假山竹樹。境頗幽寂。南向。

一室戶外坐一紅衣女郎。手琵琶。且彈。且泣。音節哀怨。悽動心脾。問其姓。字。有何冤苦。不答而泣。益甚。乃憫憫而歸。俄而嫗出。曰。此案殊無了期。夫人且歸。候再請可也。姑問是何案。不了。嫗笑曰。聞琵琶聲乎。卽此是也。再問笑而不答。遂出。仍導輿以行。出署約里許。忽道旁擁出貧女數十人。環跪乞錢。輿不得進。嫗謂衆曰。夫人未將錢來。人賞百錢。向我索可也。衆叩頭散去。旣至署。嫗送至榻前。視安臥始去。晨起憶之歷歷。乃焚寓錢償之。此光緒辛巳事。又八年而姑卒。不知此嫗又來否。觀此知佛氏所謂地獄。信而有徵。特前生事。已不記憶。而使今生質之何也。亦間有能記三生者。抑又何耶。

僵屍喫雞卵

舞陽一役卒赴汴公幹。行至某處。日暮雲陰。而距村尙遠。苦無避雨處。遙見道左二三里許。林木陰翳。似有人家。急往投宿。旣至。乃一破寺。山門扁鎖。扣之無應者。視圍垣有缺處。乃踰而入。殿庭蓬蒿沒踝。似久無人居。大殿在藏經閣下。

暗黑不見天。光象設多壞。缺青苔。徧地上。侵佛榻。斑駁如錢。顧視無可憩息處。欲登閣而梯已敝。傾不敢涉足。出視東廂。前楹半頽。厝棺三。一已失。其前和露人髮如蓬。西廂稍完。敝几一。及缺足牀設焉。知是故閣黎居也。卒倦甚。姑展襪臥。久之。雨大至。飢火中燒。不可復忍。忽見東廂厝棺後。有炊烟縷起。且喜且疑。趨視之。則薪蒸積焉。灰燼猶燃。撥之得雞卵七。已煨熟可食。大喜。持歸。甫食其四。突聞閣梯橐橐有聲。自上而下。俄見一人自殿中出。高逾常人。麻衣草屨。儼然向東廂去。大訝。疑其非人。急捲襪欲逃。其人覓雞卵不得。仰首四顧。面白如牆。兩眼滴血。齒巉巉。外露被髮。及肩。見卒大號。聲如老鼻。卒大驚。攜襪而奔。怪急逐之。甫踰斷垣。怪已追及。卒駭極欲死。忽見前立一人。高逾二丈。出巨手攫卒置胯下。卒卽暈絕。時甫初更。有行路者救之而甦。卒乃具道所遇。後詢知寺爲觀音閣。有僵屍據之。數攫殺人。無敢居者。故久無香火。惟不知大人何怪。或謂觀音變相。理或然與。

鬼役現形

余友徐君厚大令官內江縣時。偶乘輿出城。行至一山。遙見兩旋風高丈許。隔嶺相逐而來。輿行稍速。至山角轉灣處。適與旋風相觸。風沙陡落於地。中有兩鬼。如差役狀。一執籤。一荷黃袱。汗下如雨。見人不驚。君厚大駭。欲呼輿趨避。而山徑逼窄難行。姑立觀其變。旋見二鬼以袖拂地而轉。風隨袖起。沙逐風旋。如紗籠然。由薄而厚。漸不見形。仍作兩旋風蓬蓬向後去。君厚每詫人云。吾知鬼神之情狀。蓋謂是事云。

鬼燈有夜明珠三字

余戚王建侯說其年十四五時。叔某嗜食牛。距所居二里許。山下一屠製五香牛肉最著名。時官禁甚嚴。必夜深人靜時始敢出售。一夜某又往購。建侯攜器隨行。至則已逾三更半。恰售罄。僅得汁灑而歸。行至山脚。忽冷風一陣。吹所攜燈滅。正苦山路壅確難行。適見十餘武外。一燈閃爍有光。急趨就之。相距數尺。

見燈上有夜明珠三字。以爲必村人之夜行者。便大呼索火。聲甫脫口。忽見前燈激若流星。倏至天半。大駭而倒。某急扶之。踉蹌而歸。既至家門。猶見慘綠一點。搖搖空際。呼家人起。盡見之。相與怪諾而已。

飛天夜叉

先大夫於光緒十三年冬。奉署理河督之命。舊僕惠升。自大梁接至河北。行至封邱驛。夜已二鼓。稍憩。呼驛卒導馬以行。至一柏林前。忽見林中火發。光如白晝。方共疑訝。旋見兩火毬自林中出。大如栲栳。圍轉不休。光中端坐一女。貌甚都麗。着黃帔青裙。金環高髻。以紅繩結髮。歷歷可見。距地約三尺餘。緩緩掠馬西去。見人初不驚訝。如未見者。馬大驚。潰沫欲馳。急下馬伏地。候去遠。乃敢起。有後來者。亦見光曜。但未見女耳。迄不知其何怪。有謂是飛天夜叉者。亦無據。或謂柏林中或是女所葬處。當是貞魂烈魄所爲。理或然歟。

空屋幻象

河南孟縣署。上房西偏有小圃。北向一室。久無人居。余友鄒君金生宰是縣時。其女歸甯。乃掃除置榻焉。初到之夕。晚飯後已近三更。一嫗持燭導以歸寢。二婢隨之。甫啓簾。忽見室內陳設迥異。舊觀几上銀缸一。燈花燦結如珠。臨窗一案。設脂箱粉盞之屬。旁設衣梳鏡架。並華好。牀上懸紅羅幃。褰其半。一婦擁被低首坐。年可二十餘。以烏紗帕首。病容可掬。見人來。略不顧瞻。衆大駭。卻步良久。始次第如烟而滅。有後來者。猶及見金漆箱籠云。其女不敢居。卽夕移他室去。後聞署中老吏云。前數任有新婦以產難歿於此室云。

受鬼批頰成掌形

靈石何大令楷亭之母夫人。十九而寡。茹素終身。撫孤成立。年七十餘而終。一女嫁趙氏。生一子名鼎五。又生一女。以產難卒。其父續娶某氏爲繼室。性悍妒。虐視前室子女。日夕咒詛之。鼎五抑鬱成癥症。兄妹恆於無人時相對泣。某又誣以兄妹通姦。告其父。父疑之而未發也。一日鼎五腹痛甚。其妹竊出爲撫摩。

某知之。謂其父曰。請自牖往觀。若子女作何事。時日已昏。父果見兄妹在床。卽隔窗厲聲叱之。鼎五大驚奔出。父騰一足踢之。而蹶。方欲起。忽見一青衣卒。遽以鎖繫之。鼎五曰。我父責我。未經官府。那便鎖我。卒笑曰。若母告若忤逆。何言父耶。卽牽之而出。出門見市上相識者。大呼求救。均若罔聞。俄而市盡。見一圓門。旣出。則白草黃沙。風日悽慘。非復人間景象矣。約二里許。至一署。殊狹隘。不壯觀。一官據案坐。青袍角帶。冠髮漆冠。狀如覆盆。見鼎五卽拍案怒曰。不孝子。汝母控汝忤逆者屢矣。不一嚴懲。曷以警世。卽喝令批頰。鼎五冤憤填膺。方欲辨訴。旋見案傍立一中年婦。泣爲緩頰。官搖手弗許。喝打益厲。卽有一役捉其髮。一役以掌批其右頰。甫一掌。卽痛徹肺腑。二齒隨墮。血流滿口。正危急間。忽徧地光明。目爲之眩。二役已不知何往。官亦離案扶服。仰視距地丈許。有彩雲一朵。一白髮老婦立其上。厲聲喝曰。何物糊塗老魅。受賄偏聽。擅責無辜。爾不過以三十千買一官。直如此作威福耶。不速送兒歸。且褫爾魄。隨謂鼎五曰。兒

大可憐。吾爾外祖母甯憶之乎。語畢泣。鼎五亦泣。卽曰：願隨姥姥去。不願回家也。母曰：兒父已大悔。後母亦改過。可卽歸。毋慮。已而命鼎五仰臥。以手指其胸。俄覺涼沁心膈。抑鬱頓開。母曰：兒病愈矣。可速歸。旋見彩雲冉冉騰空去。官猶伏地如鼠。良久始起。卽呼二役送鼎五歸。甫過圓門。二役卽不見。乃孑孑獨行。時已二鼓。聞更夫擊鑼聲。心震動。弗甯。俄鑼聲已近。鏗然一聲。自覺體爲之裂。魂魄飛越。散爲數處。有上至屋脊。下至溝渠者。及鑼聲漸遠。始蠕蠕復合。爲一。逡巡至家。見其父抱之而泣。方欲呼父。不覺已與己體翕合而甦。隨嘔出血水。并許。二齒墜焉。某自是果改行。鼎五宿疾亦瘳。而右頰墳起。潰爛成創。久之始愈。愈後創痕儼成一掌。五指之形具焉。鼎五後以道員需次直隸。見其頰痕。盡以爲異而問之。鼎五具道之如此。惟不知中年婦何人。或是其生母乎。

蜀靈盲走

余家傭婦李氏之甥女名田田者。言其十三歲時。其祖母死。停柩於堂。旁設蜀

靈童男女各一。一日薄暮。家人方於東室晚飯。田田抱其弟在西室。正嬉戲間。兒忽大啼不已。以手指門曰。怕怕。田田視之。見一少女。拳簾探半身。向內視。眉目姣好。含睇欲笑。方訝家中無此人。忽聞東室人出。駭曰。童女何移。此耶女。驟仆於地。視之。芻靈也。蓋去樞已丈餘矣。焚之亦無他異。或曰。偶人不能行。或其祖母之靈附之歟。

回煞現形

紹興許梅屋梅舫兄弟並遊幕大梁。而買宅於汝州。分兩院以居。妻孥仍合爨焉。兄妾年四十餘。遭厲疾猝斃。汝俗有回煞之說。屆時家人皆避於弟西院。比日暎。皆渴思飲。而茶竈在東院。莫敢往。一嫗毅然曰。天日未昏。那便畏鬼。一傳婢曰。吾伴汝。二人遂行。甫至庖次。突見甕上篋蓋騰起。旋舞空中。几上刀砧亦顫動不休。二人大駭。狂奔而返。家人怪之。乃具述所見。方共驚異。忽門簾自啓。旋見逝者當門立。衣飾如平生。但身較短小。才三尺餘耳。面容愁慘。兩目瞪視。

家人不少瞬。衆駭極不能聲。久之聞人聲自外來。始就澌滅。蓋時已過矣。室中見者凡七人。相與怪詫。未幾許氏兄弟相繼病亡。夫回斂之說。初不見於經傳。而說部所載者多有。紀文達且親見之。著於筆記。若許氏所見。蓋衰徵之先見乎。

古桑爲犬

李君蔭南爲國子監助教時。夜臥南齋。忽聞庭中有聲如便旋者。良久不已。竊從牖間窺之。正見一物如犬。而其大幾滿一院。黃毛徧體。目光如炬。方踞地而溷。李訝甚。忽見其物昂首視門。作欲入狀。愈駭。急解佩刀自防。旋見其一躍登牆。驟縮如猫。遂不復見。南齋院素宏闊。有老桑一株。數百年物也。物或其神。如秦本紀文梓化牛故事乎。

孫文恪奇夢

(附祁文端夢)

任城孫氏自寄圃相國後。仍世貴顯。文恪公官編脩時。丁文定公憂。讀禮家居。

適僧邱勤捨匪過此。餉絀欲捐富戶。有忌孫氏者。爲蜚語云。濟寧孫。三窖銀。兩窖金。又曰。若問子系氏。金銀在窖裏。上下一丈深。周圍四十里。王聞之。命文恪捐十萬金。文恪不可。語涉激憤。王怒。召鐵匠鑄枷。擬枷之以示衆。河道州牧爲頓首謝。久之。始謫戍濟南云。文恪幼時。嘗夢自己所居汪莊步出。踰一高嶺。嶺下一湖。水木明瑟。蘭芷被厓。紅闌板橋。曲折達湖心。一亭峙焉。亭中一僧。相與款洽。循橋達彼岸。白石甬路。兩旁皆翠柏蒼松。不見曦景。里許。抵一石坊。上刻瑤島清芬四字。又里許。至一蘭若。山門扃焉。自西角門入。門右小室一間。入之。篝燈挂壁。一栢一鈴。床上破被一條。破衲數襲而已。至此始悟前身。乃此寺支更僧。自悔不應履五濁世。懊悔欲還。卽叩丈室。跪伸己意。一肥僧面壁臥。殊若不聞。乃膜拜而去。自覺去家已遠。山路難行。心知寺後有間道可達。遂至寺後。彌望荆棘中。有曲徑蜿蜒。甫行數武。突有一偉丈夫。黑面虬髯。持刀喝曰。汝來乎。一驚而醒。如此十餘年。月必二三夢。夢境已熟。知黑面人在彼。不敢由寺後行。

乃甫一動念。而其人已至。心頗苦之。自戍濟南後。乃不復夢。文恪善奕。自云得亭中僧指授爲多。云先大夫督閩時。文恪方爲學使。有記夢詩索和。自序甚詳。此其略云。此夢殆不可解。或謂僧卽偉丈夫。殆不然也。

又祁文端公嘗夢至一古寺。大殿上一臥佛。長二丈許。寺後一園。亭臺精麗。花木甚繁。西偏精室數楹。一紫衣少年讀書其中。插架皆琅函祕笈。多不知名。少年見文端至。執手殷勤。并手瀹香茗以進。或共語。或聯吟。意甚款洽。久之始醒。自謂秀才至宰相。亦間數日必一夢。自覺龍鍾。而紫衣少年亦鬢鬢有鬢且白矣。公亦有詩記之。載漫徂亭集中。

女鬼讀杜詩

揚州一宅。樓臺花石甲一郡。傳有妖異。無敢居者。巖買黃姓以賤值購得之。以多穎敗。重加丹雘。延其塾師某爲之監工。日暮工匠散去。某獨宿其中。時近中秋。月明如水。假山桂始作。花香氣馥郁。某興發。欲製一詩。脫稿吟哦。甚自得也。

忽見廊下立一婦人。年可二十許。高髻古妝。迥異時世。某知是妖魅。初不甚懼。婦人仰首看月。若有所思。俄聞吟詩聲。便姍姍而來。直入其室。某始懼。蒙被而臥。從被隙竊窺之。婦入室。目某微哂。卽就坐。取某詩稿略觀。卽擲去。隨抽案上柱詩。曼聲哦之。音節竊渺。聞之。動心。已而徘徊四顧。又目某微哂。仍出至廊下而沒。某告人云。婦貌甚妖冶。而面白無血色。讀杜詩時。口喃喃似有來此接會一語。某疑其爲訂後會約也。後竟不復來。時張亨父孝廉寓揚州。聞之。笑曰。來此接會。不辭必賴此解穢四字。而某誤聽也。聞者傳以爲笑。按此婦不知是鬼是狐。可謂隱秀。然塾師能讀杜詩。已自不凡。乃猶爲所擲。揄抑亦苛矣。

四川東鄉案

四川東鄉縣令某。虐遇其民。激變聚衆。某懼。上飛報。提督李有恆奉護督某相。機勦辦之。札殺戮甚衆。言官以聞。欽差大臣查辦其事。李以奉護督札命。勤恃無恐。護督患之。有田穎字子實者。能吏也。與李爲刎頸交。謁護督。獻易札之計。

護督大喜。許事成以瀘州優缺爲酬。田恐事泄。不敢令書吏知之。秘商之幕客許後庭。使作僞札。而唱以千金。許笑曰。但以勦字易撫字。足制其命。田亦笑曰。君可謂一字千金矣。遂定祕計。作僞札。田懷之謁李。曰。欽差將至。兄須遞親供。已備未。李曰。我輩武夫。知奉命行事耳。有護督勦辦札在。夫何患。田曰。札何語。可得觀乎。李方啟篋取札出。而首府某適來。田謂李曰。兄但會客。我輩至交。勿拘也。李出見客。田卽藏札於懷。而以僞札置几上。招李僕指札言曰。此札關係甚大。可仍置篋中善藏之。余方有公事。不及候而主翁矣。言畢。匆匆去。李送客後。知田已去。問札。僕以已置篋中對。李武人。且與田交善。初不虞其竇己。不知首府之來。亦田許之祕計也。及欽差至。提李審訊。李以奉札勦辦爲詞。隨出札呈驗。欽差閱札。曰。札命撫。爾勦何也。李曰。札固命勦。不云撫也。欽差擲札示李。則相機撫辦四字。李目眙舌橋。知受給。曰。自知愚蠢。人以我頭顱博富貴而不悟。死矣。復何言。李竟誅死。許自李誅後。常恍惚見李索命。以是成心疾。辭館而

歸。一日抵暮。行至一處。逆旅皆滿。惟一店上房。雖已爲人先定。然尙餘小樓一間。不得已而居之。約至二更。聞人聲嘈雜。上房客來矣。問之。正李之柩。其家屬持喪歸。恰宿於此也。許大驚。欲避無所。欲行而棧道危險。無敢夜行者。乃焚香自懺。更市酒肉。使僕爲主人。延李舊部七八人坐樓下。爲守夜計。俾通宵暢飲。期達旦而行。許臥樓上。吸阿芙蓉。心悸不成寐。聞樓下歡呼聲。意頗慰。約至三鼓。人聲寂然。間有鼾聲。方欲呼僕。忽聞樓梯閣閣有步履聲。詰問誰何。不答。已而燈光慘綠。縮小如豆。突見一無首人。血流被頸。蟒袍補褂。昂然而上。張兩手作攫拿勢。許大驚號救。苦無應者。而其人尋聲追逐。益急。大懼。不敢出聲。趨避良久。如小兒之捉迷藏者。旣而倦憊不支。自分死矣。忽見樓外古槐一株。老幹直接窗外。遂踰窗上樹以避。幸屍無目。不見許。許恐驚墜。乃自縛於樹。無首人旋亦下樓去。方自慶幸。俄聞梯聲又作。較前益厲。視之。則無頭人以手提頭而來。兩眼炯炯。閃爍有芒。繞樓覓許。如執燭尋物狀。頸中飄飄有聲。許駭欲死。俄

已竟至窗下。舉頭一照。覺目光寒碧。正射己身。許立暈絕。天曉。僕上樓覓之。不得。大駭。呼逆旅主人共覓之。始獲於樹上。已死矣。治之良久。始甦。詰僕何以不飲而睡。僕曰。方共酣飲。忽覺冷風一陣。襲人毛髮。便昏迷睡去。直至天明始醒。云。問之共飲者亦然。許歸家後。心疾愈甚。未幾竟死。田穎署瀘州後。一日。方晚飯。忽擲箸而起。如與人撐拒狀。曰。我去我去。勿擊我。至夜。長號不止。面如裂帛而死。其妻有殊色。在成都爲娼。名花見羞。知者謂是負友之報也。

官文恭爲直隸城隍神

朱方伯旬宣。以直隸州需次保定時。奉諱家居。夢一差官。手執虎頭牌。向之對照。朱視之。上書其名。卽不覺隨之出門。差官上馬。令朱執馬尾以從。馬馳如風。朱手不能釋。竭蹶從之。奔波甚苦。俄至一署。氣象森嚴。堂上一官。似本朝服飾。朱俯伏不敢仰視。官操北語。拍案罵曰。我從前看汝。還有出息。不料荒唐至此。詐贓拋骨。爾心忍乎。朱力辨無此事。官命左右傳原告質證其罪。卽見一白鬚

叟率數十人跪堂下。官謂叟曰。詐汝賊者。是此人乎。叟目朱云。非是。官曰。汝濬永定河。豈有他人合辦乎。朱曰。某承濬南段。其北段則候補同知黃某所管也。官曰。誤矣。即取朱筆標黃名於牌。付差官持去。朱始敢仰視。蓋前任總督文恭公官文也。隨霽顏謂朱曰。我看汝做官不錯。不至如此。果不是汝。黃同知如此大膽。當重懲之。以警官邪。朱唯唯。旋見差官摔黃於堂下。叟及數十人見之切齒。云是他。是他。官厲聲責之。語多不悉記。黃戰慄自投。即命釘起來。旋見武士將黃手足四布。釘于堂壁。黃呼痛大號。如豕就縛。朱視之股慄。官謂朱曰。誤累爾來。良苦。然教汝親見。傳語同寅。知所警懼也。好回去好好做官。還要陞官的。命差官送朱大人歸。朱拜謝。出門上馬。甫行數武。馬失蹄。一跌而寤。太異之。晨起探黃某。其僕云。其主人夜半呼手足痛。燭之。各起大疔。號呼達旦。刻已昏迷。醫不能治。恐不起矣。朱愈恐。黃竟死。後知黃承濬北段時。有某姓墓地。距工次不遠。黃瞰其富。索賄千緡。可勿壞。否則必抉之。某納五百緡。黃不滿意。竟抉墓。

而拋骨于河。某姓訟之。不得直。不料爲鬼責也。朱後官布政使。每道此以戒僚屬云。

狐女黝理學被投入江

舅樊氏塾師朱雲樵秀才。迂拘勤儉。不役童僕。庶事必躬操之。生平不二色。古君子也。一夜睡醒。帳中熱香噴溢。非麝非蘭。怪之欲起。覺榻側膩有臥人。時殘釭未熄。牽帳視之。乃一少女。貌甚姝麗。與己共枕而臥。香夢正酣。大怪之。疑是奔女。而門扃未啓。知其非人。大懼。蜷伏被底。不敢轉側。但屏息觀之。鷄初鳴。女呵欠而起。懷中出一小鏡。徐步向燈前攏髮掠鬢。良久步至門前。因忽不見。朱羞之。不敢告人。自是夜夜必至。舉動如前。如是六七夜。朱憊不能支。聞前門外有賣符道士。能驅邪祟。乃詭詞求之。得兩符云。一置髮中。一藏枕底。可辟妖魅。卽如法布置。是夜甫交睫。女已在牀。與前無異。雞鳴女起。亦如前。掠鬢已步至牀前。潛取朱髮中符出。就燈下觀之。微笑。復潛還之。若惟恐朱聞之者。已又取

枕底符出，亦觀畢微笑。還之。遂趨門前。一閃而逝。朱知其無驗。果入夜復來。如是者幾二十日。朱憂懼失眠。日漸羸瘦。舅氏怪朱失其常度。又晨起入館。常聞異香。疑而窮詰之。始赧言所見。舅氏駭曰：此必狐也。吾聞狐不能踰江。先生其南遊乎。時余外祖官江寧府。遂爲買舟。通路以南。一路果無所見。一夜待渡瓜洲。天方盛暑。朱啓窗而眠。夜半睡醒。又覺榻側有人。驚視之。女也。奮起抱之。投於江中。方在抱時。身輕如燕。旣投之水。乃大聲砰然。舟人驚起。以爲必有失足落水者。朱諱言無他。乃已。自是女不復來。舅氏聞之曰：怪旣通靈。豈有不知趨避之理。當是見朱如木石。迄不爲動。故藉此以遁耳。使少年佻健者當之。稍通繾綣。不知若何變怪矣。外祖則曰：何物邪魅。敢侮正人。一擲投江。不異五雷擊頂。妖自取死。正天假手以誅之耳。

陝州土穴怪

予戚天津辛蔚如。自大梁如闔鄉省其兄。行至陝州一村。卽古之二嶠也。民皆

穴居。逆旅亦然。有一穴而中有數室者。幸獨臥內室。兩僕及御者宿外室。辛已成寐。僕輩方枕上共語。忽見五人破關而入。貌皆獷惡。袒胸赤足。洶洶直前。三人大驚。疑是暴客。乃欲呼而口噤。欲起而足輒。但聞五人云。渠在內室。可共擒之。俄入內捉主人出。一人云。殺之乎。打之乎。一人云。痛打足矣。卽見五人協力攢毆。拳足交下。主人赤體仆地。宛轉哀呼。三人悲憤填膺。苦難轉動。惟有相視焦灼而已。旋見主人徧體鱗傷。奄奄欲斃。五人云足矣。卽復昇入內室而去。去後。三人始能言動。相與怪詫。以爲中人魔術。急入視主人。乃高臥如故。鼾聲如雷。三人驚呼怪事。辛始驚寤。訝問何事。三人乃具道所見。辛則毫無所覺。並噩夢亦無。出視穴門。亦嚴扃如故。竟不知是何怪。作此狡獪。殊可笑也。

涇縣署妖

軍興時。皖南涇縣某令。將夜出巡城。囑其女煮粥以待。令妻早亡。惟一妾一乳媪。挈其幼子。宿于上房之裏室。女煮粥於堂。呼其十五歲弟伴焉。時近三鼓。忽

聞庭前怪風颯起。旋聞有人步履聲。方共疑詫。突見一物塞門而入。高四尺許。猿睛鷹鼻。鉅口翁鬪。齒巉巉。出唇外。綠毛被體。如囊。女大驚坐地。其弟亦倒於門側。物入。卽於女坐處環之。急走。圓轉無停。舌長尺許。伸縮不定。饜涎挂吻。呵喇之聲。響震四壁。內室妻及乳媪聞之大疑。急問誰何。更無應者。乃蒙被而臥。不敢出聲。久之。聞外間傳呼老爺歸矣。卽有兩僕捉燈導令以入。甫至院門。忽見上房一物奔出。目光閃爍。舉體鬚髯。庭中旋起大風。物騰空而起。檐瓦爲墮。令大驚失色。入室見子女一坐一臥。俱無恙。心稍慰。其子見人來。始能出語。及扶其女。則應手而倒。視之皮裹枯骨一堆。衣裳如蛻。血肉無存。蓋已爲怪吸取。盡矣。衆大驚痛。其子乃具道所見。女年十八。明慧過人。性至孝。父奇愛之。不意竟死於妖。令痛甚。竟思女成疾而終。

鬼現形求葬

先大夫督閩時。閱兵至漳州。宿於行館。甫就枕。見一丈夫。朝衣朝冠。逡巡而入。

心訝之。起而問訊。其人遽趨進。長揖曰。大人尙識職道乎。公視其人。面枯瘦有戚容。似曾相識。俄而憶及曰。君是黃某乎。記道光中。君以部郎放汀漳龍道。貴同鄉。餞于雲賞會館。某作陪客。今一別廿餘年。君猶在此耶。其人曰。大人記性果過人。職道雲南人。當時隻身赴任。家人皆在原籍。及遣人往接。而回匪亂作。音耗不通。某旋病卒於此。柩卽厝此行館之旁。二十餘年。無過問者。今知家已無人。止一族姪。求大人施恩。俾職道歸骨故鄉。誓當結草以報。語畢泣。嗚嗚不已。公聞之大駭。卽謂之曰。謹諾。不敢忘。請速去。勿以爲念。其人叩謝而去。公亦叱咤而醒。恍惚如夢。竟披衣坐窗下。不在榻上矣。時約四鼓。卽呼僕輩盡起。天明傳府縣問之。均不知有黃某其人者。惟館人云。館外西垣下厝一棺。傳是前任道台黃姓云。命人視棺前和。題字良是。乃以酒脯祭之。助三百金爲倡。並爲贖金於司道各官。得三千金。屬其同鄉官於閩者。爲經紀其喪。俾旋里安葬云。予嘗謂死便埋我。何必故鄉。此鬼無乃不達。然歷觀傳記。鬼之求葬。如朱序所

謂久客思鄉里者。不一而足。豈首邱之義。古人所重。鬼於生前習聞之。故歿而深信之歟。

鈕荔生再生

予戚鈕荔生茂才。病中見一老僧立戶外。卽謂其妻曰。吾師來。吾不起矣。居數日。又曰。師已入室。速爲我備後事。自是病果日劇。一日。又曰。師在牀頭。候師兄至。卽同去。速爲我作殮衣。遲恐不及。奈何。至夜二鼓。又見一僧。黑面鬘髮。荷擔直入。與老僧問訊已。卽向之吹氣。時鈕覺寒顫不已。氣咻咻欲脫。急呼其妻曰。師兄已至。速著我衣。勿滯我行。妻泣如所命。衣甫竟而氣絕。予聞訃卽夜往哭。明日日嚮辰。則已復生。異而訊之。鈕曰。予不知其死也。正寒顫時。老僧以手扶予下牀。便覺病已霍然。如釋重負。卽隨之去。門外皆黃沙白草。不見一人。老僧前行。兩袖飄起如御風。然黑面僧荷擔隨之。行亦迅疾。予苦竭蹶。望塵不及。老僧謂黑面僧曰。盍爲易履。僧卽解擔出草履。爲我易之。著已。卽覺步履如飛。隨

之前進。俄見一山高聳。石級峩嶢。僧登。予亦隨登。至極頂。見大海當前。島嶼環峙。卽問師曰。此何處。老僧笑曰。汝忘之乎。此廈門也。俄至一寺。師啓關曰。汝我弟子。去此四十四年矣。可速入。予方欲舉足。忽聞有人哭聲。悽慘欲絕。細聽之。則予妻哭予聲也。予淒動心脾。不能動履。乃佇立側耳聽之。師曰。汝豈有所聞乎。予卽以所聞告。師曰。果如是。汝尙不應來。可速歸。予方躊躇。黑面僧遽以掌擊予。墮大海中。乃大驚而寤。詢之家人。始知予死一晝夜矣。自覺宿疾盡瘳。但疲倦不能起耳。鈕時尙不知闕有廈門。問予乃知之。自此又十年而死。鈕死時。予在京師。不知此老僧又來否。鈕性僻好潔。貌枯瘦如瞿曇。或眞所謂再來人乎。

鬼迷車入河

予王氏姑。自臨潁歸甯於大梁。計程是日黃昏可抵許州。乃久行不到。日已西沉。方共愁慮。遙見有紗籠燈二。搖搖來迎。已復折而前導。謂是前驅來迎者。隨

之以行。良久。忽見紗燈又增其二。光閃閃不定。俄聞有人大呼曰。車已下河。行沒頂矣。尙不止耶。衆聞呼聲。始如夢醒。驚視聯車七。其前三車已入河中。水將沒轅。衆共挽之。久之始出。而籠燈亦渺。其二化爲四。蓋水中影也。問之土人。已逾許十五里有奇。乃覓人導之以返。奇在同行十餘人。無一悟其謬者。並入水而不知。鬼之善弄人如此。可畏哉。

魘鬼

又予姑歸臨潁時。其姊子颺生來迓。而予偕東民弟送之。朱仙鎮一店新開。喜其潔宿焉。弟宿內室。就枕已鼾。予與颺生聯牀臥於外室。方枕上共語。忽聞東民夢中大呼。而不能出聲。颺生曰。東民夢魘矣。隨與予大聲呼之。俄聞弟嗽聲。知已醒矣。予謂颺生曰。聞有魘狐。善令人魘。然乎。語未畢。忽見颺生張目視我。亦大呼而不能出聲。予大驚。急大呼而撼之。颺生始覺。隨披衣起呼曰。此店有鬼。可速去。予訝問其故。颺生曰。方聞東民嗽時。忽見一紅衣小兒。自內室出。高

約尺許。面目韶秀。逡巡而前。急欲告君。而口噤不能語。君語予固聞之。晰也。旋見其向君而立。不料其轉身卽躍上予胸。重如石壓。涼氣逼人。予卽大呼君救我。而不能出聲。及君引手撼我。小兒始下牀跳躍出門去。予訝其奇。及問之東民。則與平時夢魘無異。了無所見也。予姑宿上房。亦無所見。惟覺滿室陰森。篝火無焰而已。知非善地。未曉卽行。後再過其地。店已歇業。以屢見怪異。過客皆舉以爲戒。莫敢宿云。

趙果齋說鬼三事

新鄉趙果齋秀才。客河北鎮崔季芬總戎幕中。爲人迂謹而膽小。每至上燈時。恐甚。非人伴之。不敢獨居也。予嘗叩其故。趙云。某三次見鬼。皆於此時。故畏之特甚。君輩亦不可不慎也。因爲予言其叔某。養鴨於黃河之黑崗口。而售之於城市。一日薄暮。驅鴨數百以行。某隨其後。約上燈時。行至西門。見城樓矣。鴨忽驚走四散。叔疑其有異。卽率某前視。見一青衣婦人。披髮低首坐道旁。叔叱問

誰何。不語。某俛視其面。血跡模糊。兩目突出。蓋縊鬼也。大驚而倒。叔怒。猛以鞭鞭其背。鬼大叫一聲。化爲黑烟而滅。後來者相距二三里許。皆聞其聲。知爲鬼。嘯云。又幼時讀書於野寺。薄暮散學歸矣。忽憶某物遺忘殿上。遂回寺尋覓。時已上燈。甫入殿門。覺有物披拂面上。如帷幔然。心訝佛幔自在龕間。那得懸此。仰首視之。見一大人。頭頂於梁。炬目大口。俯之微笑。某適在其襟下。乃大懼而出。竟不敢再入此寺讀矣。又在大梁書院肄業時。偶訪友行至保定巷。突見一婦人迎面而來。行甚倉皇。方欲避之。婦閃入左壁。歛然滅跡。亦上燈時也。以此知鬼多於此時出。故畏之甚於深夜耳。後聞之尙惠臣方伯。知其說不盡誣。方伯目能見鬼云。惟正午時無鬼。其餘時往來憧憧。與人無異。迨夜深人靜。鬼亦漸稀。倘有所見。或主夜神及陰差云。

主夜神二則

予戚許西齋司馬。嘗見大鬼於濟南布政司街。高二丈餘。追逐甚急。幸夏日街

上天棚甚多。鬼爲所阻。行不能速。免爲所窘。姚春卿太守居汴時。騎馬夜行。至孟子遊梁祠前。馬驚欲逸。忽見祠前照壁上。坐一大鬼。白面長鬚。紗巾青袍。盤一足。一足履地。烏靴粉底。月下視之了了。騶卒大驚而返。姚鞭馬竟過。亦無他異。此或魍魎。卽俗所謂夜遊神是也。

鬼冒城隍差役索詐

洪子揚隨其兄惺蘧大令。居汴之小紙坊街。夜飲醉歸。行至吳勝角。忽見前有黑白布兩幅。空中挂下。搖曳不定。心念時已三更。豈染坊懸布。尙未收耶。行距數武。偶一仰視。見二鬼矗立街心。頭大如五石瓿。一面如墨。一青面獠牙。狀尤獯惡。洪大窘。不敢徑過。乃折向大紙坊街而行。二鬼隨踵其後。洪窘急飛馳。而鬼步甚大。勢將追及。幸爲街柵所阻。鬼俯過甚艱。洪急入夷山書院。時監院劉某已睡。洪直入其齋。便坐臥榻上。目瞪神呆。劉僕訝之。呼劉出視。劉甫至榻前。洪躍起大呼曰。我等保護洪大人來此。良不易。請賞酒錢。我等去矣。劉知洪爲

鬼迷。卽問以汝等何人。保護洪大人何故。洪曰。我名王振芳。渠名劉義。現在王爺殿下當班頭。適見洪大人酒醉獨行。恐爲野鬼所擾。故護送至此。不賞錢。我等不走。問王爺爲誰。鬼曰。顯聖王誰不知耶。蓋俗呼城隍爲顯聖王云。劉曰。爾等所需。不過冥楮。此甚易辦。且須稟王爺。令知爾等當差勤奮。當益加犒賞也。卽取紙書而讀之曰。今有鬼役。夜入書房。一名劉義。一王振芳。問所從至。曰顯聖王。夥嫖洪某。懣懣在牀。勒索酒賞。勢甚凶強。爲市冥楮。爲奠酒漿。神其鑒之。勿俾猖狂。讀畢欲焚之。洪急搖手曰。勿焚。勿焚。我等去矣。言畢睡去。天明始醒。具述其遇鬼事。問以鬼語。了不自知。但覺到劉齋中。便昏迷不醒云。此則魍魎假冒陰差耳。人間胥役慣詐鄉愚。不料鬼亦如之。劉性鄙吝。善訛詐。汙俗所謂藍袍大王者也。人皆鄙而惡之。此鬼不知。竟思詐其財。可謂糊塗鬼矣。

僵屍噉死人木佛大笑

湖北某弁。赴豫勾當公事。一日薄暮。雲陰四合。山雨欲來。倉皇迷路。道旁有一

廢寺。乃牽馬而入。蓬蒿滿院。闕其無人。東廂已頽。西廂一棺厝焉。視大殿尙完。足蔽風雨。乃縱馬後圃。展襪於佛榻以臥。約至三鼓。雲散天晴。皎皎月出。某方欲趨程。忽聞寺外有馬蹄聲。旋見三人牽馬而入。一頰白叟。一短鬚者。一美少年。皆佩刀袴褶作急裝。短鬚者取馬褥鋪堦上。叟就坐。命少年跪於前。叱曰。我教不得採花。犯者殺無赦。爾淫祁氏婦何也。少年涕泣自投。短鬚者亦爲緩頰。叟不語。遽拔佩刀擲階下。少年卽拾刀自刎其喉。屍倒於地。叟顧之長嘆。命短鬚者以刀毀屍面目。并剝其衣。卽相率牽馬而出。弁知是劇盜。觀之股栗。幸內暗外明。人不見已。急欲跳去。又恐與盜遇。方逡巡間。突聞西廂厝棺。有聲砰然大驚注視。見一金頂袍褂者。僂然而出。面枯瘠如削。爪兩眼凹陷。流血。中有綠睛閃灼有芒。見屍大笑。聲如老鼻。隨齧頭斷。俛吸頸血。汨汨有聲。已而抱頭跳躍。似甚歡者。良久始入西廂。又聞棺聲。知蓋闔矣。某屏息竊觀。魂魄俱喪。乃捲襪牽馬潛步而出。甫出山門。棺聲又作。知殭屍出矣。急據鞍鞭馬而逸。行已數

里。忽憶佩刀遺在佛殿。倉卒未攜。靴上有已銜名。倘天明爲人所見。則橫屍在地。將蒙不白之冤。不得已而返。繫馬寺外。仍潛步以入。甫取刀欲行。而殭屍已出。聞人聲。直上大殿。向某猛撲。某大驚。急以刀斫之。中其顛。而刀深入骨。力拔不出。屍猶張手攫拿。勢甚凶猛。某窘甚。急躍上佛案。欲避幔中。乃甫牽幔開。突聞佛象對之呵呵大笑。某立暈而倒。比曉。村人見寺門繫馬。知有遠客誤入。呼衆往視。見堦下一無頭裸屍。一屍在殿上。衣冠宛然。刀嵌於頂。一屍倒案上。撫之猶溫。乃以薑湯灌治。久之始甦。具道所見。土人云。此寺未厝棺時。卽著怪異。無敢居者。不意新厝之屍。亦能爲厲。乃昇屍入棺。儼焚之以絕後患。方見少年頭在棺中。已嚙盡見骨矣。竟不知少年何許人。鳴官緝捕。亦無蹤跡云。

人面蜘蛛

地生白毛。五行志以爲咎徵。予承乏天津電報學堂時。一空室中。徧生白毛。長二寸餘。但搯之易朽。不似獸毛之堅韌耳。時庚子春三月。未幾而有拳匪之變。

此堂竟爲墟矣。又河南考城於光緒二年。生人面豆。黃豆也。以生芽處爲鼻。眉目口耳。悉如墨畫。間有吐舌者。老少不一。並愁苦有淚容。見者以爲不祥。明年歲大禳。豫晉直三省。赤地千里。死者無算。又人面蜘蛛。亦庚子春見於析津者。蛛大如錢。面生於背。五官悉具。同時黃花農觀察。亦見其一於山海關。有詩記之。據其詩序。謂面如嬰兒。予所見者。則面多皺紋。如老人。按人面豆屢見記載。而無人面蜘蛛事。今恰見於匪亂將起之時。蓋亦咎徵也。

狐學桐城派古文

道光中。桐城方某。博學工古文詞。赴禮部試。寓晉陽庵。忽有胡越者。持刺來拜。某以非素識。拒不見。明日復來。又拒之。次日刺甫投。而客隨入。白鬚彪然。儀觀甚偉。見方笑曰。何拒客之深耶。方驚起爲禮。遂與傾談。出入風雅。迥異流俗。方甚敬之。叟曰。僕字超伯。祖居山右。流寓於此。性嗜文藝。於駢儷詩歌。略有所得。惟不識古文塗轍。竊聞國朝古文。派出桐城。而望溪侍郎。實爲鼻祖。足下則侍

郎之嫡嗣也。必有家傳。故欲一聞緒論。當不以唐突見罪也。方卽爲備述。劉姚所傳之義法。旁及陽湖新城粵西之支流。并以手評古文辭類纂贈之。叟大喜。起謝。以所著詩文兩冊請正。鄭重而別。方閱其詩。格調頗高。類明七子。駢體則酷摹汪洪。亦非俗筆。但多道家語。所贈答者。亦多異人。愈奇之。越日。叟又至。詰其里居。叟慨然曰。君磊落士。當不相訝。僕實狐也。爲四庫掌書丞。乾隆中四庫精本多移貯圓明園。僕爲典守。此職頗閒散。與鄙性爲宜。故樂居之。近百年而不厭。君亦木天中人。行將飽讀中祕書。可羨也。方問己功名。叟笑曰。君且置。古文勤讀。墨卷自爲。時賢刮目。何必問乎。及方入闈。未及解襪。遇友談於別號。及歸。則簾幔已懸。筆硯陳列。詢之號軍云。頃有兩少年來。爲之鋪設。方知爲狐所使也。俄而叟來云。我輩略知文墨者。類供闈差。以爲防衛。僕幸承乏。得與君相見於此。方問題目能先知乎。叟搖首曰。今科監場者。爲合河孫文定。此老倔強。關防甚嚴。誰能窺視耶。方又問己能中否。叟笑曰。名次卽不敢言。請備喜筵。可

矣。言畢而去。是科方果中式。揭曉前一日。叟來寓。面有憂色。云我輩類中。正人少而小人多。自與足下交好。頗有妒忌之者。自知否運將及。君面亦有晦氣。恐兩有不利。僕近奉命。赴盛京。天津閣曝書。去須一月。僕去後。無論何事。必須忍耐。以待僕歸。幸勿急躁。致釀禍端。千萬留意。勿忽。叮嚀再四而別。明日日中。旋有少年來謁。方正寫殿試卷。閉關謝客。而少年徑入室。向方一揖曰。僕超伯之族姪也。家叔息女。欲遣侍君子。而赧於自媒。特令某爲冰人。君幸勿辭。方正色曰。某與令叔爲道義交。豈能娶其女。且糟糠固在室耳。少年曰。家叔慕君文學。妾媵不辭。君勿固執。當卽夕送至。不費君家一錢也。言畢竟去。方爲友人招飲市肆。薄暮醉歸。見一女。郎艷妝坐榻上。向之微笑。方大驚走。告其友。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知叟非合謀害我者。正陽門關廟。素著靈異。控之可也。方然之。卽具呈祝於廟而焚之。友伴之而歸。甫啓門。見楣上懸一狐首。牀上則一狐已剝皮死。血淋漓猶濕。方共駭訝。旋見案上有紅紙諭帖一張。墨跡未乾。乃狐

王所諭。略謂雌雄二狐。合謀害人。雌者剝皮。雄者斬決。老狐不應妄與人交。謫成黑龍江。方某不應與非類交。罰祿位終身云。方大驚。追悔無及。後數日。見叟縲綆而來。見方泣曰。君不聽僕言。竟至於此。若控他廟。尙須行查。正陽門關廟香火。恰狐王所攝。豈有幸耶。僕罰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君亦罰祿。可速歸。無望殿試矣。嗚咽而去。方自是每見有無首人及赤身女子。隨其後。遂懷喪而歸。掌安慶敬敷書院數年。友人勸之出山。行至黃河岸邊。又見二狐索命。遂臨河而返。竟終身不敢至京師云。此事皖人盛傳之。有能舉狐王官銜及判語者。言者失之。

王建侯見文昌神

王建侯司馬。少時於茆津渡。見一神着烏紗帽。披藍緞袍。玉帶皂靴。長鬚披拂。騎白馬。一青衣奴控之。於水面款段而行。類世所畫文昌神狀。良久而沒。同行七八人盡見之。

冤鬼驅客避禍

良鄉魏致堂戶部云。其鄉某訪其戚於山左。肩襆獨行。至河間一村。天晚欲雨。道旁一土地祠。欲入稍休。適遇一叟。自言周姓。邀之至家。閉宇宏闊。不類村農。隨爲設酒食。款接優渥。飯已。導往宿處。達院三重。始至一院。上房五楹。丹雘煥然。導至西頭一室。几案整潔。帷帳甚設。叟命童爲展襆於牀。匆匆竟去。時近二更。某獨處巨室。心不能無少怯。又寒燈無焰。狀甚悽寂。視架上有佩文韻府一部。姑取釋悶。甫閱數行。忽聞東室有人語聲甚謹。某念旣不成寐。曷不覓東室人共談。破此岑寂。卽出至堂屋。向東室聽之。聞語聲自東頭裏室出。遂褰簾觀之。中有箱籠衣桁浴盆械籛之屬。類皆金漆。似新房所設者。心念此似婦人所居。何便留遠客宿耶。方舉步欲返。聞內室語聲又作。如怨如訴。間以啼聲。傾耳聽之。卽又不聞。某大疑。卽大聲問曰。誰在此耶。盍出一談。復寂然無應者。大驚却退。甫至西室。而東室語聲又大作。某念旣留客宿。必非婦人所居。但問之不

語大可異。卽攜燈復向東室行。至外間。猶聞內室。啾啾唧唧。似有兩人共語聲。某又叱問。仍復寂然。乃盛氣拳簾而入。果無一人。但覺室中陰風颯颯。冷氣逼人。至此毛髮爲豎。手搖搖欲墜。燈綠如螢。照見几上粉盞脂箱。陳設華好。果新房也。北壁一榻。帷幔四垂。榻前二男子屨在焉。又念此人甫作語。豈便睡耶。抑適所聞者。其寐語耶。旣至此。必一問之。卽一手持燈。一手揭帳。不料帳啓後。血腥噴鼻。突見榻上。二屍赫然。裸體相抱。頸血模糊。首墜枕畔。某大驚欲倒。燈幾滅。踉蹌走出。悟叟之欲嫁禍也。急入室。卷襪欲逃。而院門已扃。某素精拳勇。遂躍出後垣。恐叟來追。仍向來時之路而去。約行里許。舉體寒顫。不能復支。仍入土地祠稍憩。甫關門臥。旋聞門外人聲嘈雜。急起從門隙窺之。見數十人執炬而前。叟騎馬督之。有人呼曰。或藏此中乎。請入搜之。叟曰。否否。渠日間從西來。必往東去。適未追及。當益窮追。搜此無益也。俄俱東向去。某竟西返。次日越村東去。旣至山左。適其戚已謁告。乃結伴而歸。行至此村。自念與叟無冤。何緣陷

害。且欲知事之究竟。乃向茶肆中探其事。一客曰。上月周叟偶留一遠客宿。夜乃殺其女。若躡而逸。今猶告官緝捕。未獲也。肆夥聞而哂之。方欲有言。主人目攝之而止。某笑曰。槩非此土著。卽言之。寧有他慮。主人再四躊躇。始爲言顛末。蓋周叟饒有貲。一女絕美。與其義兒好好久矣。周不知也。新贅一壻。伉儷甚篤。甫彌月。夜俱爲人殺死。其義兒恰於前一日辭去。周叟心知其義兒所爲。顧醜之而匿不發喪。適有遠客借宿。遂思嫁禍。以掩其醜。叟計亦毒矣。特冤鬼不欲以無辜代其仇而緩其死。故頻煩警覺之。以促其去也。後聞其義兒又與某婦姦。卒爲本夫所殺云。

王元死後開餅肆

趙果齋秀才又言。其鄉有王元者。死數年矣。其戚某肄業大梁書院。於委巷見一餅肆主人。儼然元也。因目注之。陰念元已物故。此人何神肖乃爾。方疑訝間。主人趨出。要遮入肆。握手道故。情意殷洽。旋取餅食之。唏噓言曰。一別數年。時

切懷想。不意於此相遇。我爲家事煩擾。故遁逃至此。君倘見我家人。慎勿言遇我。否則爲若輩所蹤跡。又將纏攪不休矣。某察其言貌。是元無疑。而不敢斥言其死。卽唯唯欲去。主人取錢四千納其袖曰。客中無以爲贈。聊備一餐。幸勿爲笑。某不欲受。而不敢固却。卽懷之而出。主人復追送數武。拊其背曰。適所言。幸勿忘。家人輩不足與言也。某大駭。回院與同學言之。共以爲奇。明日探之。則店肆依然。主人已去。店夥曰。主人送客出後。卽喃喃自語云。此處不可復居。清晨攜錢數十千而去。瀕行屬某照料店事。回家省親。一月卽回云。某問以主人何名。從何處來。夥曰。渠名王二。此肆本他人所設。王以前三年某月日至此爲傭。勤儉不妄用一錢。久之積富。而舊主病死子幼。此肆遂爲所有。有人欲爲媒娶。渠謂家在新鄉。有妻有子。然三年來。迄未見其家來一人。亦未寄伊一信也。某憶其來肆之日。卽其死後之三月也。告店夥其主人爲鬼所化。夥固不信。謂其起居與人無異云。某後歸家。卽以其所贈錢。爲設酒脯。祭之於墓。竟不敢告其

家人。此事與新齊諧所記彭楊記異事略相似。趙云。其鄉往往有此。土人謂之爲巫。不知是此字否。其音如是。凡爲巫者。其墓上必有小孔一。新齊諧云。河南土厚且燥。屍不易化。或出而攫人。爲所攫者。牢不可開。但以棗核七。釘於屍背自開。或卽謂新鄉乎。惜當時未以問趙也。

小鬼捧火盞於頂

老僕徐升言其少時。夜守瓜圃。忽見樹林中。火光照耀。宿鳥驚飛。旋見一人。赤體僵僵而行。頭上戴一巨盞。兩手奉之。且走且搖。每一搖則火從盞出。焰起丈餘。久之掠隴畔而去。按此與紀文達筆記所載朱梅崖先生所遇事略相似。但彼火光出於叟背與此異。

生魂以焰口爲戲劇

孝義陸吾山太守。言其鄉有鍾夫人者。病劇不食三日矣。一夜睡醒。家人以米飲進。夫人搖首曰。街東王太夫人唱戲請客。我已大飽。并爲汝等攜果餌來。包

太重。攜之頗費力。已置外房几上矣。衆視之。果有包在。卽所常用之巾也。包內有小饅首三個及白米一撮。乃僧家施食物。問之王氏。正爲其亡母延僧放焰口未畢。知其生魂已出。必不起矣。未幾果死。按離魂及鬼以誦經爲戲事。屢見說部。惟魂無形質。豈能攜物。卽使能攜。而魂本虛無。物難變化。又豈能空際自行。更無人見乎。或曰狐能攝物。或狐代爲之與。

鬼救兒

辛蔗田編脩丈。予姊壻芝如大令之父也。光緒癸未。病歿。權厝法源寺中。先殯一日。寺僧夜課畢。見一隻於殿外。赤面白鬚。巨口大目。僵僵而行。怪寺中無此人。瞰之。入於西院。遍窺各室。歛至向南一室。推戶入。遂不見。寺僧訝之。明日。柩卽厝於此室。僧視其畫像。與所見無異。方悟其魂先來胥宇也。芝如伴宿於內室。其兄照料家事。來去無恆。一夜三鼓。芝如甫就枕。忽見父倉皇來曰。起起。汝兄自剄。速往救援。一驚而醒。旋聞寺門有人捶擊聲甚厲。呼衆起。共聞之。隔門

問爲誰。不答。啓門覓之。了無一人。方詫駭欲還。忽聞數十步外。草間有呻吟聲。燭之。則其兄也。手持小刀。頸血淋漓。昇歸救之。得不死。自云在前門買小刀。頃過菜市口。見兩人謂曰。爾有小刀。曷不插頸上。予卽迷惘。不知何時自剄。但覺痛極而倒耳。其自剄處去寺門尙十餘丈。斷無叩門之理。蓋亦其父之靈也。

凶宅

京師有四大凶宅。粉房琉璃街一宅。已見紀文達筆記。余所聞則宣武門外街西靈石會館。亦凶宅之一也。先未爲館時。一部郎居之。有二傭婦宿於一室。一老一幼。老者就枕卽眠。幼者膽怯未寐。約至三鼓。忽覺土匠席下。有人指甲抓攫聲。正當其脇下。懼甚。推老者醒。共聽之。確卽揭席視之。聲出磚下。乃共抉磚起。正見一手。五指向上。作抓攫勢。手枯而黑。似久死者。二婦大驚。急掩之。明晨俱託故去。以屢見怪異。無人敢居。乃售爲會館云。

冤鬼索命城隍隔省提人對質

河南捻匪亂時。往往各莊聯合。互相保衛。謂之聯莊會。推里豪爲之首。舉人李瞻者。正直有膽略。魯山聯莊會之首也。同治五年。陳慶雲軍門國瑞輜重隊。經其莊過。莊民誤以爲匪。劫之。殺二人。掠其輜重。軍門聞之。大怒。檄縣謂聯莊會叛。李瞻爲首。不殺李瞻。卽坐令以通寇罪。時桐城方順卿令此縣。得檄大恐。李瞻旋亦自知其誤。殺二人以償。而還其輜重於縣。以爲可無罪矣。方畏陳勢。卒誘瞻飲酒。卽席前斬之。莊民不服。幾激大變。先大夫劾罷方官。事始定。後數年。左文襄勦回西域。方爲開復計。謀後路轉運差。駐於西安。與豫軍轉運委員陸吾山太守比鄰居。一日正午。方騎馬自城隍廟前過。忽見廟門懸牌。上有己名。訝而觀之。略謂李瞻控之於魯山。其城隍來文提往對質云云。方大駭。問僕則無所覩。急訪陸。告以所見。浼其代爲作疏辨之。陸先在先大夫幕中。固知其事。笑曰。君以疑慮。妄生幻境。神明不可瀆也。方固強之。乃卽其意。戲爲稟函付之。方具衣冠。焚于廟。晨起往覘。又有牌示云。據稟已悉。此案原委。非本司所知。旣

據魯山來文關提。自應押往對質。該革員到案。曲直不難立明。勿庸多瀆。姑準與限三日。料理家事可也。方愈懼。謂陸曰。生人對質。果無罪。尚可釋還。今自陝赴魯。縱得直。屍已朽矣。請再爲我辨之。陸固不信。笑謝之。方卽自爲疏焚之。不復答矣。方歸。卽囑家人備後事。而方固健壯無疾。家人皆笑其妄。屆期。陸遣人覘其動靜。方故無恙。比日暎。其僕自外購物歸。見一紅纓帽者。直入上房。以爲陸僕也。追而呼之。入室不見。而方方據案作遺囑。其妾嬲之不使書。方見僕入。卽投筆曰。如何。差役來矣。妾笑曰。此吾家某僕。何差役也。方指曰。某後戴纓帽者非耶。卽向指處曰。請少待。竟此卽行。僕妾怪之。方捉筆疾書。書已。入函索糊粘之。遽上牀仰臥。視之。目已瞑矣。陸吾山說。

乳爲青頭娘子

陸吾山說其友某善咒乳巖。患左則某自摩其右。患右則自摩其左。不解衣視。病者自愈。其戚鍾夫人。卽前所記離魂者也。曾患此疾。延某治之。相見一揖後。

對立隔數尺。某卽納手於懷。自摩其乳。口喃喃有詞。夫人失笑。某旣出。謂其夫曰。計此時疾當已。請入問尊夫人。適何所覺而笑。某卽入問之。夫人笑曰。方某納手時。我覺一手甚涼。來摩我乳。痒不可耐。不覺失笑。先腫痛熱甚。頃習習而涼。痛亦止矣。其夫出述之。以爲神。吾山問其所誦咒云何。欲學之。某笑曰。咒語無奇。君若笑其鄙俚。必無驗。卽誦咒曰。青頭娘子有難。教我摸摸就散。陸大笑而斥其妄。某正色曰。某初學時。亦笑其鄙俚。後見吾師持之神驗。始精心持誦。每年除夕必虔誦千遍。自此爲人咒治。其效如神云。陸亦學之。爲人施治。時驗時否。蓋不能如某之誠也。按世所傳咒術。如紀文達所記放生咒之類。詞多鄙俚。往往奇驗。其受持者。亦多椎魯不學之人。以其心專壹不疑故也。大約符錄勅勒之術。多藉人精氣以靈。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是也。古德繙經。不繙咒亦以其詞易解。恐人生不信心云。

缺唇鬼索酒

杭州舊有閩浙總督行台一所。兵燹後。從無居者。同治癸酉。先大夫赴閩時。先太夫人率家人避暑於此。頗見怪異。廳事所設桌椅。每夜必移其處。或有疊爲臺者。草間破蕉扇。自搖而行。家人習見之。不爲異。一婢睡矣。覺有人推之而醒。驚視。乃一矮人。兔唇露齒。赤體立於牀前。問以藏酒所在。先大夫嗜飲。在汗時。有酒三十甕。盡攜以來。貯於西廂中。不知此怪何以知之。婢隔窗指示之。矮人竟赴西廂。至戶而滅。婢悄呼老嫗起共覘之。約至四鼓。見其踉蹌而出。有醉態。明日。視酒甕。泥封如故。自此夜夜必來。更夫屢遇之。往往衝人而過。觸之若無物者。一夜。僕輩方聚飲。共見此物。倚門而立。對衆嘔吐。狼藉滿地。穢不可聞。僕輩卽覺喉中習習作痒。良久怪去。視所吐處。並無穢跡。但有餘臭耳。自是僕輩多患咯血。有死者。廳事前有一井。飲之多病。浚之得白骨石餘。蓋破城時。此宅死者多矣。予家居此三月。僕輩死者凡七人。可謂凶宅矣。

黃學士見鬼

黃漱蘭先生寓京師。褫市斜街時。仲弢學士尙幼。一夜三鼓。先生出飲未歸。學士與其母夫人方晚飯罷。忽見一婦。藍帔青裙。自廊下緩步而來。行至堂屋。取几上酒壺搖之。學士訝非素識。欲問爲誰。而噤不能聲。婦旋入室。立其母夫人傍。瞪視學士。目睛閃閃可畏。面色枯黃若屍。學士大懼。伏母懷不敢動。母亦瞪視其人。若欲呼而口噤者。相視良久。聞啓外戶聲。婦展兩袖。旋舞若輪。愈轉愈高。直上頂樞。化爲黑烟而沒。先生旋入。母子始能語。相與怪詫。明日視樞紙。如油汙。月餘始滅跡。不知是何怪也。

大老妖

光緒甲午夏六月。都門陶然亭北葦塘中。有聲如牛。入夜尤甚。南橫街一帶居民。盡聞之。坊官撤水拔蘆。覓之。了無所覩。事達宮禁。遣九門提督福中堂鏡祭。以酒脯。半月乃已。時中東戰事方亟。人心惶懼。後竟無他。時人謂之大老妖云。

鬼球

京師某宅久廢。無人居。裕朗西京卿。庚自德使歸。借寓其中。一日清晨。董軍門福祥來拜。京卿猶未起。乃坐廳事待之。忽見男女數人。麻衣衰絰。若重喪者。自內而出。董訝之。疑有喪事。急呼裕。僕問有何事。僕固言無。董乃告以所見。僕云。此宅時見怪異。主人久居外洋。斥爲迷信。故不敢言耳。董大驚。急請裕出。勸以移居。是夜。家人方收檢什物。突有滿妝婦女十餘人。自外入。向其夫人曰。聞將喬遷。特備奠盒來。乞賜笑納。卽有數人抬一黑球。大如五石瓠。共拉夫人強食。夫人大號。衆驚救。始闕然滅跡。乃卽夕移去。夫人病半月始愈。

屍哭

業師魯先生子某。與其友同車入市。友在車外。行次覺其兩足直伸。幾無坐處。視之已斃。時方六月。卽日入殮。七日殯於某寺。內眷在喪次。忽聞隱隱有哭聲。察之。聲出於棺。怪之。俄而聲漸大。其聲嗚嗚。弔客盡聞之。僧衆誦經。爲之駭散。有謂其死本離奇。必已還魂者。議啓視而不決。先生曰。秦諜復蘇。見於左傳。然

不恆有。且時方盛暑。殮已七日。屍必腐矣。斷難再生。不許啓視。自午至脯。聲始漸息云。

太歲

陸吾山言。翁文端公視學陝西。一日。正坐堂皇。突於暖閣天花板上墜下鮮肉一方。板固無隙。不知從何而墜。呼生童共觀之。俱以爲異。一幕客曰。記某書載有見太歲者。形蓋如此。鞭之則吉。否則反凶。公曰。此說吾亦聞之。但聞太歲遍身有眼。此則無之。且彼多掘自土中。故鞭之禳禍。此則憑空墜下。與我何尤。令瘞於隙地。竟無他變。



82
242244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分訂八厚册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敘前清事。詳而有徵。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成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為雅俗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册。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然犀錄

中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3 1772 3753 8

857.2
995=2
22

然犀錄卷中

肅順伏誅後降乩

同治初表兄樊少蓉扶鸞於京師乩忽奮迅大書曰剛在市口
毀其乩是日肅順伏法無別囚也

端華顯靈

端華賜自盡死數年矣。其守墓者。於薄暮時。見端冠窩兔冠。披狔獬孫袍。盤膝坐墓前石臺上。大駭返走。端招手呼之曰。汝我家世僕也。尙畏我乎。傳語諸郎。我已赦罪。仍在先皇御前當差。無苦也。有一事未了。故來。卽於懷中出紙一束。授之曰。可囑若輩依我語好爲之。勿謂我不常來。便高閣不辦也。語畢。欻然滅跡。其紙似紅牋。已暗敝。墨跡甚淡。細審始可辨識。讀畢。字亦滅矣。其子初疑守墓者妄言。後見其書。與其生前手書無異。所囑之事。亦非守墓者所知。始深信



之。常舉以告人。特不肯言所囑者何事耳。

虬仙

大梁撫署西偏。有隙地數畝。稍有花石。顏之曰偶園。先兄彥奇葺曲室三楹。集幕中諸子。設虬召仙於其中。其常至者。本署大仙老狐也。自稱爲焦初秉。得道於北宋。不言休咎。不爲詩歌。惟勸人爲善。其言往復諄切。响响如老嫗。同人皆厭苦之。一爲陳鍊伯大仙。明季殉難。歿爲巡河使者。喜爲詩詞。多慷慨激烈之音。時幕中諸子爲邵玉樵太守。樊少溶刺史。朱用之別駕。宓愛棠王蔗鄉鄒心農康麥生四大令。鈕荔生貳尹。孔鳳五孝廉。或至或否。不必全集也。一日。甫降虬。卽大書一詩曰。召伯甘棠。彥侯擁盾。才彈琴令尹。至載酒謫仙。來斫地。悲歌壯談。天口角。詠君魚脂。不染翁子志。休頽樂府康郎。咏吳觚。鈕氏裁。愧余無傑。思俚語。只堪哈。一人用一事。諸子亦恰於是夕俱在座。可謂奇矣。鈕氏無別典。惟鈕玉樵有觚贖一書。然書出於國初。仙竟見之。倘亦如紀文達所記蘇小

能爲七律之說乎。衆訝翁子志休頹句非吉語。未幾用之竟以心疾卒。一日。乩作稽書。體勢秀媚。自稱小霞嶺使者。女仙也。詩如其書。間有幽怨語。不能盡明。作下壇詩已。忽書曰。蘭貞屬相傳語。衆瞠不解。蘭貞爲何許人。荔生變色。蓋其亡夫人王氏小字也。乩續書曰。昨相見。屬語公子。如續鸞膠。卽吳勝角車中所見可矣。鈕憶前數日果於吳勝角遇一女甚美。初未以語人也。因乩言訪之。乃大興陳太守次女。年十九。未字。遂託人爲媒。一說而就。亦異事也。每召仙必於夜靜時。一日甫下春。蔗鄉偶至是園。見乩盤未撤。戲以手扶之。竟旋轉成七絕一首。末云。可畏檐前一雀來。注云。雀者。爵也。蔗鄉不解所謂。乩又書曰。謹防火災。蔗鄉大懼。以爲其寓火也。未幾。先大夫簽押房一僕夜出。掀簾拂燈。煤落畫軸上。火遂上延。呼救不及。燒所藏書畫都盡。公牘獨無恙。燈煤所爇。則改七薈所作晉爵圖也。恰挂後簷云。此亦陳鍊伯大仙所預告。其詩詞會鈔一帙。藏先兄處。今不知尙存否。

湖州史案因果

國初湖州有富人莊廷鑑者。老而瞽。聞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之說。以重賞購得。其鄉明故相朱氏明史稿一部。延四方績學之士。開館於家。補完刊刻。冒爲己作。當時名士。如顧亭林查伊璜輩。多鄙其爲人。且以其書語多狂悖。不應其聘。莊猶列其名於纂脩之列。以爲重。前歸安令某向莊借貸不遂。乃上其書於朝。致興大獄。時廷鑑已死。詔戮其屍。子孫髻鬣皆斬。名士多被累者。顧查力辨得釋。此事屢見記載矣。吾友吳紫珊大令云。廷鑑父業操舟。有某官宦成歸里。攜眷乘其舟。行裝外有油篋數十事。謂其鄉油值甚昂。載此可博重息也。一日。莊下艙貯貨。觸一篋破。油出而篋不爲輕。異而探之。則有黃金巨錠在焉。又啓一篋。亦如之。莊卽泊舟僻處。殺其全家。拋屍於江。而盡取其金。遂成巨富。其弟廷鉞生時。未命名。其父夢一神人謂之曰。曷不以廷鉞名之。其父喜。謂神人命名。子必大貴。至是始悟其應受朝廷斧鉞之誅也。此事初無知者。莊誅後。其老僕

乃稍稍泄之云。

鬼藏袴

閩督署上房西偏一院。有室五楹。向無人居。院中假山。數峰映帶。林木頗有畫意。予喜其幽潔。乃糞除居之。儘西一室。暗不見日。乃扃而加鍵。以書架蔽之。設長案於前。背之而坐。案南抵窗下。北至榻前。中間止容人過。甲戌七月十四日夜。熱甚。予獨宿其中。頗覺涼爽。時將四鼓。甫登榻。恍覺門啟。架移。一人自內室奔出。涼風肅然。掠榻前。衝外戶而去。榻旁几上置蚊香艾火。風過處。爲之驟明。心訝之。以爲目癡也。次日復然。第三日。於登榻時。特注目不少瞬。甫覺案移。急探半身阻其去路。其人甫出。卽僵立案前不動。雖燈火已滅。而窗上月色甚明。正見一人向窗側立。不見面目。頂上似有椎髻。餘髮倒披於下。衣灰色。兩肩甚削。似以一木支撐而立者。狀甚可怖。予探身久。倦甚。甫一轉側。再視之。無覩矣。予向着一繭絲袴而眠。晨起失之。遍覓不得。已而於牀架上得之。摺疊完好。蓋

警予使去也。予卽移居他室。竟不知是何怪也。

葉縣店中女鬼

河南候補知縣有馮老海者。忘其名。年六十餘矣。赴葉縣出差。縣前一店。便往投止。時甫加申。內室暗不見日。卽宿外榻。僕方解裝。老海卽內室門外椅上坐而吸烟。神倦欲眠。甫一交睫。恍覺一婦自內室奔出。蓬髮麻面。脂粉狼藉。着綠襖紅袴。斗向其身上一撲。便覺已與交合。精如湧泉。急睜目。婦薰入室去。心疑是夢。未以爲異。方欲上牀。婦又一撲而遺。乃大驚呼僕。卽夕移居。後知此店爲胥役所開。前數日有犯奸婦自縊於內室云。

鬼索債操山西語

金陵副都統某僕夜如廁。欲還。見一藍袍人當門阻。以爲同伴戲之也。揮之使去。其人曰。某非人。乃鬼也。某大驚欲號。鬼以手扼其吭。曰。負我見大人。便無汝事。否則扼殺汝。某懼而負之。殊不覺重。都統方與其妾坐談。見某大詫。方欲呵

間。某忽作山西人聲。口曰。爾非咱無以有今日。一旦富貴。竟不認識咱了。可憐咱千里遠來。不與一見。還要驅逐咱出境。致氣死店中。不與棺殮也。還罷了。怎麼一串黃錢。也不與咱燒燒。一杯燒酒。也不與咱喝喝。我要到陰司告你。償我命來。都統心知某爲冤魂所附。便喝令家僮用馬鞭擊之。某大叫曰。打得好。打得好。咱猶念交情。不來告你。你今不追悔。還如此仗勢打人。咱便去告你。明日再見。其妾知其事。在旁苦勸。並爲焚楮幣跪求恕免。某曰。姨太太是好人。若大人如此看待。咱便沒的說。現在咱也顧不得許多了。要打官司。要打官司。言畢。倒地氣絕。久之始甦。云。負鬼時。實欲負之出外。不覺竟至上房。其後事曹然不知。惟痛楚難禁耳。明日下晡。都統令親兵執槍環之。並使人繫某於室。禁不得出。至二鼓。其乳媪忽倒地。口吐白沫。跪其妾前。曰。謝姨太太費心。可惜未寫我名。錢都被南蠻子搶去了。土地也拿去不少。咱無憑據。不能爭執。好在我狀已告准。不需費用。即刻要過堂了。都統方喝打未絕。忽謂其妾曰。差役果來。取我

衣冠來。已而手作撐拒狀。遽仆地死矣。時許仙屏丈爲布政使。憫其到任甫三月卽死。屬首縣爲經紀其喪。並捐俸助其家人。蓋某爲筆帖式時。嘗甚有山西票莊某夥與交善。時時助以貲。十餘年累數千金。某不能償。夥又移他款代償之。旣某放外官。夥往索。仍不還。事爲莊主所知。逐夥出號。自此無衣食計。某升蒞金陵。夥自京來見。求一瞰飯地。某絕不爲通。遂抑鬱死。不料其鬼靈異乃爾。書之以爲負心者戒。

清河冤鬼

陸緝卿表弟言其客直隸清河某令幕。接印日。甫移入署。晚飯後。與同事五人聚談一室。僕輩伺於外間。時約三鼓。忽聞外戶門啓。僕輩噉然而仆。旋見門簾颺起。一人薰入。垢面蓬頭。瞪目流血。渾身泥汗。雜以刀痕重疊。血跡模糊。陰風颯然。燈光慘綠。六人爲陰氣所襲。俱陰喝不能出語。其人向六人面目俛身細看。良久始出戶去。燈光復明。衆始能語。問僕輩所見相同。方共怪詫欲呼胥役。

其人又來。復至六人前。仍如前細視其面始去。衆大驚呼。令出告之。令快手執槍環伺。至曉始罷。後知此室爲前令司刑名幕友某所居。所辦案必有冤抑。冤魂殆爲覓某來也。時某已解館歸家。甫行一日。遽斃於車中云。

忠魂戲嬰

予友傅子儒。太守兒時。與兄弟讀書於東昌鄧氏屋後。有樓五楹。猶前明遺築也。塵封蛛網。久無人居。其下湫隘。不見天日。門本加鍵。年久鎖蝕將斷。主人不知也。其兄弟散學後。將鎖扭斷而入。突見室內有無數小兒。自地鑽出。止見其頭。兩目睜睜。視衆而笑。子儒兄弟皆幼。卽亦不懼。戲溺其頭。隨溺隨滅。倏忽無覩。仰視樓上。有古衣冠者四五人。有白鬚者。有黑鬚者。或紅袍。或藍袍。俱紗帽。秉笏。撫闌而立。羣兒以瓦礫擲之。不動。但微笑。或僞作怒容嚇之而已。如此者月餘。一日。塾師他出。羣兒方自樓下戲罷歸塾。忽聞身後履聲橐橐。回視則古衣冠者接踵潛步而來。遽登師座。取夏楚擊桌有聲。若責兒輩之荒嬉者。羣兒

笑之。聞塾師將至。倏忽不見。其笑貌悉與人同。但不言耳。又一日。有客來訪塾師。譽其詩文。師謙曰。幸勿面諛。兒輩不解。面諛二字作何解。以爲麵魚也。每共語以爲笑。語方畢。門外亦屢呼麵魚。麵魚不已。隔窗視之。則古衣冠人也。自此始聞其聲云。中秋分得棗脯。戲供樓前。至晚俱不見。明日學房窗上有雞蛋糕一包。視之與市肆所售無異。竟不知其何從得之。羣兒不敢食。晨起視之無覩矣。後爲主人所知。重加鍵鎖。乃不復來。據主人云。明季有布政左參議。偕其友某官殉難於此。蓋忠魂不散。偶出遊戲云。

烟鬼以膿血作膏強人吸

洛陽朱秀成寓省城北土街忠升店。晚飯後。方欲吸烟。忽見一藍衣人與之對臥。謂是同寓客也。問其名姓。其人方呵欠不答。乃讓烟使吸。盡三筒而去。明日復來。又盡三筒。掉頭竟去。朱訝其無禮。明日又來。朱曰。君旣同嗜。曷不攜烟來。俾我一嘗乎。其人頷之。約三更許。果持一牛角盒來。啓之中貯紅白粘汁。殊不

似烟。朱曰。此是何物。那可吸。其人乃掀起前襟。露胸示之。乃一瘡。大如盞。肌肉潰爛。膿血淋漓。朱大驚。以烟槍擊之。應手而滅。呼主人問之。店中殊無此人。盒則主人之物。所貯之汁。似膿血而非。臭不可近云。

烟鬼無下類

汝州署前烟肆主人夜半熬烟甫就。突見數人排闥直入。爭奪其烟。主人驚視。其人皆無下類。心知是鬼。方欲號救。衆推之。仆於爐炭。卽昏迷不省人事。其妻聞。臭起視。則半體焦矣。臨榆李子錚先生時爲州牧。親來驗視。肆主人尙能自言所見。未幾。竟死。先生素不信鬼。亦以爲奇。爲之通詳。並牒城隍。爲捉鬼報冤云。

夢遊

予大舅氏容齋公居京師。道光末。先外祖自江寧府擢淮揚道。尙未到任。公欲往省視。未果也。一夜。夢一役來曰。淮揚道前任已去。道署正加丹牘。盍往一觀。

公曰。遠在京師。那便遽至。役曰。但請同行。卽刻至矣。公不覺隨之出。稍一曲折。見道北一署。役曰。至矣。卽導以入。穿儀門。歷大堂。隨入客廳。院有丹桂二株。方盛開。廳事上懸木鐫楹聯。爲某某書。字勢雄偉。詞亦爾雅。讀之成誦。上房院亦有桂二株。正花。東偏一園。竹嶽崎環以曲沼。徘徊久之。其餘庵福之所。無不周歷。恰未逢一人。遊畢欲出。役曰。園西一門。啓之可達於外。無事再從大堂行矣。役卽啓門。門外乃一演武廳。廳後一土地祠。殘香猶爇。積楮半灰。役導從廳南一門出。徑至街市。役送至寓而去。醒而異之。筆之於冊。此八月事也。九月至署。見門屏屋舍。歷歷如夢。廳事楹聯。詞與書俱絲毫不爽。惟桂花已零落殆盡耳。於是屏去導者。儼如舊遊。家人怪之。遂歷指庵福所在。並相符合。惟言西園外有門。達於演武廳。則非。問之園叟云。牆上本有一門。平日扁鎖。月望較射時始一啓。外祖到任後。以與上房密邇。新加壘斷。而塗墜其外。故不可見耳。其入夢時。門猶在也。旣由署外至演武廳。卽土地祠亦宛然在焉。出其筆記。與人觀

之。共相駭詫。此役胡來。此事胡關休咎。而先示其兆何也。

樊少容夢遊

表兄樊少容。少美風姿。同治庚午。秋試出闈。倦矣。晚飯後。和衣臥於外榻。見一叟。髻折言曰。姑娘命老奴接大爺。已以馬來矣。樊時曠一妓。名翾雲。以爲必其所使。卽出門上馬。叟捉輦導之以行。樊時寓彰儀門大街。覺所行殊曲折。時皓月當空。無須燈燭。俄聞蘭若鐘聲。心知去廣惠寺不遠矣。良久至一茅宇前。叟叩馬曰。至矣。旋見一婢。啓門出。迺衣紫半臂。俏麗絕倫。含笑言曰。適與姑娘正談道。大爺來大好。隨導入一便坐。几案外殊無餘物。婢曰。請少坐。儂請姑娘來。俄聞蘭麝噴溢。婢捧一女子來。含羞低首。容華若仙。見樊無語。但手弄裙帶而已。樊訝之。意殊不在翾雲矣。婢笑曰。便請姑娘房中去。千金一刻。勿久延也。遂攜兩人手。經小圃而西。始達閨闥。亦整潔無餘物。但案上列茶具數事。婢爲女卸裝。並促樊上牀臥。爲下半帷。忽笑曰。客來半日。尙未烹茶。可笑人也。遂以茶

具去。須臾捧茶一杯。視之色微紅。有異香。樊飲其半。婢接杯後。卽引手。又下半
帷。但聞帳鉤聲鏘然。自此後遂茫然不復省記。俄聞室外人聲甚謹。似相詬訾。
旋見婦女五六人。洵洵而入。一老年高髻者。指樊罵曰。何物野奴。入人閨閣。不
應打煞耶。樊攘臂曰。汝家請我來。老僕可證。寧我自來耶。中有一二十許婦人。
亦風格。拉樊私語曰。大爺已占便宜。行矣。又何必與若輩。曉舌耶。因目視門而
眉語之。樊卽趨出。馬已不見。予出門。地殊坎坷。行數十武。隱隱猶聞女子啼
聲也。時月已西斜。秋風甚厲。自覺冷氣侵肌。殆不可耐。始知衣短葛衫。赤足。蹶
履來也。遙見十許步外。一燈熒然。知是人家。便趨就之。乃甫一舉足。已踰窗而
入於室矣。旁有一椅。卽坐其上。傍北壁一榻。有男女相對臥。榻前一燈。作慘綠
色。照見男女面。皆枯瘦。色若死灰。室內風沙颯颯。陰氣襲人。知是鬼境。大駭欲
行。不意椅旁尙有一人。與之並坐。枯瘠更甚。儼似骷髏。幸三人皆似不見己者。
急踰窗遁。時月爲鱗雲所掩。乍暗。乍明了。不知路之南北。但見面前老樹侵雲。

彌望不盡。卽穿樹而行。跋涉良苦。久之。又聞鐘聲鏗然。陰念此是廣惠寺鐘聲。但寺前那得若許大樹耶。便尋鐘聲至寺。呼門無應者。至此始識路。踉蹌至家。聞院中柝聲已四下。呼更夫啓門。亦不應。怒甚。不覺已從門隙飄然而入。至廳事。見一人臥榻上。瞿然而寤。已遺精矣。始知向所歷皆夢境也。聞柝聲果四下。出見月影已斜。有雲鱗鱗。然乍暗乍明。與夢境亦合。甚奇之。明日。試從廣惠寺旁覓其夢境。見禾稼十餘畝。高可蔽人。疑卽夢中所見大樹也。又二里許。一小圃。圃西有新墳。彷彿所遇。土人云。陳氏女新葬於此。遠近多叢塚。所見男女對臥之室。不知誰氏墓矣。樊自云。向不知有陳氏女。不知何以入夢。夢境歷歷。惟交歡時。恰不記憶。亦奇。時南皮相國方爲編脩。與交善。爲作秋夢記。古雅可誦。然不免有粉飾之詞。余所記雖鄙俚。皆實錄也。

河南撫署瑣記二則

余幼時隨侍先大夫於大梁撫署。同治庚午中秋。余偕弟東民在太子宮嬉戲。

署四偏有室前後十楹俗呼太子宮其來舊矣蓋猶前明之故稱也忽見上房屋脊上有螽蟄重疊累起高約五

尺約略百餘因風搖搖勢欲墜落急呼吾師孔鳳五先生及邵玉樵諸君子觀

之約一炊許始滅又一夕夜讀散學時已三更晦日無月自武庫行至平台前

署極西有室三楹俗呼武庫蓋貯兵之室也忽見太子宮後一紅丸陡起直上半天光華四射燦爛

非常乍上乍下目爲之眩時與陸君吾山同行注目久之俄聞孔生小鳳自後

來詫曰得非狐鍊丹乎語畢不見麟見亭河帥曾於大梁糧道署一見之因繪

圖記於鴻雪因緣中約略相似。

撫署上房年久失修同治末先大夫捐俸脩之拆視梁間有字云順治二年巡

撫閻興邦重修。按慶陽府有元祐某年某官范純仁重修以後人重公名乃繕之於木今猶存梁下得一死狐僵而不

腐扣之作金石聲大如小貓毛潔如玉目光猶炯識者謂是狐已得道此其遺

蛻余與東民弟戲爲文祭之而葬於太子宮後方脩上房眷屬擬移居於敬事

堂堂內文案所居也堂五楹東西廂各三楹東廂窗下爲自太子宮武庫來往

必由之路。時文案諸君子。已移居於外。眷屬未來。方加丹牘。空無人居。予偕兄弟及族戚子弟。夜讀書於太子宮。一夜童奴五六人。攜茶具往烹茶歸。而神色倉皇。茶具盡失。訝而問之。奴曰。方行至敬事堂。東廂忽倒。幾爲所壓。故懼而仆。致碎茶具云。予輩不信。以爲奴輩羣嬉碎器。懼責而妄言也。痛斥之。散學後。結伴往驗之。屋固無恙。方加訶責。突聞屋內有梁摧棟折之聲。勢將倒塌。乃相率逸歸。明日上學時過之。屋仍如故。至夜呼家丁十餘輩。執刀秉炬而往。甫登階。忽聞室又崩摧。大聲驟發。震仆者數人。旋見磚瓦橫飛。灰塵滿院。衆俱驚退。外文案俱聞聲遣人來視時。殘磚斷甃。尙崩落不止。恐爲所擊。無敢前者。以爲屋眞圯矣。明日觀之。室仍無恙。後聞之更夫云。此室自無人居。渠每至此必聞之。不以爲異。眷屬移居之後。竟無此異。不知是何怪也。

碧雞神

康麥生先生客先大夫幕中時。夢至一廟。規模壯麗。尙未畢工。兩廊都無象設。

惟正殿一象。衣冠整肅。以黃紙蒙面。不知何神。問之廟祝。廟祝笑曰。將來自知。出見照壁上大書碧雞二字。醒而異之。後十餘年。爲脩武令。又夢至其處。碧雞二字。宛然在壁。廟祝出迎。曰。公來恰值畢工。神象可開光矣。卽導至殿上。揭開黃紙。令康視之。鬚眉面目。儼與己同。更無少異。訝而問之。廟祝指象曰。此公之象也。又指康曰。公彼之神也。康曰。吾生而未死。豈便成神。廟祝笑曰。生本無生死。亦非死彼死。此生何彼。何此一推而寤。予時遊百泉。正客先生署中。先生爲予述之。予素知其前夢。私謂先生其碧雞之神乎。其非吉乎。神告之矣。又一月而先生卒。先生爲合河望族。工詩古文詞。生而聰明正直。其歿爲神也宜矣。

狐女贈香囊

興縣康麥生。生子魯門。孝廉。年六歲。隨其父寓居懷慶一宅。乃安邱劉松嵐觀察之故居也。後園有樓五楹。有狐據之。久無人居。一日正午。忽失孝廉所在。徧覓不得。家人惶懼。晡時始於樓下見之。自云。方在樓下嬉戲。忽見一美婢攜

之上樓。樓中陳設華麗。地衣皆錦繡。一中年婦傍窗坐。高髻古妝。衣紗縠。戴翠翹。若優人所扮宮娥狀。二女侍坐。並姝麗。衣飾略相似。牀上一女年可十四五。較二女尤美。分髮作數十小辮。復總爲一。每節絡以明珠寶璐。燦若繁星。衣輕縞。元紗半臂。履鳳寫織。不盈指。見其來。喜甚。呼以小主人。翁攬之於懷。問以家何人。讀何書。亟譽其聰慧。中年婦嘆曰。吾家遂無此物。惟祝汝得佳壻。爲我生外孫如此兒耳。二女皆笑。女面頰低首。不語。中年婦曰。勿作態。兒飢矣。可取果餌食之。女卽命婢取食物多種。置其前。多不知名。但識黃柑丹橘。亦非懷慶所有也。久之。中年婦謂女曰。人家盼兒久矣。可令歸。勿貪戲也。女乃解所佩香囊。爲繫於襟。命婢送至樓下而去。衆視其襟。果有紫紗香囊。式如葫蘆。似以一紗織成了。無鍼綫之跡。表裏通明。中若無物。而香氣馥郁。歷久不散。其家至今藏之。

曾文正公前身爲神蟒

湘鄉曾文正公門外。有古樹一株。老幹如龍。蔭蔽數晦。屋後清水一泓。大旱不涸。公降生之頃。天大雷雨。自是樹漸枯萎。池水亦乾。公生有癖疾。終日爬搔。坐處浮皮滿地。視之皆作鱗甲形。生平最惡雞毛。見雞毛帚輒舉體寒顫。必亟撒去。乃已。病劇時。家人見巨蟒於廳事。紅鱗翹冠。蜿蜒屈蟠。幾滿一室。奔告於公。公但微笑。是夕。卽騎箕去。識者疑公爲神蟒後身。其後樹枯復榮。池水亦溢。或栖靈之所也。俗謂名人巨公。多由星精僧轉劫而來。考之傳說星精。申甫岳降。其說蓋不盡誣。

彭剛直公降妖

彭剛直公微時。爲清泉典肆夥。跣跣不事事。主人辭之。一日。家人告米罄。公貸諸友。友適亦斷炊。乃相率邀於市。過某富室門。聞有饒鉞梵唄之音。問之。乃富室女。爲妖所魅。方延僧道打唱也。湖湘間病者延僧道誦經驅禳爲之打唱公笑謂友曰。此奇貨可居。晚飯有喫處矣。遂踵門求見主人。自云。能降妖魅。主人奇公狀貌。延之上坐。

公曰。竊聞女公子爲妖惑。敢問其狀。今幸遇某。可無事矣。主人曰。幸甚。息女年十七。平日刺繡自若也。一日。忽失所在。覓之得於磨室。裸而褻語。不可聞。自云。見一金甲少年來。曰。吾愛汝。挾之上天。至一處。曰。天宮也。飲食服飾。果異人間。邇來顛愈甚。殆不識人。公仁之。則生。否則死耳。語畢。涕淚長漣。公曰。止此乎。易與耳。請遣僧道去。速持酒肉食我。我法非飽餐洪醉固不驗。主人卽設酒食。公偕其友高坐大啖。肉盡數豆。引滿累數十觴。曰。可矣。便至闔闔。踰門叱曰。何物死魅。敢擾闔閣。老彭來矣。若不速去。行將剝爾皮。食爾肉。嚼爾骨。用掌心雷擊爾魂魄。女方婆婆作態。聞公叱罵。伏匿牀下。唧唧有聲。初。某飲食畢。卽欲逃。公拉之不得去。心志恣謂無驗。且受審也。見妖畏公。卽大喝曰。爾旣畏罪。不叩頭乞命。伏匿何爲。女卽出。蒲伏公前。泣曰。幸天將赦我。卽去。不敢再肆擾矣。公曰。姑赦爾初犯。速去速去。再來必擊殺汝。俄見一獾自女身下抱頭衝戶去。自是女安。問之。女曰。方昏瞽時。見金甲神立於戶外。聲如霹靂。回視金甲少年。已變

獸形。其啣啣聲曰。雷部天將來捉我。奈何奈何云。主人大喜。復設盛饌款之。酬以百金。公以其半與友。而以其半爲旅費。投曾文正大營。遂爲水師名將云。按公善畫梅。虬枝鐵幹。不爲江湖疎花冷蕊之習。晚爲兵部侍郎。巡閱長江。直聲震天下。每奉命按事四方。督撫提鎮。爲之股票。况區區一獲。敢作螳臂之抗哉。謂爲雷部天將。誠哉其神也。

王中丞

謝夢愚侍御爲陰司刑官。所傳多奇異。一日。先兄彥奇先生在酒肆。聞其向人微語曰。日昨王補帆生魂已勾到矣。兄聞而異之。時先公方督閩。王爲巡撫。適奉命巡臺灣也。於家書中述其語。書到。王死已十餘日矣。計其死時。正謝云勾到之前一日也。蓋其生魂先入冥云。時臺灣未設巡撫。王奏請臺灣密邇日本。必須威望大員鎮撫之。請以總督駐臺。而不令先公知也。諭旨謂總督職任兼圻。勢不便。應令巡撫半年駐臺。半年駐閩。王得旨。大戚。求先公爲奏留。公笑曰。

公本欲我去。如有旨我不憚行。今既命公去。自當遵旨。那可奏留。以取罪戾。且既畏風濤。何以奏請派我耶。王曰。公體氣素壯。不畏烟瘴。學生脆弱。去必死矣。言畢痛哭。公慰之曰。公且去。吾當奏請公速歸可也。乃謝而去。駐臺一月。先公果爲奏請得歸。至鹿耳門。舟不能行。須坐簣桶。值大風。激水入桶。悸而病。歸至城門而卒。

淫魔幻象

陸懋宗編脩爲陝西主考。一日睡起。忽見牀上有男女二人。裸體相抱。怪而叱之。應聲而滅。轉瞬間。屋壁几案間。無慮千萬。蠕蠕然皆是物也。大驚呼僕視之。了無所見。俄副考某公來。則袍服冠履間。亦皆是物。最可笑者。額間亦有男女四人。淫戲不休。眉目生動。栩栩欲生。儼然一幅仇十洲祕戲圖也。陸素方正。自念曾無隱慝。何致召此淫魔。乃爲文自訟。焚之。仍時有所見。半月後。始已。及出闈時。忽見堂前列二樞。數人衰絰而哭甚哀。問之他人。均無所見。自知不祥。俄

丁內艱。又數年而卒。陸祕其事。惟與其弟子王可莊太守黃仲弼學使言之。學使以語予云。

扁鵲治癰

同治初。先大夫以禮科給事中放常鎮道。行至彰德。癰生於腹。大如盎。滿腹盡腫。飲食不進。先兄自京往省。行至柏鄉。遇一道人。藍袍微鬚。儀觀甚偉。自云。將往彰德視李公疾。先兄以爲先大夫所延請也。邀與同宿。晨起而道士已行。異之。比至而先大夫已愈。云。前夕腫痛愈甚。昏瞶中見一藍衣道士。負劍而入。舉手爲禮。卽坐牀頭。以掌摩腹。甫一着手。卽覺涼氣一縷。沁入肺腑。神氣頓清。道士徐拔佩劍。欲施剖割。懼而止之。道士微笑。仍爲摩撫。方痛止欲眠。突覺劍已刺胸。大驚而寤。癰已潰矣。膿血盈盃。頓思飲食。比先兄至。已結痂矣。言其服飾狀貌。兩相符合。知爲遇仙。後知彰德。舊有十名醫祠。遂往謁謝。第四座爲扁鵲。藍袍負劍。白面微鬚。正與所見無異。乃知爲扁鵲來也。按扁鵲有二。一爲黃帝

時人一見史記有列傳又名盧醫亦名秦越人此則六國時之扁鵲也。遂出賞屬安陽令鄭虎卿明府重脩其祠。復夢其來謝。乃着綠衣。其後詢之。明府果爲塑匠。易藍爲綠云。

病瘧二則

先大夫督閩日。病瘧甚劇。一夜瀕危。恍惚見鹵簿以華輿來送。赴閻羅任。遂冠帶升輿而行。戈矛導前。旌旛擁後。儀衛甚盛。迥異人間。行久悶甚。前至一山。欲往延眺。乃屏去鷗從。獨陟其巔。俛瞰城市。街衢歷歷如畫。忽見旌竿矗立。旗幟飄揚。悟爲督署。自念方奉命督閩。豈得擅離。視草間有小路。乃循之歸署。自是病愈。又先大夫每覺不適。必夢先祖光祿公率數人。昇巨甕來。甕中滿貯清水。爲破腹洗濯肝胃。次日卽已。此次獨無夢。而閉目卽見先光祿公危坐牀前。直至病愈。始無覩云。

同治癸酉五月十五日。予夢一皂衣來曰。起起。藥叉王延汝矣。隨至一署。殊庫

隘。不似官府。皂衣先入。門外有石獅二。予踞其一。俄皂衣導王出。深目鉅鼻。鬚如蝟毛。以白布纏頭。高可二尺。下垂於肩。形狀可怖。隨指予謂皂衣曰。可領他喫飯去。皂衣卽導予至一敝屋中。陰霾暗濕。與馬廐無異。羅列白木几案數十事。約有廿餘人據案而食。其東南一桌。予弟東民在焉。予呼之曰。弟那得來。弟曰。頃有人謂藥叉王招飲。卽來耳。視其肴饌。止野蔬數盤。殊不豐腆。予覺腹飢。與弟各食少許。俄見族兄寶臣踰來。曰。適聞人言。曰。此鴻門宴也。將非善地。予方錯愕。族兄已去。視坐客已漸稀。卽攜弟手出視。前門有邏者數十輩。幸廡傍有短垣可跨。乃踰垣而遁。時明月在天。照見官道。殊了了。循道狂奔。約行數里。忽聞鐘聲。尋至一蘭若。額書圓悟寺三字。大如箕。款署少穆林則徐書。月映金書。燦爛耀目。筆畫波磔。纖悉可辨。山門已扃。急叩之。一僧自角門出。予方欲求宿。僧搖手止予。卽導入方丈。主僧如八十許老人。眉覆其睫。端坐蒲團。余偕弟膜拜於前。僧開目曰。藥叉王大惡作劇。已黜尊公。復及兄等耶。彼行至矣。匿

吾座後。容善遣之。語甫畢。卽聞人語馬嘶。喧闐寺外。予及弟伏僧後。屏息聽之。俄見藥叉王率衆而入。僧與抗辨良久。初猶倔強。繼曰。看和尚面。姑小懲之。突見一巨手自座下入。攫弟去。予大號而寤。晨起上學。而東民夜半病作。昏不知人。予散學後。待先大夫飯。緬述昨夢。時先大夫病瘥方已。聞之愀然曰。藥叉王其瘥鬼。汝弟其病瘥乎。予入視弟。問以有所夢否。弟瞠不解。但曰。可怕可怕而已。予復入塾。甫捉筆作書。斗覺背上寒氣一縷。直透胸膈。便覺舉體寒顫。四肢厥冷。亦昏瞶不省人事。旣醒。已在臥榻。蓋族兄昇予歸也。自此寒熱交作。嘔吐狼藉。與東民所苦無異。而族兄竟無恙。予與弟俱自五月十六日病瘥。至八月二十一日瘥止。又半月始能出戶。洵藥叉王之惡作劇矣。或曰。顓頊有不才子。歿爲瘥鬼。喜食不潔。但朱書顓頊王之神位在此八字於病榻。瘥卽立止。勝老杜子璋觸髅之句遠甚。惜當時不聞。未一試之。藥叉王果爲顓頊之子。其稱王也宜矣。或曰。瘥與藥音微同。或稱瘥王而君誤聽也。倘其然與。

狐餽饅首重二十斤

京師棉花三條胡同李姓一宅後院一室。有狐據之。家人習見。不爲異也。兒童戲自窗中擲瓦石擊之。隨卽還擲。屢擲屢還。從不傷人。李鐵拐斜街有王三者。與李善。一夜三鼓。聞窗外有呼王三大爺者。問爲誰。曰。足下與李老爺善乎。僕託其字下。彼此交好有年。近其子與僕幼孫以擲瓦爲戲。倘有誤傷。兩俱不利。奉託勸止其子。勿再以此爲戲。並屬懸一黃布門簾於門。尤感盛德。不敢忘報。已而又曰。門簾用黃布。卽可不必紬緞。多費錢也。王諾之。起視無人。素知李宅有狐。必狐所託。次日。詣李言之。勸買黃布門簾懸焉。夜聞院中有聲砢然。起視。乃一豆餽饅首。稱之重二十斤。

雷擊二則

卽墨于次荷別駕爲泉河廳官時。租一船。榜人高明。年五十餘。雄健善啖。云是革弁。有兩妻。長者二十餘。少者年才十七。俱姝麗。且眉目態度甚相似。以爲必

姊妹也。問之非是。一日。于出巡繖山湖畢。艤舟柳下。天將薄暮。夕陽在山。高負手步於岸上。忽雨滴船篷。聲如撒菽。船人呼高曰。雨至矣。高卽飛步上船。時于方與汛官對坐。忽聞大震一聲。茶盞爲裂。汛官變色曰。水寇發礮矣。可若何。蓋湖中時有伏莽竊發也。語未畢。突聞船人駭詫聲。急出問之。見高明倒於船頭。徧身碧火熒然。旋滅旋起。硫黃之氣刺鼻。始知高爲雷擊。適所聞者雷聲。非礮聲也。急滅其火。則斃矣。身如塗漆。背上有硃書若篆籀。不可識。隨昇於岸側。令其兩妻守之。爲備棺殮。視兩人殊無戚容。少者且喃喃若詛咒。大訝之。已而明月滿湖。雨竟不作。于坐鷄首乘涼。聞船人竊語曰。頃見高被擊。始知報應之速。而天道之可畏也。于以其語有因。問之不言。固詰之。始肯言也。此船本屬魏叟。叟有二女。卽高之二妻也。高爲葦蕩營守備時。以爲坐船。一日。逼淫其長女。叟怒欲訟之。明日而叟死矣。家無人。船人雖知其寃。畏高凶悍。無敢言者。船遂爲高有。而妻其女。俄高以不謹革職。遂以船爲家。時其次女尙幼。已許字某藥肆。

及長。高又逼之。女以有壻家。誓不允。高呼某來。時周濟之。並許嫁贖。近某來告吉期。高飲之酒。某歸。患腹痛死。家亦無人。無敢言其死之不明者。高遂以爲小妻。此上月事也。高有無他罪。不敢知。此則某所親見者。信報應之速。而天道之可畏也。予時承乏東河。河防局次。荷以書來言之如此。此光緒辛卯七月初八日事。

嘉善周勉民廉訪家居時。有樓臨曠野。下俛山溪。一日晨起。天微雨。啓窗憑眺。遙見兩人自溪次登岸。手中似各有所持。行甫數武。俱跪於地。突聞巨霆一震。二人俱倒。電火繞身。碧焰閃爍。良久始滅。周率家人往觀之。一人渾身枯黑而斃。其一半體已焦。尙能言。自云名王七。與死者張胡頭。俱以糞船爲業。頃掉船至某家後門。門啓。一中年婦攜少女並衣物出。謂我兩人曰。吾女有孕。其父欲置之死地。吾不忍其死。以屬君等。無妻者。卽妻之。否則賣之。但求留其一命足矣。衣物以爲酬謝。語畢。叩頭痛哭而去。吾等攜女至溪下。俱欲得妻。且涎其物。

爭競不休。乃輪姦而沉之於溪。頃平分衣物。欲售於市。不料雷之有靈也。言畢亦死。視所攜衣數事。銀二錠。約重八兩。許遣人尋溪中。果有女屍在焉。乃以衣爲殮。易銀買棺葬之。

雷公

鈕嘯琴丈令齊東時。一日天微雨。方坐堂皇。忽一物自空而墜。援首鸚身。鴟吻雞足。脇下雙翅如蝙蝠。兩目閃灼。金光射人。墜地卽鼓翼欲飛。而不及尋丈輒墜。但盤旋不已。吻中噴噴有聲。胥役皆駭走。是時雷聲砰訇。繞堂而轉。丈危坐觀之。知是雷神。忽見其頂上有毡帽一事。破爛汗穢。類貧人所戴者。陰念神或爲此物所汗。故不能奮飛乎。命胥役去之。皆謝曰。不敢。公乃自以長竿挑去之。突聞雷聲大震。猛雨如繩。物奮身一躍。展翅如鵬。倏忽已至雲中。轉瞬不見。按雷公被汗墜地。或爲產婦所觸。或爲妖術所欺。亦屢見紀載。此帽果誰爲戴之乎。丈嘗語人云。非某親見。雖伯夷語余不信也。且觀其手中所持。果有物如椎

云。

紙灰鬼

山陰何定甫司馬。寓祥符新街口一宅。移居之明日。初更許。自外歸。一僕以燈前導。行至廊下。突見一人向僕身邊一閃而過。司馬行稍速。恰與相撞。其人轟倒於地。驚而扶之。乃紙灰一堆而已。相與駭詫。以爲不祥。司馬大病。月餘始愈。新齊諧謂水死之鬼。羊臊氣。岸上之鬼。紙灰氣。此則鬼化爲灰。或芻靈所變歟。

屍被剗眼自言有難

京師西山業煤者姚某。父子三人。父死。兄入村買棺。囑弟守屍。弟某年甫十五。獨處空山。不能無恐。夜二更餘。睡矣。忽覺耳邊。有冷氣吹入。有人附耳言曰。有難有難。起守吾屍。勿貪睡也。已而又然。大驚而寤。旋聞遠處有哭聲。隱隱而來。愈聽愈近。俄見一人披麻衰絰。啓帷簿而入。某大懼。不能出氣。時惟屍前一燈。熒熒。不見面目。但見其向屍直立。一揖後。遽抱屍頭而哭。其聲悲慘。聞之毛髮

爲豎。約一茶許。始痛哭而出。某駭欲死。又無鄰人可共語者。乃蒙被假寐。以待兄歸。天曉。兄與肆人舁棺來。舉屍入殮。始見屍兩目已失。若被剜者。弟乃緬述所見。相與駭痛。竟不知是何怪。

李孝廉兩遇鬼

上元李雨人孝廉。應試入都。寓虎坊橋逆旅。一日。於櫻桃斜街見一乞丐。橫屍於路。一瓢一杖。陳於屍側。惡之。是夜飲於近信堂。堂主人如秋。名且也。飲至三鼓。如秋爲他客召去。李亦酩酊而歸。行至李鐵拐斜街。突見一人儼然而來。曳杖攜瓢。儼然乞丐也。甫欲避之。其人向壁一閃而入。心知遇鬼。踉蹌而歸。行十數武。見二差役咨且路旁。一役曰。姑問此公何如。一役卽含笑向李曰。請問如秋寓何處。李曰。吾適從近信堂來。朱茅胡同西第三門是也。一役出票視之。曰是矣。致謝而去。李訝如秋有何事。致煩官役。甫擬問訊。二人亦歛然滅跡。乃大驚狂奔。將至五道廟街北口。又遇一人。衣冠華整。笑謂李曰。公已醺然。夜深獨

行。得毋少畏乎。李幸遇同行。胆爲之壯。卽告以所見。其人曰。此地素不淨。吾正無事。當送公歸。卽扶李返寓。至門而去。李甚感之。至解衣時。始知荷囊所貯銀票。已不翼而飛矣。蓋前所遇者鬼。而後遇者賊也。明日訪如秋。果以夜半暴卒。

書房鬼笑

安邑武仰齋大令爲秀才時。攜其甥興兒讀書於別墅。一夜三鼓。興兒如廁。仰齋方屬一文。構思未就。忽聞背後有步履聲。以爲興兒。未措意。不料腦後猛然大笑一聲。磔磔如老梟。大驚。回視並無一人。急趨出戶。大呼興兒。興兒自廁應之。並問適所笑者爲誰。蓋興兒亦聞之矣。仰齋候其出廁始返。甫啓門簾。又緊對其面。呵呵大笑一聲。興兒在後聞之。驚仆。乃移居別室。一月後。一友來談。至三更而去。仰齋送出大門。甫歸入室。忽聞門外笑聲大作。與前無異。仰齋謂其妻曰。吾友聞此。必復返矣。俄聞敲門聲甚急。急趨迎之。友面色倉皇而入。曰。揖別後。吾提燈行。甫舉步。聞有踵吾後者。問之不語。甫一回視。突聞面前大笑一

聲而無一人。幸吾胆尙壯。否則遭嚇死矣。仰齋乃留宿於別室。具述所聞。相與駭怪而已。

鬼作葉子戲

武進張孟則。大令需次中州時。爲友人送殯於浙江鄉祠。夜間無事。偕數友爲葉子戲。三更許。偶出便旋。過其亡友姜厚庵殯宮前。姜亦其平日共戲之友也。孟則戲呼曰。厚翁獨臥寂寥。何妨到前室。與吾輩一爲葉子戲乎。室中某某。皆君熟人。無別客也。語已而歸。與同人言而笑之。戲至數周。孟則方欲手拈。忽一葉子翩翻而起。直立空中。若有人拈之者。衆大駭而散。知爲姜之靈也。

大鬼

予友李子申觀察。一夜醉行。見一肆外有物如棉。稍近視之。物有面目。如人。但肥瘡癡呆不類生物。大腹膨脹。如五石瓠。舉體皆白。李自念曰。此必肆所售物。磁耶泥耶。何夜深尙不置之室中耶。俄風過處。似覺動搖。頓悟曰。乃紙紮者耳。

且念且行。直至其前。始見其蠕蠕而動。尋蹣跚起行。李醉後胆壯。卽亦不懼。尾之入於委巷而沒。不知是何怪也。

犼

崔季芬軍門言左文襄西征時。軍隊駐伏羗縣。時方正午。忽有一物如驢而大。徧身黃毛。口吐火燄。長幾尋丈。自南門而入。所過處市肆牌匾。爲之焚燬一空。市人鳴金鼓噪逐之。乃直穿北門而出。入於河。河水爲沸。久之乃沒。識者謂是犼也。新齊諧云。是僵尸所化。倘或然歟。

外國異事三則

王苑生觀察言英國有古屋一棟。傳聞屋主入客死於外。故久廢云。近有居者。每至深夜。輒聞徧室有聲如築。瑟瑟然徹曉乃已。居者駭爲妖鬼。移去。有哲學家某笑其迷信。以爲必有生物窟穴其中。欲察之以破其妄。乃偕其友居之。布灰於地。覘其足跡。明日視之。足如驢蹄。不四而二。怪之。其夜覆燈以俟。聞聲驟

出。正是一人。而面目模糊不可辨。見燈光。踉蹌而走。追之至樓梯下。倏不見。明日發梯視之。赫然一屍。僵而不腐。而面目及遍體皆潰爛。其二足則木裝者。使醫驗視。知其生前曾患癩瘋。其足亦爛脫者。故裝以木云。後其老僕之孫稍稍泄於人。云其人富有賞。晚年病瘋。恐爲人所厭惡。不見一人。而詭言出遊。將死。囑其老僕卽置屍梯下。而以磚砌之云。其後怪絕。

又云。法人某武斷鄉曲。爲怨家所殺。其姑以其髑髏置於篋。藏諸樓上。後有居是樓者。輒出而爲厲。有某毅然不信。獨居之。夜見一頭顱自篋突出。鬚髮蓬鬆。張口露齒。躍登於榻。某大懼。揮之以刃。杌然有聲。墜於地。猶跳躍不止。某大呼。人至。始入地而滅。今百年矣。遂無敢居者。

德國一兵房。居者輒患頭痛。廕午樓侍郎爲彼國軍官時。聞之以爲妄。試往居之。果頭痛而出。某營官者老矣。斥其迷信。襆被往宿。比曉不出。視之已僵矣。

老吊爺

開封府城隍廟西廊南轉角處。有小殿一間。中塑縊鬼像十餘區。冠高冠。披白袍。肩荷雨具。手提布囊。瞪目吐舌。形容可怖。或坐或立。狀略相同。殿正晝不見日光。入者毛戴。土人呼爲老爺云。相傳爺黃姓。縣之鄙人。販布爲活。爲人口直迂謹喜捨施。爲夥友。耗其資。不得歸。遂縊而死。死後頗著靈響。友人爲廟祀之。祈禱輒有驗。里婦攜小兒嬉於殿上。戲祝曰。吾輩須回家操作。爺爲我好護兒。勿令啼也。卽去。至暮來看兒。兒嬉戲如故。不出廟門一步也。以是人爭祀之。久之。遂附祀於城隍。不知所自始也。有彭敬山者。漢軍籍。與余家有世誼。年四十餘。倜儻喜爲詩。同治辛未。訪先大夫於河南撫署。館於偶園。余業師姜仲山先生詣之夜話。步至窗外。聞彭與人談論甚驩。以爲同幕友也。旣入。止彭一人。問其適與誰語。彭諱言無。其後屢聞之。但不辨爲何語耳。一夜又至其窗下。聞彭語曰。我去固好。但恐無人爲我買好木作棺材耳。師聞之。大駭。急推門入。仍彭一人。乃固詰之。仍諱言無。師正色曰。君已着魔。尙不醒悟。誰約爾去。買棺何

爲不實言。死期將至。必告中丞親訊爾。彭嘯嘯言曰。適約我去者。老吊爺也。君入渠始去。與君交臂而過。君未之見耶。我自寓此。渠卽來。云有某國日勸我去。我固不願。且不知何處去。今日渠始言去卽死也。我正以無好棺謝之。而君來矣。其餘多迷離恟恍之辭。不能悉解。師大驚。乃伴之達曉。言於先大夫。遷之別館。吊爺始不復來。按吊神雖不見於祀典。却從無黷人事。且旣附祀城隍。神豈容之乎。此園自設厠以來。頗有怪異。得毋他鬼假其名以求逞歟。表兄樊少蓉嘗宿其中。夜見鬼火滿室。錯落如星云。

縊鬼

京師名伶賈鴻林。月夜隨其叔玉洲自韓家潭歸虎坊橋寓所。鴻林籠燈前行。至西口。恍惚見白物一堆。傍電綫竿而立。未措意也。其叔在後。忽大叫一聲。遽仆於地。視之。口角流血。已就斃矣。急呼人灌治。良久始甦。云見一白衣冠者。倚竿矗立。初謂喪家子。不之異也。旣近。乃見其冠高幾及二尺。喪面流血。兩眼下

挂。舌出於口者數寸。儼然戲劇中所扮之吊客也。一見其面。卽覺冷氣逼人。遂不省人事。旣醒。遂無覩矣。歸後大病數月。竟不起。玉洲爲老曲師。吳梁奎外。無與並者。弟子知名者十餘人。前數月吳死。從此京班中遂無名教師矣。鴻林目短視。嘗以爲恨。自經此事。乃自笑近視眼亦有便宜云。

瘦鬼簿

順天長新店曹叟病死。殮三日矣。家人忽聞柩有捶擊聲。又隱約有呼悶煞。悶煞者。疑叟復生。啟棺視之。果已活矣。急扶至榻上。神氣漸清。宛然如未病者。自云病劇時。恍惚隨一人至一衙署。堂上無人。但見案上有冊籍。高可尺餘。竊視之。皆里人姓名。戚友數人在焉。疑是糧簿。問之旁人。皆笑不答。予乃回家。不知何時置我棺中。氣悶欲死。我已三日不食。饑不可忍。速作飯飯我。家人皆喜。謂叟更生矣。俄食粥盡一器。方與問答。忽不語。視之。目已瞑矣。其復生止一小時。未幾復作。死者數萬人。所云戚友冊中有名者。果俱死。此光緒十八年秋間事。

倉神

固始祝大令華。所居湫隘。夏日苦熱。家有廢倉。乃移榻其中。時甫二鼓。方坐而吸煙。忽見兩人自暗陬出。步於庭院。高約丈餘。頭紅色。尖而小。如胡蘿蔔。一袒胸。兩乳下垂。幾及臍下。似是婦人。其一頭亦如之。但無乳耳。似是男子。以手攙大乳者。蹣跚而行。祝坐視既久。毛髮爲豎。行院數周始滅。一夜聞其妻女號救聲。趨視之。俱仆於地。問之所見。亦此怪也。祝氏呼爲倉神。不爲害云。

鷹嘴村土妖

吾鄉廣寧山。卽古之醫巫閭也。山麓一村名鷹嘴。以大石矗立如鷹吻。故名。村民張叟所居。適在其下。叟以負販爲業。僅敷餽粥。一日有遠方道士踵門求宿。叟素好客。掃榻留賓。款待優渥。道士曰。過蒙款接。無以爲酬。某略風鑑。藉以報德。隨指鷹吻曰。此石與君家大有關係。如以短垣護之。勿令汗穢。可以致富。倘不知而誤損其吻。必有不利。切須慎之。張疑未決。道士曰。請加防護。十日內。禁

兒童不得嬉戲其下。當令君利市三倍。偷不見信。某卽留此。待驗而後行。何如。叟果使其二子輪守。不令人到。時方與人倒把。未幾。果贏百千。倒把者。譬如豆斗值百錢。隱度時價。下月可值百五。卽署空券與人爲博。曰。買豆若干。不必有銀與豆也。屆時豆價果至百五。卽贏。否則負。湖廣所謂買空賣空是也。以此信之。疊石爲垣。并插棘護之。厚酬道士而去。叟自是日富。家累千金矣。年餘有術士游於近村。爲人言休咎。輒有驗。一日。至叟門外。喏曰。此誰氏宅。正值凶煞。居者將爲餓殍矣。叟適在門外。具聞之。卽邀至家。以酒食款之。請畢其說。術士指鷹吻曰。君家旺氣。爲此所制。去之則吉。存之則凶。今不去而反護之。蔑有濟矣。張以道士之言告之。術士斥之曰。此邪說也。若不吾信。試以片席遮鷹吻。十日內必獲萬金。某亦當留此待驗而行。叟惑之。便如所教。未幾。果贏萬金。叟大喜。過望。恨得術士之晚也。厚酬之。立呼匠氏鑿去其吻。此後三月。凡贏萬金者二焉。叟有三子二孫。家又日富。人皆羨之。居年餘。道士復來。遠望鷹吻已失。倉皇

來曰。聽誰邪說。教君去此者。禍不遠矣。叟笑曰。幸去之。吾得小康。若聽君言。仍故吾耳。先生休矣。道士退。謂人曰。教伊爲此者。其人略解刑剋。而不知此下有土妖。必賴此吻以制之。若如吾言。可以久富。今失所制。妖孽將興。其驟富者。譬諸植物。菁華將竭。花反盛開。盛極而衰。固其理也。一月後。叟必暴死。叟死。方有奇禍。殃及鄰里。驗後。試掘庭心三尺。當有物。急毀之。否則跋扈難制。而一方被難矣。言畢。嗟嘆而去。里人羣笑其妄。俄而叟卒。家人以叟已篤老。未之異也。其子爲盛治喪。發引之夕。鄉鄰來會葬者百餘人。吾鄉家有土匠。可容數十人臥。是夕近三更。客皆上。匪臥矣。惟西隣一禿兒。展轉不寐。忽聞院有步履聲。俄見一巨人。啓扉鞠躬而入。黃冠黃袍。以至面目鬚眉。無不黃者。左持一斗。右手一刷。俛視衆人。目光睽睽。兒大懼。蟄伏他客膝下。屏息窺之。但見斗中滿貯黃泥。其人以刷蘸泥。徧刷各客耳目口鼻。積可寸許。刷畢。屈指數曰。記是二十九人。何不足一耶。已而曰。姑饒他。且去且去。俄至庭中而沒。兒推衆客。皆若僵。乃踰

垣而歸。其家怪之。乃具述所見。家人並嗤其妄。不之信。比曉。聞東鄰譁諫聲。探之。始知客居凡三室。死者五十七人。叟之二子一孫與焉。合村驚痛。訟於官。官以爲中毒。鄰以兒言白之。及檢驗。並無黃泥。不如兒言。惟屍面目皆作黃色耳。雖據禿兒所供。懸爲疑獄。而叟之家傾矣。事已。好事者於庭心拍地驗之。得一伏兔。如以土擣成者。色黃而質堅。眼微開。前足欲起。後足猶縮。敲之作金聲。急毀之。乃知道士所謂土妖。卽此。而鷹所以制兔也。此雍正十年事。案牘猶存。

鬼赴磔口現形

揚州某封翁。與天寧寺主僧了禪交好。布施無算。其子太史某。心弗善也。封翁死後。某謂了禪曰。師道行清高。吾父素所頂禮。某聞瑜珈磔口。能召亡魂。後日一七。請師主壇。倘能令某一見父面。當重脩長住。以報佛恩。否則吾父生平施捨。俱屬唐捐。吾亦不復信佛矣。了禪唯唯而退。心竊憂之。陰念賣菜傭劉叟。貌與封翁相似。乃召劉來。使屆期先伏案下。至誦至召亡時。乃牽帷一露其面。卽

刻退出。倘不敗露。以十千爲酬。劉諾而去。至一七日。了禪率衆僧登壇。誦經時。屈三鼓。恰當召請亡魂時。忽就壇前。陰風颯起。燈火盡昏。歛見一人自案下探半身而出。白面長鬚。太史視之。果其父也。大哭趨抱。燈火驟明。全無所覩。自是太史傾信了禪。較父尤甚。乃重脩禪宇。煥然一新。了禪私幸得計。而飄風忽起。若助己之成功者。逾數日。攜錢謝叟。至則其家白旛高颺。正延僧誦經未已。問之。則叟恰於自寺歸家後暴疾死。封翁首七。卽叟死之第三日也。了禪大驚而返。竟不知是夜所見者。是封翁之鬼。抑劉叟之魂也。鄧孝先說。

神救人不必貴人

祥符薛君雨秀才。授讀於朱仙鎮。去其家五里餘。一夜微醉還家。適微雨。支傘跋屐而行。行將及半。雨甚。忽見道旁有一人家。雙扉扃焉。自念平日過此。殊不記有此家。方擬叩門避雨。不意着手門開。斗然跌陷。驚視門戶無存。身落道旁。冀窘中矣。幸兩臂架閣。懸空未墜。憶及窖深數丈。倘陷其中。決無生理。而兩臂

已酸。勢難久閣。又去村已遠。雨夜必無行人。自分死矣。忽聞有大呼薛秀才者。薛卽高聲呼救。俄見一人冒雨而來。蓋西村之賣菜傭張乙也。問其何緣知某落窖而救之。乙曰。我方睡着。覺有人呼曰。起起。速到糞窖邊救薛秀才去。我俄延未起。又擊我臀。促我速去。我卽前來。不意果遇先生。先生果是秀才姓薛者乎。薛具告之。叩其里居。乃去此三里許。計其時。薛甫出門耳。蓋土神知有鬼將斃薛。而先使乙來拯之也。特旣爲土神。豈不能阻鬼使勿爲。而必假手於乙何也。或曰。神欲顯其靈異故。或曰。非神。薛氏祖宗之靈也。自是合村敬薛。以爲必貴。後竟以青衿終其身。

土神畏通判

江右蕭香泉方伯族弟某。性頑劣。幼讀書於土地祠。屢以荒嬉廢業。師怒責之。使跪於神前。是夕。里老夢一叟一婆。謂曰。吾輩在此受些香火。甚覺冷淡。近有貴人蕭公。在祠讀書。出入更覺局促。不意其師。竟令我罰跪。令我回避牆角。

終日不安。便煩轉語塾師。幸勿再惡作劇。吾輩弗能堪也。言畢而去。同夕夢者七人。乃共向塾師言之。師性倔強。謂里老受蕭囑。詐言之也。故使蕭跪神前。終日。夜夢土神拄杖來曰。爾不過一老廩生。竟敢責罰貴人。折盡福祿。今復嫁禍於人。令向我跪。倘被遷怒。豈不被爾連累了麼。前託人傳語。爾猶不悛。何倔強乃爾耶。隨以杖叩其脛。一痛而醒。自此不敢令蕭罰跪矣。衆謂蕭必大貴。蕭亦竊喜自負。後四十猶潦倒。方伯爲納粟。得通判。需次山東。竟偃蹇以終。或曰。蕭必有隱慝。致損祿籍。余謂土神職卑。直一通判向之長跪。已消受不起耳。

王建侯妾

余姑之夫之姪王建侯司馬。前所記見夜明珠鬼燈者也。光緒庚寅夏六月。其妻妾寶寶。在其叔臨穎署中。將產而病。建侯自汴往視。夜宿許州。心悸弗寧。初覺牀下有物踏碎磁器聲。視之無有。隨和衣仰臥。忽覺有人昇牀而起。愈上愈高。直將其鼻擦於頂。榻猶上騰不已。口鼻爲塞。氣悶欲死。乃大呼一聲。斗落於

地。一跌而寤。似是夢境。而鼻尚痛不止。乃呼僕伴於別榻。甫交睫。忽見寶寶姍姍而來。鬢髻宮妝。面容愁慘。向之俠拜曰。儂歸去矣。王惘惘送之出門。登輿而去。寤而大痛。意其死矣。急馳至署。寶寶故在。但產難不下。神癡已三日。見王不作一語。又二日卒。知其生魂早去矣。其後予姑早飯後。倦而假寐。見寶寶來曰。我去已久。二太太猶談我舊事何耶。姑驚寤。側耳聽之。二太太果正與婢媪輩話其往事。二太太者。余姑氏之先後宛若也。寶寶亦靈矣哉。

侍者鄭英歿後。亦見夢於余。曾爲志墓之文。附識於後。俾有傳焉。

姬名英。姓鄭氏。浙之山陰人。年十一。隨父賈於閩。十八父死。乃歸余。事余凡八月。卒。葬於閩縣城南道山亭下。姬初至。高髻鬟。曳黃絹裳。面窗東向坐。余入與語。輒起應。而閩音函胡不可辨。余笑之。後亦稍稍通北語。一日。假山小桃作花。姬艷妝履石磴間。瞠視自語良久。余從牖間望見之。戲曰。綿蠻黃鳥。止於邱隅。姬面微頰。詰之曰。身不知書。然語意似相諠也。然姬故識字。諷誦

唐人小詩。能上口者百餘篇。尤善釀酒。方春酒熟。輒杯泥余飲。余小戶。稍飲輒面赤。語不達於舌。姬匿笑謂余曰。君當復笑人耶。余爲大笑。性明慧。婉嫕。家人皆愛憐之。而眉黛間常有恨色。乙亥六月。余將北行。赴京兆試。姬請從不得。尤悒悒。中秋闌。中夢姬華妝來別。顏色慘阻。寤而訝其不祥。後聞姬死之日。卽入夢之夕也。傷哉。姬且死。無別語。惟曰。甚思一見公子也。銘曰。虛如夢幻。溘如露滋。吁嗟體魄止於斯。魂氣無不之。尙其余隨。

濟南學署狐

濟南學署。北去明湖不數武。二堂後有池如帶。曰海棠汎汎。後有樓五楹。施尙白先生顏之曰四照。近納湖光。遠含山綠。最勝處也。不知何時。奉爲仙居。常加扃閉。拈香始一啟焉。樓下東室爲積古齋。阮文達脩彝器款識處也。西室樓梯所在。不以寓人。鈕潤生姊壻視學時。幕客鄒仲眉上舍毅然居之。時值隆冬。甫解衣就枕。卽覺腹漲內逼。急起如廁。溲便俱無。如是者夜十數起。乃懼而移居。

余自汴來省姊。宿此數夜。幸無所覺。後聞鄒有此事。亦移居去。族兄元圃以公事自汴來時。署中賓客甚盛。無下榻處。乃寓此室中。半夜睡覺。聞梯級足音。蹻然。俄見一白鬚叟立於榻前。拱手爲禮。兄急欲起。叟止之曰。僕甯氏。兄疑之。叟笑曰。卽甯武子之甯也。幸遇君子。竊有所託。僕全家皆住樓上。此屋寓人。頗妨出入。請語學使。勿再寓人。感且不朽。兄知是狐。頗覺蹊蹻。卽曰。僕明日卽行。能容一夕否。叟又笑曰。君明日豈能行。暫住四日無礙也。言畢。鄭重而去。明日欲行。而役夫來告云。汝河驟漲。橋梁已壞。渡口小舟不敢輕涉。非候水落。不能行也。果又候四日而行。狐能前知。信矣。

朱昇遇鬼

小僕朱昇。汴人。文秀嗜書。尤工作蠅頭楷。同治壬申。隨余赴閩。舟次蘇州。入城購琴絃紙筆等物。以舟子導之而行。至暮。舟子獨歸。云其家去肆不遠。欲往省視。囑朱坐肆候之。及反而朱已去。徧覓不得。遂先歸云。旣而候至。二鼓不來。余

命羣僕持火於城外覓之。得於閶門外。身伏叢塚上。神已癡矣。急以薑湯灌之。始漸清醒。自云。方坐肆中。候舟子不來。偶出眺望。不覺竟至是間。盤旋久之。無路可出。遂倦而臥。自是精神疲繭。夢中恆聞其與人昵語。臥具遺精殆遍。疑其有所遇也。問之。迄不肯言。至杭病愈甚。稍間。游吳山。至城隍廟。歸而不能言。是夕。余夢其叩首牀下。晨起問之。果於夜間死矣。年甫二十四。余痛惜之。爲備棺衾甚具。後三日。先太夫人夢其衣帽來謝曰。蒙恩賞甚厚。今將回汴。特來叩謝。太夫人問曰。汝歸有伴乎。對曰。將與方慶之奴同去。領之而寤。蓋老僕方慶有重臺某。亦汴人之歿於是者。太夫人初無所聞。至是問之始悉。蓋死於昇前五日云。信昇之有靈也。其來也。余以其年幼路遙。初不許。昇曰。奴聞是行路出於杭。苟能一攬西湖之勝。卽不至閩。亦無恨矣。不料竟成讖語。乃葬之於西湖之茆家埠。以遂其志。並爲文以志。今附銘詞於後。讀之可以略見其爲人矣。

汝名士風。居於奴。奴則其身。行則儒。瘞汝於斯。汝願如我銘。其幽永無除。

冬張店鬼

陝客甲乙二人。販布河南。路過冬張。一店新開。賀客未散。卽往投宿。主人便拉入席。款接殷勤。約至二更。座客盡去。主人導至一院。滿地槐花。境甚幽寂。室中几榻陳設。洒掃清潔。似新葺者。惟壁上篝燈一盞。冷燄無光。主人曰。歲歉油薄。無如何也。隨出巨燭二挺。曰如嫌黑暗。可爇此繼之。旋請客安置。匆匆復喚店夥耳語。久之而去。二客展襪對臥。吸煙燈亦不明。旋挑旋縮。乙偶回首。見桌下露一人首。急起視之。絕無所覩。語甲而怪之。甲曰。君眼花矣。此等潔淨。尙有他耶。言已各睡。甲就枕已鼾。乙猶未寐。忽覺冷氣吹面。臭不可聞。有人言曰。醒醒。看看。我視之。乃一女鬼。對已吹氣。聞不盈尺。蓬首喪面。袒胸赤足。遍體鱗傷。浴血而立。旋自孽傷處肉。片片墜地。拍拍有聲。乙爲陰氣所逼。不能出聲。適甲睡醒。睜目見鬼。失聲大叫。鬼卽轉身向之吹氣。甲覺涼氣入骨。亦不能言。正危急間。忽有爆竹一串。自門外擲入。正墜鬼所立處。劈拍之聲。震動四壁。鬼滾倒於

地。聲啾啾然而滅。視之乃店夥也。俄主人亦來。甲乙責其明知有鬼。而留客宿。怒欲訟之。主人曰。此室舊有鬼爲厲。無敢居者。空廢廿餘年矣。某近以賤值購之。拆而重新。以爲可無事矣。明見貴客年富氣盛。故敢留宿。恐有疏虞。特命夥伺門外。倘有所見。卽燃爆竹爲號。某稊自來。所以不先言者。恐客駭懼故也。不意鬼果出現。某之罪大矣。急爲客掃榻別室。更取酒款之。迨曉而去。及歸路復出此。試往探之。則自客去後。鬼竟滅跡。蓋硝磺之烈。無異雷霆。鬼不過陰霾慘厲之氣。凝聚所成。一經震爍。卽消散無餘矣。乃仍宿此室。安睡達旦而去。

鬼索茶

汴省城隍廟西穆藹堂。厝棺之所也。光緒癸未。許僊屏河帥如夫人殯於此。守卒四人。方夜話未寐。忽見一婦人出自西室。年四十餘。冠帔儼然。逕過其前。入東室去。旋聞室內有兩婦寒暄聲。一婦曰。我子婦大不孝。置我於此。便無事矣。我口渴甚。並茶亦不與我喫。殊可恨。我回家索之。一婦似相勸慰。而語低不可

悉聞。俄見婦復入西室去。遂寂。卒大駭。問之守者。厝於西室者。乃浙人薛觀察之妻也。東室則其戚陶氏婦云。天曉。薛氏果來奠茶。其從人云。其子婦夜夢。其來索茶喫。聲色甚厲云。

鬼看新婦

任城潘生娶妻甚美。合卺之夕。時已三更。賀客盡去。生闔戶已。謂妻曰。可睡矣。妻方坐窗下。以手外指示意。使勿語。濟寧故有聽房之俗。而生家固無人者。生笑謂無人。妻仍指窗外不已。生卽啟窗簾視之。果見院中頭顱攢動。約數十人。怪而叱之。不動。隨啓戶出。乃不見一人。駭而入視其妻。已倒於地。口吐白沫。扶之上牀。寒熱交作。瞪目大言曰。我等來賀喜。看新人。有何罪過。叱者何也。生知妻爲鬼附。問爾何等鬼。安所從來。鬼曰。我等俱從對門于家來。問在于家何處。曰。在其門外吹鼓樓中住。請主人從豐賞喜錢。我等卽去。蓋對門爲于次荷別駕所居。司馬爲其太夫人開弔。門外恰以蓆搭二吹鼓樓。不料鬼卽居其中也。

乃爲焚楮幣送之。鬼雖去。而新婦竟以疹疾卒。蓋鬼乘其衰氣而弄之也。

棺中人語

開封省城西北隅有孝嚴寺者。傳是宋將楊六郎爲其父業資冥福處也。寺西別一院落。列室數十椽。爲厝棺之所。白晝陰森。入者毛戴。先母樊太夫人殯於寺之後堂。予兄弟居此寺者三月餘。幸無所覩。惟梟鳥甚多。夜輒聞其鳴嘯聲。致可怖。小僕長慶性頑劣。一夜偕其侶尋聲往捕梟。入於厝棺之室。伏於椽。必登樞上。始能擢之。其侶懼而止。長慶毅然登之。足方及樞。突聞棺中大聲呼曰。長慶踏壞我室。我行告汝主人。痛扶汝。長慶驚踣。其侶挾之逸歸。病數日始已。

走屍爲電氣所成

祥符候補通判某。病死未殮。值大雷雨。每電光一閃。屍爲一動。守屍者大駭。以爲走屍也。急以棍扼之。屍猶躍動不止。至雨霽乃已。光緒癸未七月。暴風怒雷。天津城東有華翁者。陳屍待殯。霹靂一聲。屍忽挺立。家人急掩其門。門未及掩。

而屍已追及。幸爲扉隔。未遽出。抱扉而僵。至曉天晴。衆視屍。尙倚門立。右手四指。插入木中。深沒其甲。衆人力挽始出。津人李慶辰紀其事。謂雷能辟邪。此反因雷致變。爲不可解。竊謂屍變非由雷震。乃因感電故也。西人因見死蛙顫動。而悟電理。謂凡生物。皆有電。而貓之電爲尤多。試於暗處拂拭其毛。則有火星爆出。且電有陰陽兩種。互相翕合。如磁引針。電線因之而作。余因悟人新死者。陽電已去。陰電尙存。苟觸陽電。卽能躍動。甚者起立逐人而行。實則非逐人也。爲人陽電所吸。故逐耳。或爲帚所掃而倒。亦非畏帚也。兩電爲帚所隔。故倒耳。故俗傳屍身最忌貓犬跳躍其上。守屍者亦忌以足向屍而臥。謂能致屍變。不知皆是故也。西人防電之法甚密。從無走屍之事。遂闕而不論。我國雖屢見其事。迄無能言其理者。袁氏新齊諧記南昌士人屍變一則。論曰。人之魂善而魄惡。人之魂靈而魄愚。其始來也。一靈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旣去也。心事已畢。魂一散而魄滯。魂在則其人也。魂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屍走影。皆魄爲之。惟有一

道之人。爲能制魄。紀文達筆記。記屍變事。引其說。以爲鑿鑿有精理。而又疑其有他故。時電學猶未發明。故云爾。使聞吾說。必釋然矣。

近見時事報記某家雨夜走屍事。云不解其理。亦感濕電故耳。

生人受祭

洪惺遽大令。幼時夢至一寺。浮圖高矗。殿閣莊嚴。寺後土山迤邐。竹樹翳然。登眺久之。西達一院落。正室三楹。檐前懸紗燈四盞。已黯敝。中堂几筵。肆設肴饌。甚豐。洪正覺腹饑。卽據上坐。恣意大嚼。恍惚似抱一嬰兒者。啖畢而寤。腹爲之果。自五六歲至二十餘。每屆令節。及清明中元。必一夢焉。歷歷不爽。同治癸酉。應京兆試。同人邀飲於西山某寺。經過塔院。恍如舊遊。俄憶夢中所至。卽此寺也。乃問寺僧曰。後有土山。山之西有一院落否。僧曰。有之。洪曰。檐前紗燈尙存乎。僧以爲洪曾來也。同人知其初次入都。異而詰之。洪乃具言所夢。尋至其處。果如所言。几筵尙設。後停一棺。視其前和。題曰陶安人之柩。僧云。是城內陶姓。

之婦。年二十四。以產難卒。停此三十餘年矣。衆譁謂洪乃陶之後身。洪亦愴然。自謂事機已泄。當不復夢。既歸。夢復如前。又五年。至光緒戊寅八月二十日。又夢至其處。飲啖甫畢。忽烈火燒身。撲之不滅。雖不覺痛苦。而熱不可耐。大呼而醒。異之。遂從此不復夢。又二年。引見入都。特如寺訪之。寺僧云。陶氏漸貧。無力還柩。乃火之。而攜其骨歸。叩其年月。卽洪夢火焚之日也。

芻靈夜語

余友查蔭堦太守。其母夫人病劇時。紙紮輿馬人役十餘事。置之空屋。更夫劉四夜行至此。忽聞屋中人語甚驩。有云。已傳伺候。而我帽不見。誰藏去。速畀我。勿作劇也。劉四知是芻靈共語。叱之寂然。俄聞上房哭聲大作。知太夫人卒矣。及取芻靈焚之。果有一役。帽墜於地。

銀化小兒重六百七十二兩

濟寧孫文恪家佃人李七。偕其妻夏夜守瓜圃。夜深人靜。忽見月下有一小兒。

相撲爲戲。一衣黃。一衣白。村中固無是兒。其妻謂之曰。二兒大可異。得非金銀所化者乎。捉而驗之。試看何如。明夜李伏暗陬伺之。二兒果來嬉戲如前。俄而兩相糾結。李大呼躍出並擒之。而黃衣兒猛甚。力掙脫去。李抱白衣兒。與其妻急追之。不復見矣。白衣兒在其妻懷。踴躍大啼。較常兒重甚。急抱歸。至燈下觀之。兒驟縮。纔一尺餘。合目而僵。果銀人也。投之於沸湯。猶聞啾啾作聲云。明日權之重六百七十二兩。文恪聞之。以銀易歸。余客任城時。曾親見之。眉目秀媚似刻畫。衣闊領有緣。襖襦露陰如僵蠶。精緻細膩。非塑工銀匠所能到也。惜當時已斷其手足。蓋恐其再化去也。後七屢伺黃衣兒。終無所覩。自謂黃衣者必金人。到手復失。終身以爲恨云。

尙方伯目能視鬼

余友尙惠臣方伯。目能視鬼。習見亦不爲異。在河工時。余偕之至水繪軒司馬家。司馬引至一小室。戲問尙曰。試看此室有鬼否。尙曰。有。已見之矣。其人坐於

東隅年六十餘。着青布馬褂。灰布袍。面容愁慘。見君若素識者。水曰。噫。余之友白文川也。上月自通州來訪余。歿於是室。其病時所着正如是云。方伯云。生平所見鬼。略如人。無甚殊特者。凡鬼多從壁間出入。略無阻隔。若正晝由大門入人家。其家必不祥。曾見一鬼入謝師會家。以語余。未幾。謝果死。又云。鬼多上身清晰。下半模糊。不見其足。惟一次最慘。一最可怖云。其妹死。殯於西室。夜隨其母夫人往哭。正見其妹立於棺側。聞其母哭。搯心疾首。悽慘殆不可狀。尙不忍觀。乃勸其母歸。其妹自後牽母衣。似戀戀不忍舍云。又與邵姓宿河間。一逆旅。邵已睡熟。已猶未寐。忽見一丈夫。逡巡自暗隙出。肥而短髭。髮辮盤於額上。袒胸赤足。面插一刀。血跡模糊。狀甚愁慘。聞方伯微嗽。卽遁去。俄復出。至邵臥側。邵卽夢覺。方伯故嗽。卽又遁去。一夜數出。迨曉始不見。問之。邵但覺睡後陰冷。不可耐。蓋是冤魂幽鬱此室。爲生人陽氣所灼。不能安其居也。方伯以行期促。不能一訪其人。爲雪其冤。恆以爲恨云。

陰間當差亦須奏調

宛平查撫庭。湖州陳笠亭。漢軍蔣閏生。皆先公舊屬也。公捐館後三年。查罷官。後客居任城。陳守澤州。光緒壬辰十月某日。查夢陳來謁。朝衣朝冠。而不戴花翎。異而問之。曰。花翎戴之不便。已置身旁矣。吾此來因李老帥奏調差遣。與君同差。故相約謝委耳。查曰。吾久居鬱鬱。亦欲出山。且在河帥處當差。尤所心願。但家事紛繁。都未料理。須俟吾弟明正自汴來。始能去耳。陳似不可。已而曰。老帥處需材甚急。君去不容太緩。現在我後任蔣閏生。亦老帥舊人。且約伊去代君數月亦可。君須作速料理。勿久延也。言畢而去。醒而異之。方欲作書致陳。而陳之訃至。署其任者果蔣君。知非佳讖。俄聞蔣甫視事亦死。查大駭。以書抵余。述其事而憂之。時已嘉平。固無病也。至癸巳元日。其弟自汴往視。見面數語後。忽云頭眩。遽卒。始悟陳言花翎戴之不便。已置身旁者。謂大殮也。惜未言何以奏調。並辦何事耳。

湯文端公丙舍鬼

蕭山湯伯述觀察。十一而孤。葬父時。隨其母宿於乃祖文端公丙舍。夜半睡醒。見一婦人。年約三十許。髻髮如蓬。面黃瘦。以手牽帳。探半身。向其面審視不已。湯初不以爲鬼。以其狀可怖。伏母懷不敢動。亦不敢聲。良久始出戶去。時殘燈猶燼。所著灰布衣。青布裙。歷歷可見。乃呼其母告之。既見外戶未啓。始知其非人也。

姚家花園怪

武昌姚氏園。有亭臺花石之勝。以事沒於官。黃鮮庵學士爲兩湖書院山長時。借居於此。正室三楹。與其子兩頭居。一夜。學士夫婦方坐語。聞子室內若有玻璃數十塊碎於地者。琮瑋可聽。良久乃已。俄其子自內出。問之。殊無所聞。又其女月夜見一人。舉體如炭。惟兩眼粉白。睛突出如嵌雞卵。向之扶服而來。女大呼。人至始渺。今以爲學務處云。

靈公神異

長白靈中堂漉薨後。方首七誦經。公子忽仆於地。扶起。正坐大言曰。我回來了。速請趙老爺來。趙老爺者。工部主事趙亮熙。公得意門生。其家託辦喪事者也。適陪客坐。急趨而入。公子舉手爲禮。旋呼茶讓坐。瞪目言曰。我去甫七日。家中已鬧得不成事了。卽如喪事。奴輩某於某事賺錢若干。某某合分錢若干。我俱知之。若非老弟諸事費心。不避嫌怨。更不知鬧到何等光景。我感激無地。故來道謝。以後更求遇事招呼。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老弟古道照人。必不虛我所囑也。趙唯唯。但請放心。又連說拜託拜託而去。公子遂閉目酣眠。問其所言。恰不記憶。但覺涼氣襲人。便不省人事。云。當時觀者如堵。凡識中堂者。皆云其聲音動作。無不宛肖生前。亦可異也。記新五代史記李某死後作語。與此相類。時人嘲之。謂生不能言。死後作語。乃知奇事亦無獨有偶如此。

唐令顯魂

河南偃師令唐子培病劇時。家人環伺。氣甫絕。忽見牀後立一矮人。約二尺許。面目與唐無毫髮異。但兩目赤如丹砂。向人灼灼瞪視不已。良久始滅。蓋唐之魂也。惟目赤可異耳。

黑管

錦州南小街於同治壬申七月夜間。忽見黑氣一條。橫亘東西。其氣腥臭。聞者輒病。一夜有木工六人。醉後至此。各持斧鑿。高聲大呼。衝之而過。黑氣陡落。化爲污泥。六人俱陷泥中。力拔始出。歸家細視。凡泥汗處。黑入肌膚。洗濯不去。明日。臭滿一城。瘟疫大作。其泥厚二尺餘。廣幾尋丈。有司命以糞車棄之郊外。數日始盡。此亦黑管之類也。

虎倂

山居夜半聞人呼名。勿敢磨。勿敢起。此虎倂也。人爲虎食。魂爲服役。圜人以餒虎。謂之倂。隨園記新安程氏童事。奇已。吾所聞者。尤莫奇於吳髻之事。吳髻者。

河北濟源縣人。少有神勇。嘗竊某家鐵三百斤負之。一夜行二百里。質明逾河。售於某肆。某訟之。髻自投縣曰。有能負重夜行二百里者乎。吾自有鐵。售於祥符某肆。其時日可覆按也。官牒祥符詢某肆。果如所言。乃責某誣控而釋髻。一日入嵩山。薄暮迷塗。入一古寺。四無居鄰。久罕人跡。殿上厝棺五。有兩棺相並列者。髻卽展襖於上而臥。三更睡醒。聞殿外有兩人共語。一人曰。昏時有一人入此。曾見之乎。一人曰。此人方睡我屋上。爲所熏灼不可耐。故避於此耳。一人曰。勿高聲爲所聞。君善守之。我導山君來。髻知與棺中人語者佞。所謂山君者。虎也。顧無所逃免。卽移臥於地。袖匕首假寐以待。俄聞寺外大風獵獵。草木有聲。時殿檐傾頽。月光穿漏。見一黑矮人導虎而入。初視棺上無人。意似惶急。繼見髻臥於地。喜而踴躍。虎俯而嗅其足。髻不爲動。漸至胸。猶堅忍不動。俄至其鼻。髻大呼。以匕首力搯虎喉。虎負痛狂吼躍去。矮人驚仆。髻躍起捉之。止亂髮一團耳。黏濕而腥。乃敲火燒於所臥棺側。曰。敢有助虎爲虐者。視此。仍臥其上。

至達旦始行。覓村人語。昨事共循寺外血跡。覓之得死虎於五里外。太室闕下。大如牛。四圍草樹盡拔。所臥處抓地成坎。深三尺餘。自擊傷頸裂。見骨七首。陷入柄堅。不可拔。云吾友黃坦園親見。吳髻言之如此。髻云。虎食生。不食死。初見髻臥。以爲死者。故嗅之也。

蝦蟆含冰

李提督永芳隨張勤果公西征時。大風迷路。誤入關展。彌望沙磧。七日無水。時方盛暑。人馬將渴死。初飲馬溺。繼榨馬糞汁飲之。死者日百餘人。久之至一山。石谷間伏蝦蟆。數以千萬。大如覆盆。色如鋪翠。遍身礫砢。口各含一冰塊。大如拳。見人不驚。軍士取其冰嚼之。賴以存濟。尋至大營。勤果命畫圖祀之。

鬼餒頭

河南捻匪亂時。歸德馬收集之役。勤果戰敗。失其大軍。惟姚春蘧太守隨之。夜走失道。至一破屋。火燒其半。乃解馬羈。憩息其中。勤果甫臥。即斫。太守展轉不

能成寐。忽見敗几上列一人頭。鬚髮蓬鬆。面容愁慘。方愕眙間。屢出不止。俄頃千百累堆成塔。直接屋梁。老少男女。各種皆具。目光睽睽作怒容。瞪視不已。太守大懼而呼。勤果驚寤。始徐徐以漸而滅。勤果曰。此名鬼饅頭。凡兵燹所過。恆有之。不足異也。

蜈蚣

李愨子者。以勇不畏死得名。隸嵩武軍。駐於野寺。夏夜步月殿庭。忽見殿額大雄寶殿大字上多一橫畫。李粗知字義。笑曰。向只有大雄寶殿。此獨書天雄寶殿何耶。方注目視之。其橫畫乃蠕蠕而動。迫視之。乃一蜈蚣橫亘其上。急彎弧射之。中其頭。火光四射如星。物爲箭釘於扁上。不能去。但羣脚颯颯掣攪而已。明日視之。長約尺餘。腳猶顫動。數日始僵。

魍魎

光緒丁酉。予承乏天津籌振局。一日薄暮。乘輿歸寓。行至東門馬道下。見一大

鬼。高與城齊。着繡花袍。烏靴科頭。面若方。相向予鞠躬而沒。輿夫見者二人。此魍魎類也。或曰。守城之神也。今城已拆去。不知神歸何處。奇矣。

王坦

鈕麗生兄弟。自河南送其封翁之柩。歸葬濟南。泛舟於河。舟中無事。共爲扶乩之戲。沙盤甫設。卽大書曰。我來矣。問爲誰。曰。我名王坦。字堦平。濟南人。向在歸德教書。七月病死。我家猶未知也。二公皆貴人。故附舟以來。奉託爲我家送一信。令接我柩。誓當結草以報。問在舟居何處。曾見我父否。又書曰。尊公已先赴濟南。我在柩前雞籠中住。稍停又書曰。我家在城南剪子巷。西向第三門是也。千萬勿忘。千萬拜託。又將勿忘兩字。加圈而去。麗生兄弟到濟南剪子巷第三門訪之。果王姓所居。不便斥言。乃託言其主人在歸德病重。令往省視。後聞其家以其柩歸。果死於七月云。

肉芝

光緒壬午。祥符令徐君桐村。督工修明遠樓。得一物如小兒手。僵而不腐。或曰肉芝也。服之成仙。按肉芝見神仙感遇傳。誠如兒手。但傳云其色紅潤。此則黑色而枯。似非其類。然亦奇矣。

爲鬼批頰

舊僕許元寓居南陽。一夜偕友人作狎邪游。元在後行。覺更有一人踵其後。行速亦速。遲亦遲。叱問誰何。不答。甫一回首。突見一巨掌力批其頰。其聲魄然。友亦聞之。乃挾之急趨。至一娼家。敲門而入。視其頰。赤色墳起。夜半叫號而死。

開封府城隍報事靈童爲鄒四爺

老僕劉喜。祥符人。病癥症年餘矣。神識固未昏也。一夜戒其妻臥於別榻。曰。夜間倘聞我與人談笑。但寐勿叱。慎勿驚詫。誤乃公大事也。其妻頷之。睡至四更。被其夫大笑驚醒。朦朧間忘其所戒。遽起問之。甫至榻前。覺有一人推之仆地。其兒婦宿於西室。聞其姑驚詫聲。疑翁有變。急趨而來。行至堂前。亦覺與一人

相撞而倒。喜在牀上歎曰。不聽我言。果爲推仆。幸我事已說妥。否則不誤事乎。適來者非他。城隍之管家鄒四爺。俗呼爲報事靈童者也。蒙他好意。引進我。爲神司雜務。約今晚議定。不久卽往當差矣。隨呼其子曰。明日晨起。可到廟爲我拜同事。凡立像若鬼判等。俱燒香一炷。不可遺漏一處一人。坐像却萬不可燒香。要緊要緊。子如所命。燒香未歸。喜椎牀罵曰。我再三囑咐。不令遺一處。漏一人。可恨逆子不聽吾言。仍將管馬號的遺漏了。俄其子歸復命。喜怒曰。香俱燒到了麼。子曰。然。喜曰。既然燒到。何以馬夫仍來作鬧。說我瞧不起他。廟門外二馬童香曾燒乎。子默然。蓋其子燒香。從廟門內起。馬童在門外。果遺漏未燒也。急往補香。始已。喜又曰。爾等待我多日。太辛苦了。可速紮童男女來。令其伺候我可也。其家見其靈異。卽爲紮轎馬及芻靈數事。置空室中。喜已知之。怒曰。我如何敢坐四轎。你們豈非居心看我笑話乎。速換驟車來。視所紮者。果是四轎。卽爲易之。喜旋向空自語曰。你們都來了麼。好好伺候我。都有賞的。蓋所見者。

卽芻靈也。隨命名男名某。女名某。命其子以片紙粘之於背。自是不飲不食。亦不呼家人。果若有人爲之服役者。如此者。又十日始死。

黃鶴樓爲歸德火神所燒

二把手小車。卽古之鹿車也。一日。歸德府某小車行。有一叟來。雇車赴武昌。說定價銀八兩。酒賞一千。車夫劉三御之而行。至武昌寓小店中。叟謂劉曰。黃鶴樓爲天下勝境。盍往觀乎。劉欣然隨往。偕叟登樓眺望。久之。旣下。叟袖中出一尺。量其基址圍徑。記於小冊。懷之而返。劉訝之。戲曰。君家亦欲仿此造一樓耶。量之何爲。叟笑而不答。明日晨起。叟仍命劉御之歸。價如前。劉曰。君甫到。未辦一事。那便言旋。叟曰。吾事已了。但歸可矣。遂返。至東門內一火神廟。叟攜襪而入。囑劉候於門外。久之不出。劉自入呼而覓之。道士問其誰。劉以叟告。道士笑曰。廟只我與小徒二人。何言叟耶。劉不信。徧搜無跡。俄至大殿。東坐一象。白鬚紅頰。儼然叟也。知爲神。焚香肅拜。方插香於爐。覺有物視之。銀八兩。錢一千。

蓋卽歸途車價及酒賞也。乃爲道士言其神異。未幾聞黃鶴樓火。問其時。卽叟言旋之夕也。於是闕傳樓爲歸德火神所燒。時江夏李小軒方伯方守是郡。聞其事往謁。笑謂神曰。吾爲守於此。忝在同寅。神却焚吾故鄉勝跡。何不稍顧寅誼邪。神覲覲而不能答。

風吹飯甑

桐城方宗屏大令云。康熙某年。其邑大風晝晦。忽有一物落於姚姬傳先生家。聲隆隆然。久之始絕。視之。乃一飯甑。飯已半熟。熱可炙手。上有鐵斧一柄。問之遠近。均無失此物者。知所從來遠矣。乃藏於姚氏宗祠。大令曾親見之。按此事已載惜抱軒文集。並記其年月。俟檢。

鬼以人氣爲滋養品

邵小村中丞爲京卿時。老僕徐某。患疾甚劇。一日。有客謁邵。談次曰。某能見鬼。適見一鬼入君僕室。不知何作。試往訊之。卽入徐某之室。指徐叱曰。若非送京。

報老劉乎。徐在牀半跪曰。然。爾以何日死。曰。死已七日。曰。何得擾邵大人管家。笑曰。不敢言之長矣。某前苦頭痛。痛極而睡。睡醒痛止。惘惘出門。不知死也。但覺身輕如葉。足無力。時時欲倒。力行至象坊橋。見一叟偕一少年坐。仆柳下。叟見某。笑謂少年曰。此必新死者。恆弱如此。不十日神氣銷矣。某聞其言。始知已死。卽問叟曰。君輩亦鬼也。何壯健乃爾。叟曰。我得滋養法耳。某曰。旣鬼矣。有何滋養法耶。叟曰。鬼以人氣爲滋養。凡人頭上有紅氣者。富貴人也。白氣者。常人。俱不可近。惟有黃氣者。將與我輩爲鄰。隨之日嗅其氣。體自壯矣。某再拜受教去。見蚩蚩者。類皆白氣。餘氣殊鮮。一日。遇叟遨游市上。見一少婦。偃獨獨行。頭上果有黃氣尺許。某大喜。急往隨之。叟搖手止余。某疑其欲獨享也。不顧而馳。伺婦睡時。伏嗅其鼻。婦忽大嚏。某覺身如中杵。突自窗中跌出。適遇大風。便覺此身飄颺空中。旋滾不已。久之。風力漸微。援一枯樹始止。問彼鬼。已至良鄉矣。歸至城門。門神阻我。久之。一馱轎過。始匿於轎底而入。急往覓叟。責其誑。

叟曰。此婦雖不久於人世。而黃氣中隱有金光。必將以節烈死。其氣至剛。那可犯耶。吾阻汝而不聽。乃怨我何也。某乃悟。近游於送報主顧家。至此。見徐某頭上有黃氣。故近之。豈敢擾邵大人耶。客令其速去。鬼曰。某卽去。可囑邵大人速令徐某歸家。遲則不及見其親矣。隨作請安狀而去。問徐毫無所知。乃急遣之。歸家十日始死。

鬼然紙捻爲戲

老伶徐阿四言其少時。以事赴津。行至馬頭。遇雨。宿一逆旅。夜半屋漏。視上房無人。欲移居之。主人不可。強之。主人曰。必欲居此。苟有所見。勿怨我也。徐年少氣盛。立斥其妄而居之。室殊整潔。內室扃閉。乃宿外榻。嫌油燈光黯。自取洋燭爇之。方讀小說未寐。忽見內室門上了烏自脫。門呀然開。洋燭自滅。几上有所攜紙捻一束。備以吸烟者。忽自然著火。作數千百點。散舞空中。此來彼往。光若長虹。方愕眙驚視。旋化作一輪。向其面前旋轉不已。徐目眩神癡。急跪祝曰。某

年幼無識。觸犯仙居。明日卽行。幸垂憐護。祝已。火倏滅。門闔。了鳥自關。燭復自
然。徐叩頭謝。吹燈自睡。一夜無他。晨起視紙捻。束置如故。但頭上然去寸許耳。

王家營店中鬼

予友山陰姜耀庭。粵匪亂後。遊慕北來。行至清江王家營。宿一逆旅。室甚清潔。
主人款洽殷勤。焚香於鼎。馥郁滿室。乃與僕對榻而臥。時甫四月。方展襍時。蠅
蚋出於榻下。怪之。篝燈而睡。三更睡醒。覺身下奇冷。如臥冰雪。又時有奇臭。達
於鼻觀。張目視之。見一人背立榻前。以爲僕也。問之不語。突轉其面。則頭顱破
裂。血流被肩。方驚訝審視。薰鑽入榻下。急呼僕醒。共起檢察。正見一屍。縶於榻
下。血猶涔涔然也。駭不敢聲。始悟主人焚香。蓋欲亂其臭耳。未及天明。卽呼鬻
去。竟不知死者何人。

鬼役

天津李翰臣夜行於賈家大橋。見二人在前。足距地尺許。踏空而行。怪而隨之。

至一人家。自門隙而入。方驚訝間。聞室內哭聲作矣。知是鬼役。踉蹌而歸。明日訪之。乃督署與夫某所居。其母於昨夜病死。

鬼鋸桅

恩叔年大令爲黃河官渡委員時。夜宿舟中。聞船頭有人步履聲。起視無有。舟人曰。水鬼也。不足異。夜半睡醒。聞鬼語曰。此船在此可惡。可鋸其桅。便聞衆人邪許。鋸聲隆隆。俄聞桅倒觸舟。震震有聲。恩呼衆起視。桅故無恙。舟人笑曰。此亦習見。嘗聞鑿穿船底。漏水有聲。尤可懼也。

鬼冒葛長生

祥符葛秀才長生。美風姿。與其妻某氏。伉儷甚篤。葛年廿二歲。以光緒二年六月中喝死。後十日。其妻方獨坐哭之。忽見葛披黃紗袍。科頭而入。方驚喜慰問。葛遽擁之求懽。氏拒之曰。幽明路隔。相見無一語。那便爲此。葛擁之益力。正撐拒間。又一葛入。衣飾如前。大怒。叱曰。野鬼何得嬲吾婦。便批其頰。鬼頓縮小。入

地而沒。葛視婦悽愴無言。婦攬其裾。空若無物。欸然出戶去。後不復來。

鬼鳴冤頌刻破案

族兄慶好武事。技擊絕人。爲嵩武軍營官時。以急役自奉入都。夜行遇雨。遙見廬舍。臨街一窗。燈火尙明。趨往投宿。方叩門時。燈驟滅。久之。一丈夫出。云無下榻處。堅不肯納。強之。始導至一耳室宿焉。三更許。偶出便旋。忽見一人。頸拖一繩。含淚拱立。知是縊鬼。逐之。入廁邊馬草堆中而滅。返室取刀撥之。見人足焉。祕之。明日將行。突禽丈夫。抽刀加頸叱曰。殺人賊。草堆中何人也。不速供。卽殺汝以償彼命。丈夫色變。戰栗言曰。某名傅明。爲巡檢司驍卒。頃有一人來避雨。自云黃姓。自榆關來。賈於京師。不知其名。我見其囊重。知有蓄積。遂與妻乘其睡熟勒斃。而取其金。事甫畢。公至。遂置之馬草之下。不虞爲公見也。乃鳴於官。檢驗屍身。與所見無異。頸繩猶未解也。並置於法。

回煞二則

老僕徐明少時。其甥女年十七。病死。回煞日。家人皆避去。徐曰。嬰嬰少女。死何足畏。屆時伏門屏後竊瞰之。初聞室中什物悉率有聲。俄見女自戶出。一鬼隨其後。衣飾與差役無異。殊不作牛鬼形。女小步於庭。低徊悽戀。數周後。舉手過額。鬼役鼓氣吹之。女身一轉。再吹再轉。三吹卽旋轉不已。足漸離地。陰風颯起。鬼役隨之。騰空不見。時日雖已沒。庭中尙明。觀之歷歷。

崔季芳軍門弟某。與其妻伉儷甚篤。妻以瘵卒。某悽惋欲絕。回煞日。冀見其魂。乃設供於筵。竊於耳室隔窗窺之。人靜月明。殊無跡響。約及三鼓。忽見一物出靈筵上。峨冠修尾。儼然一雞。曠食供物。狼藉滿几。某潛至靈前。突入擒之。雞驚飛撲地。閣閣而歿。檢視供品。酒脯宛然。殊無啄痕。

鬼召妓

長沙妓薛滿子。色藝冠時。有邑紳王雲將者。與之暱。常來往其家。一日薄暮。薛見俊僕以彩輿來。云王命迎已。遂更衣乘輿。僕騎駿馬隨之而去。旣至。王迓於

門見之喜曰。我去數日。家人都不在念。但憶卿耳。便相攜入。但見庭中遍懸綵繡。華麗非常。薛陰念渠家不審有何事。張設乃爾。既至廳事。殊無賓客。舊日僕從。亦不復見。惟有向僕與一婢供給使。華服麗姿。目所未覩。薛私訝之。王便命設筵。咄嗟已辦。但肴饌俱冷。物殊不堪食。王使坐已傍。高座大啖。連引數觥。醺然已醉。遂攜之歸寢。被褥華美。繡綵盡歡。交頸而睡。天明睡覺。忽聞人哭泣聲。俄有婦女數輩圍之。訝曰。若非薛滿娘乎。何臥於此。自視乃裸臥棺下。不著一縷。驚起問之。始知王中惡猝斃。死已三日。昨夜值其回煞。家人避去。天曉始歸也。薛乃具述所遭。始悟庭中綵繡。乃幡幢輓幃之屬。所使者芻靈。所食者供饌耳。視其衣飾。俱在棺上。滿子竟無恙。今猶存。此光緒壬寅秋間事。

狎妓遇鬼

鬼設冷香堂事。屢見記載。人多知者。光緒戊戌。一南士偕其友數人飲於某娼家。夜半。士獨出訪所識妓。至則門庭冷落。殊無一人。至其室。則所暱者。已高臥

矣。士大喜。卽弛衣啓衾而入。甫一入抱。冷如冰雪。驚視其面。腫脹猶惡。乃一屍也。大駭而奔。至其友處。飲猶未散。怪其裸來。問所遭。士具言之。衆大譁。乃同至妓家。則絃索聲繁。客飲正劇。妓則赴他客。召未歸也。愕眙而出。至一糞廠前。其衣在焉。士亦不悟其何緣至此也。

鬼妓侑酒

京師妓女皆以行第稱。曰老一以至老九。獨不曰十。以老小代。皮條營有娼寮。曰德魁。其排一。排小者。下駟也。端陽爲債所逼。相約仰藥死。關閉數月。九月始開。一日。羣客夜飲於此。故事客飲某妓酒。則某妓謂之賣酒。凡同院之妓。俱來小立而去。謂之斟酒。時德魁止有三妓。旣而來斟酒者。乃有五人。客猶未悟。其搗母驚呼曰。此非老一老小乎。爾死久矣。何又來耶。二妓色驟變。同聲一號。燈燭盡滅。羣客驚散。有跌而破額流血者。後遂封閉不敢再開矣。

我是鬼

莊子鴻賃上海徐家匯一宅。移入之夕。三更許。皆睡矣。突聞院門室門。大聲砰然。一時俱闢。屋瓦擲地。劈拍之聲不絕。炊許始定。莊呼衆起視。門牡微拔。院中止碎瓦一片而已。莊立庭中。厲聲叱問。是人是鬼。聞有應聲出自後院云。我是。是字聲細而長。直至耳邊。始大呼曰鬼。莊驚幾仆。家人亦不敢居。坐話徹曉移去。

鬼戲

予友天門蔣則先學部。寓麻線胡同穎中會館。一日薄暮。乘車自部歸。行至巷口。忽見有人立於兩旁。互牽襟袂。纍纍相屬。有如帷幃。直至南口。不下千百。輿僕皆見之。訝不敢問。驅車穿之而過。至寓後。再出視之。已無覩矣。竟不知其何故也。

鬼妒

王建侯言其戚韓某。娶妻某氏。伉儷甚篤。未朞而死。續娶趙氏女。三朝伴娘偶

出。女方獨坐。忽見一婦啓簾而入。青帔綠裙。舉止嫺雅。貌亦不俗。近嘴角處。有一痣。紅若點脂。手一茶杯。與女笑曰。妹得毋渴乎。女以爲先後宛若也。羞與語。接茶飲之。甫半。聞人聲。婦遽持杯去。俄覺腹中痛如刀刺。更不可忍。延醫視之。云是中毒。女乃具言婦人與茶云云。家中訝無其人。旣言其狀貌服飾。宛肖某氏。知爲前室所祟。衆爲祈禱。卒無效。及夜而死。俗云。醫妒無方。死後自己。若此婦者。死猶不肯已哉。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唯 一 無 二 之 消 遣 品

清 宮 二 年 記

德 菱 女 士 原 著
冷 汰 先 貽
同 譯

此書為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公子德

菱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

慈禧太后二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

乖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遊嬉之

荒縱言之歷歷如繪。原書本為英文。經貽先冷汰二君用京

語了出。尤饒趣味。

洋 裝 一 冊
定 價 五 角

彈詞

本館近刊彈詞多種。皆取有益家庭社會。足為世道人心之鑑戒者。茲先出四種書名及內容列下。

同心扼彈詞

一册 二角

此書記清康熙時永康縣奇女子吳降雪。毀家紓難。為國捐軀事。俞曲園為作年譜。由韻珊為作傳奇。義烈清芬。流傳不朽。此書改作彈詞。一唱三嘆。尤覺悽惻動人。

哀梨記彈詞

一册 二角五分

是書記南京女子黃婉梨於洪楊之役。被賊捐軀事。情節極離奇。變幻文字亦哀感動人。叙洪楊之變。暴女子之節烈。更有聲有色。足備史乘之遺。

孝女蔡蕙彈詞

一册 二角

是書記清初泰州女子上書救父事。凡康熙之南巡。官吏之橫暴。孝女之誠感。無不描摹入細。文字亦極優美。讀之可泣可歌。

明月珠彈詞

一册 二角五分

此書記洪楊之役。河南祥符縣奇女子杜憲英與夫周韜離而復合事。中間叙夫婦之殺賊。則痛快淋漓。叙亂離之身世。則悲壯蒼涼。為彈詞中極有趣味之作。

然犀錄

然犀錄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257.2
995 = 2
3



然犀錄卷下

太常仙蝶

太常仙蝶。屢見記載。黃質黑章。狀如枯葉。翼有一孔。予凡四見。在王右軍家。山右匡鶴泉侍郎與有緣。每年必四至。光緒丁丑。予客鈕潤生姊丈濟南學使幕中。侍郎適為灤源書院山長。蝶適至。潤生欲觀之。以琉璃匣盛以來。蝶吻有蠶絲。飲之以酒。則申入杯中。飲已復蠶。一府傳觀。矜為幸事。有鄒生仲枚者。方從妓作狎飲歸。遽問蝶安在。以匣示之。乃無所覩。衆視之。蝶飛舞匣中自若也。乃歎其神。相傳高宗欲觀仙蝶。太常宣旨。以金合貯之。恭呈御覽。行至宮門。恰遇和珅。問知是蝶。啟合觀之。乃一枯葉耳。珅笑而去。及至殿上。乃翩颺上下。如舞蹈狀。上為製詩寵之。鄒非珅比。蓋與之無緣也。

耶律德光鬼吟詩



端午橋尙書不信神怪。惟自云。生平有一事。甚奇。其封翁權直隸欒城時。病亟。尙書自京馳往省視。侍疾臥榻。甫交睫。見一丈夫昂然而入。身長八尺。青袍皂靴。披髮被面。矗立榻前。曼吟一詩。聲甚悲慘。尙書驚寤。但記其首二句云。家住黃山碧海頭。也無煩惱也無憂。云不知是何祥也。按五代史云。耶律德光北旋。歿於欒城。尙書所見。倘其魂歟。

遼時古墓

天津土城劉氏。新構一宅。移居之夕。見一人幞頭圓領。徘徊月下。拈髭微吟。其言悲楚。久之。至石榴樹下而沒。旣而數夕皆然。漸審其句。乃五絕一首。詩曰。久矣吾居此。蕭蕭祇白楊。今看華屋起。轉瞬有滄桑。主人疑樹下。乃其葬處。發視之。果有朱棺在焉。大逾常製。上有鐵條三束。已鏽澀。棺前石碣。題曰左祇候郎君班詳穩蕭公正璫之墓。乃祭而遷之。自此不見。

高麗鬼

吾鄉錦縣郝氏。世族也。春生太史。新買一莊。欲構居室。方築地基。忽陷一坑。視其中。纍纍皆白骨也。觸體大倍常人。脛骨有長五六尺者。族老皆勸其勿發。太史奮然曰。我自以善價購地。詎有罪過。鬼神其奈我何。卽命人輦其骨拋之於大凌河。屋成居之。入夜輒見有白衣冠長人。往來庭院。久之。白晝亦出。漸入房闕。使術者禁之。無驗。一日。太史就寢。甫牽帳。忽見一虬鬚者。怒目坐榻上。陡向之吹氣一口。太史自覺冷入心窩。噤不能語。自此病悸而卒。家亦日落。太史少年科第。美容儀。見者皆以公輔期之。聞其死也。皆痛惜之。里人相傳唐太宗征遼東時。築京觀於此。所見者蓋高麗戰歿之鬼也。

鬼詩

宛平戴錦石。倜儻好事。同治庚午。下第後。慕西山之勝。肩襖往遊。足跡幾遍。一日至潭柘水源。欲更窮其勝。遙遙五六十里。不遇一人。薄暮迷途。奔竄荒谷。不辨東西。恍惚見一采衣女子。導之前行。喜而從之。至則老木參雲。蔽虧曦景。陰

翳黯黶。似久無人跡者。女子亦不見。西去入一廢寺。殿閣已頽。蒿藜滿院。殿上鐵鑄像設。金裝剝落。銹澀模糊。墀下有萬曆天啟二碑。半剝蝕。略辨寺名觀音院。金天會二年所修云云。迤邐而西。別一院落。意是方丈居也。窗戶半焦。板壁烟煤寸許。似曾遭焚者。北壁倚一經笥。焚夾叢殘。塵封蛛網。略無灼痕。甫一翻閱。應手而倒。觸板壁上。壁亦隨開。視之。乃一暗門。入之。黑暗無所覩。敲火照視。壁上粘祕戲圖數幅。尙完好。儿上有脂箱粉盞之屬。北壁一榻。臥一骷髏。殘骨尙存。榻上一屍未腐。雖土花半蝕。不辨面目。而髮覆其額。纖足著鳳舄。綵繡猶新。乃女子也。顧之悽愴。出至東院。蓬蒿中一棺厝焉。視其前和。題字隱約可辨。曰皇清儒士柳君瑟若之柩。戴揖曰。某迷途至此。叨在氣類。望相庇護。今夜卽伴君眠矣。遂展襪臥於柩側。颯嘯鼻鳴。淒動不能成寐。隱隱聞庭中有人吟詩聲。側耳聽之。得一絕句云。月黑星垂野寺空。棠梨蕭瑟戰西風。夜深獨聽秋蟲語。一點流螢照殯宮。戴知是鬼。卽亦不懼。久之寂然。乃酣睡。天明出寺。遇樵者

導之而歸。後又偕友訪之。古徑霾雲。不可復識。悵惘而已。

鬼謠

光緒壬寅。有滎澤士人居北邙山。恆於月下見十數小兒。連臂唱歌曰。河水流湯湯。送君上北邙。北邙何寂寥。處處搭長橋。搭橋尙自可。水來愁煞我。音節抑揚可聽。每於風清月白之夕。輒聞之。就之輒隱。又十餘年。造鐵橋於邙山。以通輪車。其言果驗。

兔妖

京西門頭溝業煤者甲乙。守歲於窯。方切肉作鱠。以食。夜半大雪。人跡盡絕。忽一白衣少婦推門而入。抱一小兒。亦以白襪裹之。婦年可二十許。貌甚姝麗。不類村姑。自云家在前村。自母家來。過此。夜深雪盛。借此小坐。待曉而行。吐詞婉媚。意態動人。兩人惑之。疑是奔女。姑許之。婦操刀代割。而手爪生疏。良久不成一瓣。時窺人不見。便抓生肉噉食。甲偶回顧見之。又見其母子目光映燈作

赤色。知其非人。竊示意於乙。乙亦見之。潛燒火鉗於爐。俟其俯首啖肉時。突以鉗力鉗其頸。婦大嗥一聲。拋子於地而逸。子化爲一兔。趨躍出戶去。明日視雪中。血跡淋漓。循之於三里外。見一兔死焉。大如羊。燔之。味殊脆美。一村飽焉。

騾怪

祥符河堤上向有騾怪。每出。頸拖一轡。近人而行。不知者一牽其轡。輒不能釋。被拖入河而死。辛卯六月。河帥臨工。下南廳辦差人某。以小車輦鋪墊燈采等物。行至第三段工次。忽見此騾款段而來。通體黃色。駿物也。某欲牽之。車人戒勿動。突抽支車木棍。力擊其首。乃大嗥逸去。車人語其故。某始悟。懼其復來。卽棄車相率匿於蘆中。俄見騾來。人立四顧。不見二人。怒齧車中物盡毀。復下堤至豆田中。蹴踏幾遍始去。

生魂

老僕宋升。久病臥榻。其同儕焦凱者。晨往問疾。遙見升負手門外。凱喜呼曰。兄

病愈邪。升掉首似無聞見。乃急趨至前。相去數武。歛然而滅。入室視之。升固猶在牀褥也。知其不祥。不敢告升。升竟不起。

生魂二則

業師劉莘農先生之子。年十八。病死將斂矣。忽張目曰。適往看新宅甚好。但西南角有一隙。下雨恐不免屋漏奈何。又人家門上皆寫壽字。我獨畫荷花何邪。言畢又死。視其棺。果有蟲蛀一孔如鍼。而前和畫蓮焉。

洪惺遽大令妻病。守之不寐。數日夕矣。薄暮。偶至書舍。倦而假寐。既寤。有單衾覆焉。以爲僕爲之也。入視其妻。睡亦甫覺。妻曰。適夢至書室。見君和衣臥。恐君受寒。欲以被覆。而被重不可舉。乃以單衾覆君而歸。洪聞之。大驚。知其生魂已出舍。必不起矣。至夜三鼓。洪方坐病榻旁。妻曰。有二人來看我。畏君不敢入。請暫出避之。洪知是鬼役來。堅坐不動。妻大怒。墮牀促之去。洪甫出。其弟在外室。見二矮人入戶去。俄而其妻氣絕。

百丈山魑

奉新許仙屏丈言其未達時。讀書於百丈山。一日方午。忽見山半有一紅雞。大約丈餘。文采可觀。方招衆視之。忽變作杉篙。植立子子而行。將至岩畔。又化作獸形。若虎豹之狀。懼其噬人。盡掩窗戶。不知又作何變怪矣。後數日。有同學宋生者。行至山中。大叫而仆。急往救歸。正見曩雞奮翼撲之云。

又言山下佃戶某。夜半遇雨。籠燈支傘而行。行至岩畔。見一大人。身高數丈。面若銅青。亦籠燈支傘而來。某方駭避。突奪其傘。擲之一里外。徐徐而去。某大驚幾斃。明日視其足跡。長六尺餘。此亦山魑之類也。

鬼爭座位

仙丈又云。其村有趙叟者。病癱瘓。飲食需人。展轉床褥者三年矣。一日薄暮。忽躍下牀榻。步履輕捷。出門而去。家人大驚。追之。及村北一叢祠中。取一神主。力擲於地而出。行十數武。忽兩手撐拒。若與人格鬥狀。罵曰。若是何雞狗。敢奪我

座位。又一人聲曰。我已奪矣。看爾如何。衆聽之。俱非叟之聲也。俄又曰。爾敢同我見許六老爺麼。一人曰。有何不敢。一人曰。去去。遂急走若飛。距仙丈家半里而仆。家人扶之。仍癱瘓不能動履矣。昇歸問之。了不自知。丈次第六。村人呼之如此。叢祠所奉。皆夏畦之鬼耳。

許家貨

錢唐橫河頭一宅。素著怪異。無敢居者。有許翁者。以賤值得之。囑其戚某。監工修葺。某以膽氣自詡。獨宿其中。夜三鼓。聞門外有小車啞啞聲。俄自門而入。累累相屬。人語嘈雜。出視之。庭中陳列車。不下數十兩。所貯皆冠頂也。紅藍白金。四種皆具。訝而問。輿夫笑曰。此皆許家所出貨也。累我等遠來相送。主人不在。誰犒一盃酒者。某室有工匠錢數十千。欲代主人先充犒貲。入室取之。既出。不見一人。始悟所見者。非人也。明日與人言而異之。自後許氏居此。簪纓不絕。至文恪公乃普兄弟五人。並入翰林。世言科名之盛者曰錢唐許。固始吳云。

蛇報冤

許西齋丈言其族兄某。夏月步於庭。見一小蛇。長才尺許。逐之。入於墼砌。而露其尾。鉗而拔之。首夾砌罅。堅不可出。力拔之。首斷。視之。猶在砌中也。抉砌覓之。無有。徧翻階石。卒不得。異之。明年夏月。某履此墼。忽大叫一聲。跌於階下。以爲偶失足也。視其脛。有一傷。黑血盈溢。俄而青腫。上及少腹。痛如火炙。延醫視之。不識何症。一園丁見之曰。此毒蛇傷也。初嚙時。急削其肉。見骨自愈。今毒已上延。恐難治矣。果腫及胸次而死。計其時。正去年斷蛇之日也。不知卽此蛇報冤。抑另是一蛇。亦奇矣。

鬼兒妹

丈又言其橫河頭宅後樓上。舊有女鬼。其縊繩尙在梁上。垂於樓門。去之則爲祟。誤觸之亦不吉。與前廳一鬼。傳爲兒妹。每夜必會於正廳屋脊上。丈曾於前廳僞睡觀之。時皓月當天。庭空如水。約及三鼓。忽見一人冉冉自內室出。月明

中如黑氣一縷直至正廳墻下徐徐上升而滅其返室不知何時。女鬼迄無見者。又其西廊第五六闌干一段。攜燈過此者。輒爲風滅。歷歷不爽。其家習見。亦不以爲異。粵匪陷杭之前。鬼忽悲嘯。前後相應。往往達旦。月餘不已。許氏知非佳朕。舉家移鄉中去。適有其戚前合肥令徐某。欲藉宅嫁女。闔室居之。事畢。皆勸速歸。徐戀西湖之勝。延不肯去。俄賊破城。直入其宅。捉徐以爲妖。欲殺之。蓋賊以官爲妖。見必殺之也。徐詭言爲許氏塾師。一賊叱曰。爾非妖。何以著鞞。徐曰。此許氏遺物。某鞋敝。偶著之耳。一賊曰。舍之。腐儒不足汙吾刃。徐自喜更生矣。一賊審視其面。謂其衆曰。此合肥縣妖徐某也。勿爲所欺。卽叱徐曰。某年月日。余在合肥。以竊案爲人所訟。爾笞我數百。今幸遇爾。尙可逃乎。徐無可辨。遂闔室遭害。惟一小僮。賊魁喜其慧黠。蓄爲義子。賊退後逸歸。徐受害。僮親見之。爲人言之如此。許氏歸宅。屍骸狼藉。徐之首猶懸梁上。乃知鬼嘯有由也。

柳樹精

黃河漁者得魚。養於別湫。除夕時皆歸。留二人以小舟守之。夜半圍爐對飲。方煮肉未熟。突見一物擁膾而入。舉體青黑。高五尺許。無頭目。以頸爲口。呼吸有聲。手生於肩。如蒲扇然。蠱立不動。張手作乞食狀。二人大驚。以肉投之。嚙之。嚙視其口。大如盎。屢投屢索。肉已垂盡。乃灌以酒。物得酒顫動。似歡踊者。一壺既罄。物亦頽然。二人觀之良久。知其無能爲者。潛織鐵權於爐。突投其口。物有聲如裂竹。踉蹌遁去。二人虞其不死。匿於堤側以伺。五更物果來。以手覆舟。復取汙泥厚塗其上。蹴踏而去。明日。二人向其夥言之。有老漁曰。去此五里許。白鱸廟側。有枯柳一椿。常出魅人。倘此妖歟。衆趨視之。柳已中空。禿無枝葉。近上有兩杈。略如昨所見物狀。乃伐而焚之。權與肉俱在其中。拂拂猶有酒氣。

木生手掌

先大夫撫豫時。祥符東太平岡古槐。忽生一杈。五指駢列。儼然人手。土人謂其能爲禍福。嘗示夢於人。求爲祠祀。於是祈禱者無虛日。自城至岡。車馬相屬。先

大夫惡之。命有司伐其樹。取手以來。視之。果有五指一掌。似手形云。

夜叉

蜀人黃章。被酒夜行。於青羊宮前。月明之下。見一婦人。裸體跣足。被髮及肩。口銜一蛇。首足皆動。黃大驚。側身避之。婦至黃前。遽抽蛇以尾鞭其背。曰。黃章敢向人言見我者。必捉爾命。言畢。徐徐而去。黃癡立不敢動。後有過者。乃送之歸。後十餘年。始敢稍稍說之。疑亦夜叉之類也。

陳冠生殿撰顯魂

京師李鐵拐斜街。舊有且園。爲士大夫觴咏之所。後有粵人某。租其地開一品香番菜館。一日。文芸閣王可莊費吧懷黃仲弢諸君。消夏聚飲於此。隔座有從窗隙竊窺者。見一冠暖冠。衣棉袍。雜坐其間。竊訝時方盛暑。此人獨著冬衣。何不畏熱。其同座諸君亦了不之異。何邪。俄諸君罷酒。傭保開車飯賬單。竟多出一人。衆責其誤。傭保曰。後來一客。清癯面微黃。終席未脫衣冠。適其僕領

飯錢隨之先去。非此座客邪。諸君大譁。謂座中並無此人。必是隔座之客。而傭保誤記也。傭保謂隔座祇一人。焉得誤記。遂言其冠禪磔冠棉袍鞋。與隔座客所見正同。於是客亦出而證之。衆大驚。謂正當炎夏。豈有著棉衣冠者邪。傭保與客始悟爲鬼無疑。細問其狀貌。與陳冠生殿撰相同。時殿撰甫死數日。與諸君皆同館至交。必其魂魄來遊戲也。自此闕傳此館有鬼。無敢來者。今同豐堂其地也。後亦無他。

李子銓太史遇鬼

臨榆李子銓太史少時。偕其友雨後納涼於北郭。薄暮以事先歸。時日雖已沒。尙可辨途。久之至一處。頓覺昏暗。頭觸壁上。痛不可當。捫之。四圍皆壁。不逾尋丈。中有一物。著手光澤。量其形式。乃一棺也。始悟身入殯宮。意當棺頭。所值當是門處。捫之果然。但門楣甚低。必偃僕始能出。竟不知何以入也。踉蹌而走。又至一處。林木鬱然。風聲謾謾。四圍皆短垣。身入其中。迷不得出。急覓來處。亦不

復識。垣高五尺餘。不可踰越。乃環之而走。林約數里。往復尋覓。迄無出路。心大
慌懼。俄見一婦抱兒。闇坐。便問牆缺安在。婦笑曰。君所立處非邪。視之。果有一
門。乃出。自疑郭門不遠。何久不至。北郭熟路。烏有是園。且此時此地。那得婦人
弄兒不去耶。疑懼交并。時已昏黑。遙見一人。矗立。直往問途。屢問不答。捫之。乃
一碑耳。字大刻深。摸索讀之。乃福州義地四字。至此頓悟。已遶北門而南。去東
門近矣。憶水關不遠。乃由之而入。到家已二鼓矣。明日偕友訪之。林園乃某家
塋地。雨後泥溼。視其足跡。環繞重疊。幾遍。近處了無居人。婦人爲鬼無疑。太史
云。其面目雖不可見。恍惚憶其衣飾。絕非土人云。

吳生奇遇

嘉興吳生。避暑於廬山瞻雲寺。三鼓未寐。聞窗外有人語聲。竊起窺之。有五叟
坐堦下。皆科頭葛衫揮扇。一白鬚叟。背微偻。面和藹可親。一高顴劍眉。有威重。
一清癯。頰微狹。若有病容。一鬢鬚眉。貌甚矇麗。一細目高顴而長頸。並神氣瀟

灑。有出塵之概。生自念深山無人。得非五老所化者乎。俄聞白鬚叟曰。生平未至廬山。不意其奇勝乃爾。當與吾鄉黃山白嶽。相爲長雄。恨不能如米老攜之袖中。作几席近玩耳。高顛者曰。先生泰山靈巖二記。獨有千古。馬第伯下。無彷彿者。中郎伯敬描畫酈亭。只形鄙瑣耳。何不再作廬山一記。浼夢樓書之。以慰山靈耶。白鬚叟笑曰。嘗謂六一集中。不乏佳作。乃獨自詡廬山高一篇。謂太白不能作。未免英雄欺人。東浦先生學杜。不染七子高腔大調之習。是真得杜骨者。倘追和六一此作。夢樓先生爲大書深刻於五老峰巔。庶不負耳。鬚眉者笑曰。董華亭書於楮帛。墨光筆勢。翩翩可玩。纔入石。便覺氣索。正坐少道耳。吾書乃與之同病。豈堪刻耶。往嘗不服國朝書家有天地人之目。天瓶功力過人。雖未免俗。要是作家。地山侍郎。枯瘠如病夫。偉人中堂。板重未脫院體。詎復成書。世人多耳食。正難與言也。如惜抱先生。人只知賞其古文詞。豈知其書乃有晉人風格耶。白鬚叟謂鬚眉者。且勿標榜。防有齒冷者。今夕風月。不減與君。

巫蕉山東昇閣時。盡一歌新曲乎。鬢鬚眉者便歌一折。清癯者吹笛。細目高顴者彈三絃和之。亮折輕圓。聞之心醉。歌已笑曰。此藏園臨川夢也。近已譜竟。授吾家四雲歌之矣。細目者曰。先生此曲。足令稗畦變色。東塘却步。玉茗堂得此替人。吾鄉生色矣。清癯者曰。曲雖小道。必有所託而後其體尊。吾曲俱爲表章吾鄉忠節而作。才子佳人。不足汗吾筆也。東塘不乏好句。而通體求一本色。雋語不可得。又苦氣躓。讀之使人鬱鬱。獨善於擇題。便不可廢耳。稗畦分刊節度。自是當家。惟意在託諷。與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同趣。故自取罪戾耳。僞爲國服未終。演者觀者。獲罪宜矣。何致罪及作者耶。衆拊掌稱善。生聽之既久。竊記其語。天將破曉。叟先起曰。聞竹君新從武夷來。明夜約在玉淵潭畔磐石上一醉。諸君能偕臨乎。衆曰諾。於是皆去。生後以告其鄉人趙悲庵。知白鬚叟爲姚惜抱先生。高顴者爲陳東浦方伯。清癯者爲蔣清容太史。鬢鬚眉者爲王夢樓太守。惟細目高顴者不知爲誰。觀其自謂與藏園同鄉。或是新城陳碩士侍郎耳。

後閱某說部。侍郎果以善三絃著名。

紫霞真人

張樵野侍郎爲山左候補同知時。與朱大令鋌交善。朱引見入都。其子在家讀書。忽見一物如貓。白毛修尾。盤旋案側。逐之不得。擲以小刀。傷其左胯而逸。自是家中屢見怪異。或擲瓦於庭。或著糞於甌。而崇其母尤甚。箱上突見青烟一縷。細如線香。啟視衣物。皆穿一孔。直達數重。臥後床幃自火。此滅彼著。一夜數起。幸不傷人。家人祈禱無靈。急促朱歸而移居他宅。朱得耗馳歸。直入舊宅。向樓罵曰。爾居我宅。彼此相安。何趁我外出。便肆擾亂。况擾及老母。眠食不安。爲人子者。情何以堪。今與爾約。能崇我者。便索我命去。否則將訟爾於天師府。不能令爾於光天化日之下。肆行無忌也。時方盛暑。裸臥樓下。詛詈不已。是夜侍郎夢一叟來謁。自稱紫霞真人。道貌岸然。衣冠甚偉。罄折言曰。某居朱君樓上。無詐無虞。相安已久。不意幼孫不知斂跡。偶入書舍。致其子刀傷左胯。受風而

死。兒輩痛之。遽肆報復。某時赴山右。聞信馳歸。已加痛飭。兒輩痛悔前非。決不再擾。今晚朱君亦自京返。裸臥樓下。詛言不休。闔家惶恐。敢請大人一爲排解。恕某教家不嚴之咎。輿已在門。便請同行。感德無旣。公領之而出。門外果有輿馬甚華。旣至朱宅。則叟已候於門左矣。朱果在樓下。披衣出迎。侍郎爲述叟言。請相和好。朱亦釋然。便請相見。叟再三謝罪。極致不安。朱初不知兒傷狐事。亦致歉仄。遂相款洽。侍郎復乘輿歸。醒而異之。晨起謁朱。朱果已返。訝公先知。公曰。昨夜已晤談良久。豈忘之耶。朱憶昨夢。彼此相符。遂移家歸。從此不復作祟矣。真人能詩詞。後屢降乩。與人唱和。每一客到座前。必有茶葉一包。有觀察某者。粗鄙無文。嘗詆諸人壽張爲幻。一日偶至乩次。亦有一包在焉。拆之。則馬糞耳。

趙顛子

山左有趙顛子者。精圓光之術。不以符咒。但觀掌文。便知朕兆。光緒戊戌己亥

間。往來燕趙。爲人言休咎。輒有奇驗。一日。忽謂其友王菀生太史曰。近觀掌中。京津一帶。瓦礫成堆。頭顱相屬於道。其將亂乎。秦中光芒萬丈。王氣甚盛。此安樂國也。如往游。必無他慮。能與我偕行乎。王斥之。戒毋妄言。顛子遂去。此己亥春間事。明年遂有拳匪之變。京津塗炭。乘輿西狩。並符所言。

嚼瓷道人

河南祥符相國寺。每年正月。設百戲於此。游人麇集。

按北宋已有相國寺中綵翻筋斗之謠。知所從來久。

突。余童時見一道人。坐廊下乞錢。得錢則貯一胡盧中。胡盧高約三寸許。口小才容一錢。道人以一握錢納之。未嘗擁塞。或以數百錢與之。亦未嘗盈溢。不食五穀蔬菜。面前堆瓷片數斗。餓則嚼之以爲糧。向人丐湯飲之而已。自正月坐此。至二月始去。計此一月內。寺中游人如織。無人見其食他物。亦無見其起而便溺者。童時以爲戲術而已。今思之。亦異人矣。

劍俠

長白玉樓齋輅。爲粵海關監督。任滿回京。賞囊累三十車。以健兒百餘護之行。至青駝寺。遇一少年。紅絹帽首。衣短後。縛袴作急裝。跨青驪。傍其輿而行。或先或後。約二十餘里。公異之。欲呼與語。少年鞭驟遽去。倏忽不見。一日將至商家林。秋暑渴甚。路旁有賣瓜者。公命驅車棚下。買瓜食之。忽見一人。衣履垢敝。狀若乞丐。而虬鬚大頰。兩目炯炯有光。徙倚案旁。若有欲瓜之色。公親擇一大瓜與之。曰。君請食此。以解煩渴。其人笑受。時家人輩方爭剖食。不與以刀。其人甫一回首。瓜已剖爲兩矣。公訝其奇。更注視之。見其口中吐出一丸。亮如霜雪。向瓜一滾。倏已分爲蓮瓣。公愈奇之。卽與爲禮。展問邦族。客曰。某登州慕容氏。名則不復記憶矣。知是異人。便邀晚同邸舍。客笑諾。公卽命後車載之。晚至商家林。視車中已無有矣。問其御者曰。客登車後。卽垂簾掩窗。若避風者。某方訝其何不畏熱。久之無聲息。以爲睡矣。啟幃視之。客已渺矣。公謂其人奇士。必不爽約。仍命逆旅主人盛治肴饌以待之。至二鼓。果悄然入室。公大喜。酌酒奉之。客

曰。某性粗疏。不耐細酌。幸勿見哂。卽命取大盜來。盜可容升。客連舉百餘盜。更拔刀切彘肩成醬。以手抓而噉之。須臾都盡。便以衣揩手上油訖。遽命撤具。屏人言曰。公視僕爲何如人。公曰。某肉眼固不識。君其俠而仙者乎。客笑曰。仙吾何敢當。某實劍客也。隨公久矣。本欲害公而取其財。見公眞長者。竊不忍。然更有狙伺公者。特來相護。公見彼帕首少年乎。彼亦精劍術而不解般運法。極其數所攜不能逾二千金。彼涎公多財。而無術盡取。故遲疑未決。然今夜必來。以飛劍取公首。某適避去。特以夜來。防爲彼所見耳。公大駭。欲呼健兒起禦之。客哂曰。凡精劍術者。來如掣電。去若飄風。雖千萬人無所用之。何健兒之能禦。公但安寢。某在此。保無事也。旋於牀下伴公臥。公惕息而眠。展轉不能成寐。視其人已甦。而口鼻間時有白氣出入。旋繞榻前。將至四鼓。忽聞窗上魄然有聲。一物穿窗而入。長約尺許。其赤如火。若有頭目。儼似一蛇。直向臥榻。急如流星。公方欲呼客。突見白氣亦化蛇形。盤繞赤蛇。飛舞揮霍。滿室光明。久之。赤色漸微。

白氣愈亮。俄又聞魄然一聲。赤物復穿窗而出。客亦醒。遽起賀曰。彼已敗去。可勿慮矣。言甫畢。聞窗外有人言曰。我用術鹵莽。幾殺同道。公受術何人。願得一見。卽推門而入。視之。卽帕首少年也。見公一揖。回首見客。驚曰。慕容先生在此耶。卽謂公曰。公何修得先生相助。久聞吾師述先生狀貌。及劍術之奇。屬相見必求授以要道。今遇於此。某之幸也。敢乞明教。客笑曰。足下非袁師弟子鞠古郎乎。玉公賞財。由釐稅平餘來。此得之朝廷。不取之民。所謂盜臣。非聚斂臣也。且其人長者。故不忍加害。而與足下戲。今事已了。吾將去矣。足下亦宜速返。少年固請一觀其技。客曰。久不作少年狡獪。足下旣必欲觀之。何敢匿醜。便請先施。某奉陪。博玉公一噓何如。少年大喜。共至廣庭。時星月皎潔。百步見人。邸客盡眠。萬籟俱寂。少年立庭中。自擘腦後。探一赤丸。托在掌中。跳躍不止。倏飛至半天。化爲一劍。俄一化爲兩。二化爲三。轉瞬共爲七劍。赤色如火。光芒耀目。乍上乍下。飛舞滿庭。公目眙神眩。失聲叫絕。忽見少年略一舉手。七劍俱繞公身。

蜿蜒騰蹕。有似盤蛇。公大懼。長跪乞命。客旁睨曰。技至此。良不易。老夫無能爲也。卽一噓氣。化爲白虹。粗若車輪。照耀廣庭。盡成雪色。回視赤色。都爲所掩。無復光芒。少年變色欲去。客曰。戲未畢。那便言去。亦略一舉首。車輪爆裂。化爲短劍。更不知幾千萬萬。飛騰飄瞥。旋至九天。與月光相接。倏忽至地。化成白氣一團。圍繞客與少年。不復可見。惟距公咫尺。略不相及。但覺冷氣森森。逼人毛髮。俄聞客呼曰。吾劍一出。不殺生物。不得收回。奈何。少年悚懼。請以驟代。客大笑曰。無恐無恐。吾見圈中有豕。可以豕代也。公亦變色。請勿再作。客曰止。倏見白光一道。還入口中。少年癡如木雞。已面無人色矣。客攜少年手而入。公視之。其紅絹帕首已失。謂是舞劍時偶然遺落。欲呼從人覓之。客但乾笑。少年愈慚。客謂公曰。闌中有斬豕。便請烹之。共謀一醉何如。公遣僕視之。闌中三豕俱斷其首。便以值付主人。命付鼎鑊。客舉酒屬少年曰。請以此爲足下壓驚。幸大嚼。勿悒悒也。客遂上坐大啖。俟盡其二。少年慚悚不食。時已加辰。遂攜少年出曰。

訪齋師去。更謂公曰。請良食自愛。異日更相見也。公走送之。倏忽不見。少年之驟亦渺矣。去後。見庭中有紅絲縷。斷皆以寸。更無少參差。初不解爲何物。繼悟乃少年帕首之紅絹。始悟其慚惡有由也。公常以一日見二劍俠誇人。云事雖可駭。亦可喜也。

勞山碧毛人爲苻堅小將

萊陽宋子業。年二十許。荒於酒色。患瘵疾。攜僕養疴於勞山上清宮。自秋逾冬。日益沉痼。乃命人舁之。期遊遍羣峰。盡窮其勝。一日。入山後百餘里。樵采徑絕。古無人蹤。兩山中斷。一澗橫阻。雖闢止三丈。而深不可測。望之凜凜。遙望彼山。花木繁植。不類玄冬。宋知是異境。必欲過之。遂沿峽深入。崎嶇十餘里。有古木倒閣澗上。儼成一梁。圍徑尺許。瀑水冲激。半就朽蝕。宋大喜。卽謝輿僕。欲緣之以行。輿僕苦相諫阻。宋奮然曰。若輩皆生人。故畏死耳。我已在死數者。復何所畏。倫再阻我。卽投澗死矣。衆乃不敢復言。宋竟匍匐過之。幸得無恙。勉行數里。

覺氣候暄暖。有似初春。異樹奇花。芳氣酷烈。聞之神觀灑然。又二里許。憊甚。憩古松下。聞若有老人咳者。細聽之。聲出地中。方以爲異。忽見一物翔集松間。遍身碧毛。披拂尺許。而面目如人。大駭欲起。物作人言曰。爾獵者乎。幸勿射我。我亦人也。宋以遊人告之。物遽飛下。曰。我名賀顛。關中人。爲苻堅小將。八公山之敗。遁逃至此。幸遇吾師。餌以藥草。得不死。自居於此。未遇一人。何幸乃遇足下。請問并天下者果苻氏乎。今爲苻王幾世孫矣。宋略涉史傳。爲言東晉已隔千年。今爲大清同治云云。賀爲懽然。傾談久之。賀曰。君來久。得勿飢乎。請少待。吾爲君覓食去。語已飛去。俄持一桃來。大如盤。宋噉之。美逾常桃。盡之而飽。卽懷其核。賀曰。觀君神色。似有疾者。果何所苦耶。宋便言所患。賀曰。請至敝居。當覓良藥。爲君療之。隨負宋翱翔海上。俄至一島。導入石室中。几榻皆石爲之。曰。請但安坐。指半里外一石巖曰。此吾師所居。慎勿往。兩俱不利也。遂挾一石白而去。宋久候不至。出門散步。見巖石磊磊。晶瑩燦爛。五色相宣。盡寶石也。惜大如

栲栳小如斗杵。類不可懷挾。思覓一碎石懷之。且覓且行。得如拳如栗者數十枚。不覺已至石巖下。方低首覓石。忽聞巖下洞中有龍吟虎嘯之聲。頓憶所戒。悚然而返。至則賀已先歸。怨宋曰。戒君勿往。何竟不聽。巖下有所見乎。宋以所聞告之。賀曰。好好。幸值吾師方睡。否則奈何。見宋袖寶石。嗤曰。君至此。貪心猶未祛乎。此島爲寶石所成。有物守之。不許外出。君不擲去。將不得歸矣。宋懼。盡棄去。賀取石白授之。中貯白汁升許。膩如牛乳。令飲之。曰。此石液也。盡此病可愈。幸君歸速。再遲則凝爲寶石。不可飲矣。飲之。清甘醇美。肺腑生涼。飲既盡。頓覺舉體輕健。如無病者。大喜。叩謝。賀曰。君病旣愈。可速歸。此處不可久留。防爲吾師見也。遂負之返。仍置之古松之下。宋便問老人咳者何耶。賀曰。吾來此山時。卽有之。吾師命吾每日於子午辰未四時守之。吾亦不知中爲何物也。此時日已加申。吾師睡將覺。子歸。吾亦去矣。明年端陽。望君再來。當拱候也。語畢飛去。宋亦自歸。至枯樹邊。見家人方縛竹木爲架。欲來尋覓。宋飛步過梁。更不懼。

怯。蓋已身輕若燕矣。衆見宋至。且驚且喜。視其肌膚。充悅略無病容。大異之。宋乃詳述所遇。並出桃核示之。核大如鉢。人間無此種也。袖底尙餘寶石一枚。小如指頂。色瑩碧。攜歸示人。雖老賈胡無能名者。宋自此日健。能數日不食。日行三百里。明年端陽。欲赴其約。家人力阻之。不得去。時以爲恨云。其族人祝三宮保。曾見其石。謂雖祖母緣。無其光華也。今與桃核並藏其家。或曰。古松下老人咳者。必茯苓之精也。

祁子壽遇青主先生

壽陽祁子壽。少有羸疾。百計治之不愈。一日。赴澤州就醫。於逆旅中見一書生。輦一小車。右坐一叟。左挂酒瓢。載書數卷。祁見叟風骨不凡。知爲高士。便致禮敬。延之上座。叟自言公姓。字之佗。太原人。書生乃其子也。言次。叟曰。君孝友篤行。良可欽挹。奈何身有隱疾。不求治療耶。祁便言所苦。屢治不瘥。叟曰。與君有緣。合效薄技。便探囊出金丸三粒。以水研之。香滿一室。便令祁飲其水。仍納丸

囊中未稍損也。祁飲水訖。頓覺精神健。王宿疾盡祛。大喜過望。再拜以謝。叟曰。君知眉壽之義乎。眉於五官爲無用。然眉間黃氣則遷官。眉有長毫則主壽。前爲吾兒命名。卽取此義。君病雖愈。而壽止六十。吾當爲君益之。遂命其子以筆蘸墨。爲畫三毫於眉上。左畫二。右畫一。畫已。戒勿洗去。候其自落。他日三毫果茁。君壽可至九十矣。祁方欲以酒款之。叟遽命車去。追之已渺。知爲遇仙矣。祁後如太原訪之。始知傳青主先生。一號公之佗。其子名眉字壽毛云。祁五十歲時。眉上果生三毫。今年七十八。尙如四十許云。

離魂

尙慧丞方伯官德州糧道時。值庚子拳匪之亂。其父母俱在京師。命其弟奉以來署。時京津一帶。匪勢甚熾。道途爲梗。欲去恐遇賊。不去又恐被陷。其弟日夕焦思。寢食俱廢。一日。將上燈時。自書舍返私室。過一狹巷。見一人對面而來。旣近視之。鬚眉面貌。與己正同。無毫髮異。儼然己之化身也。大駭。不能動履。相對

癡立良久。俄有人自後來。始不見。尙每與人言而異之。此特其焦思不寐。陰不潛陽。故精魂飛越。偶一見之耳。無關休咎。若從此日日見之。則應責爲神經病矣。紀文達記離魂事數則。多由旁人見之。惟太平廣記引廣異記柳少遊事云。有客持縑詣之。請作卦。家人持水至。見兩少遊。不知誰者是客。少遊指神爲客。令持與客。客乃辭去。出門遂滅。俄聞空中有聲甚哀。問少遊君識此人否。具言前事。少遊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縑。乃一紙縑耳。嘆曰。神捨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觀其敘述。當別有邪崇憑之。廣記神魂門凡十三條。多不可信。倩女事尤支離。文達已駁之矣。

兩頭蛇

兩頭蛇有兩種。兩頭並生者。謂之枳首蛇。長祇七寸。蒙古營盤蘑菇。大者盈尺。其下多藏此蛇。毒甚烈。嚙人後。其腹卽自裂而死。所嚙者亦腸斷死矣。采蘑菇者。必騎駿足。操利鑿以往。剗已卽鞭馬反奔。不得回顧。蛇跳躍追逐。其急如風。

然至遠不過七十丈。或十七丈七丈而止。明日再往取蘑菇。則蛇已去矣。若偶一返顧。爲蛇所見。則追逐愈急。更無休止。許仙屏丈言在百丈山居。見一蛇。長二尺許。首尾各有一頭。盤旋於地。良久不去。細視之。頭南向者欲南。而頭北者欲北。互相牽曳。甫爲力大一頭牽。率行一二尺。俄又曳回。爭持許久。不離故處。館童視其無能。爲斷其一首。反能速去。懼其逸也。並斷其兩首而死。丈戲曰。兩頭已不可。况兩心乎。夫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今一蛇而貳其心。宜其及矣。蛇也。猶不可貳心如此者。

蝮虎怪

靜海岳桐池避暑滿城抱陽山。一夜三鼓。方誦金剛經未寐。忽來一小兒。高與案齊。徙倚不去。岳謂是村中小兒。未措意也。課誦欲畢。怪兒久不去。偶一回顧。見兒口生頭頂。不見面目。知是怪物。拍案叱之。兒乃轉身。眼生於背。炯炯可畏。驚視之。乃一壁虎也。人立而行。尾拖於地尺許。徐徐出戶去。其後夜課必呼人

伴之。竟不復來。

大面

嫂氏鄒夫人云。其家有病者。每聞庭中夜若有鴨鳴聲。雖小病必死。歷歷不爽。其父病中又聞之。果不起。七日方延縑徒作功德。夜二鼓。偶回已室。聞院中犬吠甚急。若有所見者。疑有盜竊。褰窗帷窺之。突見一面白如霜雪。塞滿一窗。兩目睽睽。向己而視。急呼僕婦視之。無覩矣。

髮蠱

閩縣武生某。虎而冠者也。劣跡多端。中州沈公源深爲福建學政。鑿諸獄。一日。乘輿拜客。道旁有一老嫗。徘徊不去。疑其有所陳訴。方欲遣役問之。嫗遽近前。投一物於輿中而逸。視之。乃亂髮一團。公惡之。自此每飯輒見此物在食器中。不能下咽。旁人視之。無睹也。竟以此卒於任。有識者謂嫗卽武生之母。所投者乃髮蠱也。家人深恨之。訪其人。卒不得。

借屍還魂

光緒壬午六月。開封暑甚。死者甚衆。王少崖丈家僮劉隆兒。年十六。中暈猝斃。將殮矣。忽張目視其父母曰。爾等皆何人。此何處。我何在此耶。遽下榻欲去。家人謂其再生昏翳。拒不使出。以藥餌之。隆曰。我趨鐵椎。適出賣瓜。偶然跌倒。喫藥何爲。我出已久。父母不知如何念我。爾等攔我何耶。遂奪門而出。步履輕捷。若無病者。劉叟知有借屍還魂事。躡履隨之。至西門外瓜棚中。見一翁一媪。撫子屍而哭。隆入。直跪其前曰。兒歸矣。父母勿哭。舉頭見屍。詫曰。我在此。何又一我耶。翁媪見而怪之。聽其聲。良是己兒。而貌迥異。癡立不解。隆曰。父命我擔瓜入市。甫行里許。忽覺頭暈。倒於路旁。此午前事。兒醒乃在城內人家榻上。頃始歸來。父母俱不識我何耶。劉叟入見趙翁。以己兒借屍還魂事告之。翁乃悟。泣曰。兒午前已死。既能復生。兒屍在此。何必借他人軀殼耶。劉叟乃取鏡與之。使照己容。隆乃頓悟。亦泣曰。我不知死。亦不知何以生。何頃刻間便變成如此。

面目耶。於是劉趙各爭爲己子。人不能決。鳴之於官。官以其貌斷歸劉。而令兩家各爲娶婦。生子各承宗祀。事乃已。隆兒雖歸劉。猶時時竊錢遺其父母云。

鬼刀

寧波王菀生觀察。葬其封翁於某山。居於丙舍。偶攜槍出獵。遇一野豕。擊之不中。豕驚而逸。適有一棺在山側。浮屠未葬。爲豕所觸。棺倒屍出。問之佃人。乃鄉里張某屍也。張年三十許。素兇狡。武斷鄉曲。以暴疾死。未葬也。王素畏惡其人。命佃人殮之。設酒脯焉。是夜三鼓。王獨坐讀書。忽覺冷風透骨。燈光驟暗。歛見一人。持刀直入。蟲立案側。瞋目叱曰。奈何毀我室。傷我股。張某非受人欺侮者。驚視之。卽棺中人也。王大駭曰。豕觸爾棺。我爲爾殮。且以酒脯祭爾。何不以爲德。反以爲怨耶。鬼曰。禍由爾作。尙欲賴耶。卽以刀向王力劈。王驚避。刀偏於左。又劈則偏於右。鬼怒。亂劈不已。王視其刀。亮如霜雪。自料必無生理。乃或左或右。恰無一刀及其額者。卽肩背亦無微傷。鬼愈怒。舞刀大詈。正相持間。忽又見

一人喘汗而入。乃其封翁也。王大呼翁救兒。鬼見翁。卽斂手擲刀於几。若有媿懼之色。翁責鬼曰。吾兒田獵。致豕撞爾棺。旣殮爾。又以酒食食爾。於爾已足。乃持刀訛詐。仍作生時故態。不畏神明耶。吾兒有神佑。豈爾野鬼所能傷害。不速去。待吾控訴。自有雷部擊爾。其勿悔。鬼聞言大窘。不敢置對。卽諾諾攜几上刀。逡巡欲去。翁叱曰。爾猶不忘凶器耶。鬼竟棄刀遁去。王方欲叩翁何自來。倏亦不見。視其刀。長尺有咫。製作甚精。置之枕畔。將以示人。明晨視之。乃用銀箔爲之。長止三寸。簠朴略具刀式而已。

夢易名中式

良鄉魏致堂戶部中舉時。名振遠。會試前第一夜。夢至一殿。案上列冊籍尺許。竊取視之。有魏姓。籍貫亦同。惟姓下有黃紙浮簽。書延齡二字。揭視之。其下則己名也。怪問書吏。吏曰。此冊據榜書之。榜上只有魏延齡。無魏振遠也。叱咤而寤。遂易名。竟掇巍科。

鬼媼攫兒

王建侯妻某氏。午飯後乳兒於室。倦而假寐。朦朧間見一媼。白髮青裙。手紅毡而入。疑是戚家僕婦。方欲問之。媼竟上牀。以毡裹兒。挾之而去。氏大驚。奪之不及。半身墜牀下。遂斃。心中了了。口不能言。手不能動。如此者。自午迨晡。恰無一人來者。窗外向有曬醬數甕。聞某媼啓甕取醬。便大聲呼之。乃竭盡氣力。不能出聲。但微呻。盼其聞聲速入救已而已。俄聞媼自語曰。夫人已臥半日。猶嗚兒未睡耶。語畢竟去。此後睛爆耳鳴。遂昏然不省人事。直至上燈時。有婢來請晚飯。始見其狀。大駭。呼之不應。扶之不動。急呼求救。建侯自來視之。見其垂頭床下。兩目突出。口中流涎積地升許。狀若死人。急取通關散等藥吹其鼻。始漸蘇醒。其妾見兒猶沉睡。方欲抱起。兒忽大啼一聲。角弓反張而斃。其太夫人聞變。倉皇而來。行至外室。覺與一人相撞。亦仆於地而死。建侯冤痛欲狂。拔劍四撞。叱曰。爾是何怪。竟敢如此。便當索我命去。當與爾訟於地府也。俄而太夫人甦。

兒竟死矣。此不知爲何怪，亦凶悍矣哉。

極樂洞

京師西山戒壇寺後有洞七十二。最著名者爲孫臏龐涓極樂三洞。孫龐二洞相傳二子遊燕時讀書於此。口深數丈。窺之正黑。荆棘叢生。人不敢入。極樂洞口有石階。可百餘級。螺旋而下。闇黑沮洳。落葉積尺許。導者爇爆竹以驅蛇蝎。乃可行。遊人皆攜火炬。洞中白蠅蝠不下千百。大者翅如車輪。見火卽撲滅。則再然。石級旣盡。須匍匐行。約十數武。可僂行。又二里許。洞漸高。可立。亦漸明。石乳下垂滴水。聲若琴筑。琤琮可聽。舐之而甘。又二里許。復暗。便聞風水相薄聲。砰訇鞞鞞。人對面語不相聞。有時大聲忽震響若巨霆。間以金戈鐵馬之聲。膽悸者多自此而返。爇炬炤之。殊無淵潭。不知聲從何來。其明也無隙竅。不知何以明。至此亦不知其何以闇也。又里許。聲漸微。路漸低。石漸狹。復僂行。匍匐行。又十數武。可僂可立。卽又聞風聲蕭蕭。水聲琤琮。若出於地而遠。又百餘步。路

盡一潭。巨木橫其上。風水聲自其中出。聽之若在數里外云。木徑尺許。長約二丈。遊者至此。又返其半。蛇行過之。試投一錢。問答數語。頃始聞大聲澎湃。聲滿洞中。聞其下卽渾河矣。過此得一谷口。大若甕。光滑潤澤。若屢有人物經行者。出口。頓又朗豁清明。吻穆如日初曉。仰矚穹不見頂。左右不知所極。前行一里。二阜巍然。高可三丈。圍半之。左如麥屑。右如堆米。嚼之各如其味。裹出視之。砂石也。又里許。路又漸狹。入一石堂。可穿而過。中列石案一。石几左右列。各十二。頂上就石凸凹。成鳥獸形。奇詭不可名狀。平處五色相宣。有若采繪。乍視不可辨。審視則波濤洶湧。魚龍蛟蜃。出沒其中。雜以怪物。不可盡識。有摹其形者。九首人面魚身。蓋天吳也。狀若武梁祠矣。堂後一石門扁焉。門外石鐘鼓左右列。敲之鏦鏦鏗鏗然。鐘鐘聲鼓鼓聲也。門堅不可啓。推之聲礧礧若可動。三推則有聲如牛吼。風沙颯颯。自門隙出。遊者悚焉。遂返。余兩至戒壇。皆窺洞口而止。老僧智燈爲余道其幼時所見如此。意其爲神仙窟也。

楊國春遇亡姨

光緒元二年間。晉豫大饑。赤地千里。繼以疫。死者十餘萬人。祥符有楊國春者。客於山左。聞母病。星夜馳歸。行過蘭儀。一路遺骸殘骨。累累相屬。顧之凄然。日暮。入一逆旅。空無一人。不得已。復提燈上馬而行。久之。至一廬舍。聞有人聲。乃繫馬庭柱。推門而入。室殊湫隘。有二叟方暗坐對泣。並瘦如枯腊。氣息奄然。見楊長跪乞食。自云妻子數口。俱作餓殍。止餘兄弟二人。亦皆病憊云云。言之悽慘。楊取所攜餼糧分與之。向乞湯水。叟曰。井枯柴盡。冷水亦無。那有湯耶。楊爲嘆息。叟仍絮絮道窮苦不已。楊憊甚。便上坑臥。叟亦就睡。方朦朧間。忽聞奇臭。熏鼻欲嘔。以燈照視。正見二屍。並已而臥。一已洪脹。一半潰腐。蟲蚋攢集。穢不可聞。所分餼糧。尙握手中。楊大驚。上馬馳去。憶其姨母所居。去此不遠。急往投止。既至。叩門無應者。乃大聲呼之。良久始有人出。視之。乃其姨也。楊曰。奴輩都安往。致煩阿姨啓門。姨曰。自甥去後。比歲荒歉。繼以瘟疫。兒女僮僕。相繼死亡。

一門盡矣。楊曰：姨體中尙佳耶。姨號泣曰：我亦於前夜死。頃聞甥來，強起視耳。言畢仆地。楊鞭馬狂奔。至夷門。天甫五更。候門啓而入。到家母已死矣。問其姨母。果聞病劇。以家中病者甚多。無暇往視也。遣人視之。果已死三日矣。乃具棺殮之。楊犬病月餘始愈。

鬼破妖術

滇南桂生。遊學湘楚。妻病馳歸。行至辰州。其妻父方爲州牧。欲往謁。遇雨不達。投邑西紫陽觀宿焉。朦朧間見一蒼頭。持酒榼列東廊下。三人隨之而入。一唐巾者。年可四十許。一烏巾少年。一白鬚叟。赤幘方袍。似作主人。以次席地坐。蒼頭出肴核行酌。叟舉酒屬客。唐巾者愀然曰：家室將傾。尙學惡道士浪飲耶。少年指室內曰：賴有此君。不愁覆露。惟無功受惠。是所歉耳。叟笑曰：報德卽在今夕。僕奉屈小飲。正爲此耳。唐巾者曰：恩主寧得見乎。叟便屬少年速客。少年入室。謂桂曰：朱公屈公一敘。幸勿過却。桂素好事。卽出入席。三人款接致敬。如待

貴賓。叟自云。姓朱名彥昇。二客皆烏姓。便與傾談。所說皆明季事。桂訝之。酒半。叟曰。後院方作劇。盍往觀之。乃相率起。過庭院數重。最後至一處。室內燈燭熒煌。人聲嘈雜。叟拉桂伏門屏後窺之。見黃冠五人。釀飲正歡。一道士披法衣。禹步誦咒。若有召請。俄見五女小步連袂而來。座客贊曰。紫閣真人神術哉。道士便命各傍客坐。惟一紫衣者使坐己旁。竊窺五女。類皆病容愁慘。神氣癡呆。紫衣女者。則掩面悲啼。若不勝怨抑者。道士使行酒。女不應而泣愈甚。道士怒曰。幸陪仙集。不尋歡笑。嗚嗚咽咽。懊惱煞人。便酌一大觥強使釀。女擲杯於地。罵曰。我良家女。何處狂道士。敢向侮弄。不畏王法耶。桂聞其聲。良似己妻。頓大疑慮。忽見道士奮起。戟二指呵氣向女。女卽負手對之長跪。若被桎梏。視之。果其妻也。座客譁笑。桂憤火中燒。更不可耐。欲入斫之。苦無刀仗。少年手一瓦缶與之。桂力向道士頭上擲去。大聲砰然。霍如夢覺。自視仍在榻上。謬非吉讖。以爲妻必死矣。明日往謁妻父。以辰川水溢。方事隄防。卽於工次見之。寒暄未已。忽

報堤下見一朱棺。牧命遷之。桂頓憶昨夢。急止之曰。試掘之。當更有二棺。俄又報相距三尺許。又有兩櫬。乃烏漆者。一棺前有一破缶。桂視之。彷彿少年所與之物。妻父訝其前知。桂具述昨夢。乃悟其姓曰朱曰烏者。謂棺之色也。乃急掩之。設酒脯焉。桂以其夢有驗。逾疑妻有別故。乃星夜馳歸。到家。妻病已愈。但荏弱耳。桂問曰。近日寧有異夢否。妻曰。爾日病劇。昏瞶中若往母家。中途迷惘。突有二人挾之急走。若御風然。倏至一室。有五道士聚飲。強令行酒。我擲杯大詈。忽被拘禁。方若魘魅。突聞雷聲一震而醒。汗下涔涔。自此病亦漸愈。桂乃緬述前夢。疑爲道士術所攝。乃函達妻父。屬治妖人。牧擒道士所謂紫閣真人者。嚴刑拷掠。都若罔覺。以黑狗血沃之。始懼。自供惟婦女病將離魂者。始得攝至。壯健者不能也。誤攝貞婦。有死而已。乃置於法。後檢辰州志。有吳彥昇者。爲何騰蛟參軍戰死。藁葬於此。疑卽叟也。惟不知二客何人耳。

銅鼓爲妖

咸豐壬子。廣西全州西關外某氏墓林中。忽出一物。大如一屋。不辨頭目。蹣跚而行。每夜三更卽出。五更始去。遇者輒病。有俞亞龍者。以膽氣自雄。夜攜火槍於樹後伺之。屆時果出。相離旣近。機發彈出。似中其足。鏗然一聲。俞爲震仆。物卽躍起。斗壓其上。自謂必爲壓斃矣。不料其中空洞。殊無痛苦。惟覺陰霾土腥之氣撲鼻。眼前昏黑。如墮五里霧中。久之。氣息蔽塞。更不可耐。幸鄉人聞聲持火燴至。物始去。至墓前而沒。衆謂有礙民生。欲扣地視之。某氏不可。訟之官。官乃發之。深五尺許。得一銅鼓。高六尺。圍丈餘。面有篆書十二干支。并鑄蝦蟆二十三。製作精巧。非漢以後物。近下有一小孔。卽中彈處也。乃藏於土神祠中。光緒中爲某中丞攜去。

靈鬼

咸豐戊午科場案發。誅及宰相。亦本朝一大案也。放榜之夕。御史孟臚青傳金飲於果子巷宴賓齋。聞隔座人語曰。頃聞清某中舉。君曾往賀乎。乙曰。清某並

未入場。何得中舉。必君誤聽也。甲曰。榜上大書伊名。今日賀客盈門。豈有誤理。乙曰。八月初九十三兩日。吾在某許。與之共演某劇。衆目共觀。豈有場外舉人乎。甲詫爲奇事。丙笑曰。君輩何迂。今年吾所識者。如某某。皆由關節所中。豈止清某一人。君何所見之不廣也。甲乙曰。信乎。丙曰。某某由某關節。吾具知之。以關係甚大。故不致言耳。孟聞之。既審。卽來余家。語先大夫以其事。欲疏聞於朝。先大夫曰。今科主試蒙古柏公菴。爲相雖無赫赫名。而清正自持。必無納賄事。或年老失察。如姜西溟故事耳。且素不附庸順。願欲殺之。未有間也。得君疏。則殺之有名矣。與虎爲俚。竊爲君不取也。時文忠公文。闔文介敬銘。毛文達觀。俱在座。三公無日不來。余家人有文亮之諺。孟適屏人語。先大夫乃具爲三公言之。三公皆力阻之。孟諾諾而去。明日晨起。孟又來云。昨夜歸後。此事耿耿在胸。不能成寐。卽篝燈具疏。頃已呈遞。此刻當有旨矣。先大夫嘆曰。柏公死矣。孟曰。何至是。先大夫曰。本朝科場例嚴。此事既有據。柏公豈能苟免。柏必死矣。孟曰。不

有議貴之條乎。先大夫曰。卽無此事。肅順且欲殺之。况有詞可執。卽有議貴之條。誰爲議之。投鼠忌器。君必悔之。已而柏公果被誅。副主考爲吳縣程侍郎蘇。其少子與其家僕亦爲某生通關節。侍郎不知也。事發將對簿。其妻謂其前室子曰。汝弟年少。恐不善置詞。汝其代往。罪不過遣戍。當備多金贖罪。無苦也。長子素孝。慨然代往。獄成。父子皆論斬。先大夫疏救之。雖奉嚴旨。侍郎卒獲免。其長子竟被誅。方行刑時。其婦詬其姑於市。衆始知長子之寃。其弟某於是時方召歌僮侑酒於市肆。有名伶曰朱蓮芬者。諂之曰。今日市口正殺人。曷不往觀。以博一快。在此飲酒。有何趣味耶。怫然竟去。某雖慚怒。亦無如何也。棺厝於長椿寺。第三日方延僧禮懺。其婦與僕婦輩俱見其以手捧頭而來。血流被頸。僕婦駭避。婦抱之大痛。鬼亦號泣。已而勸婦勿懟繼母。累數百言。並言其弟本應大貴。卽到法庭。亦無死法。今以不弟。罰折殆盡。然猶應中甲科云。仍再三勸以定數難逃。勿致過悲。而後去。方其語時。隔窗聽者。惟聞鬼悲嘯聲。不辨爲人。

語也。後十餘年。其弟某果第進士。亦可謂靈鬼矣。

大頭鬼

順天文場房考所居。自乾嘉時。卽傳有大頭鬼爲厲。光緒初。某考李小軒侍御爲同考官。夜三鼓。方獨坐閱卷。忽聞門外窸窣有聲。俄見一人頭大如五斗栲。塞門而入。身長不及三尺。圍約八寸。若不勝其軀者。兩目灼灼。立案旁。侍御一見。卽神思昏憤。不覺取案上剖紙小刀。自剖其腹。雖流血盈襟。而初不覺痛。幸其僕自外入。見之。大驚呼救。同考諸公。有攜金創藥者。爲敷治之。得不死。鬼亦不知何時去。侍御當時昇歸。以暴疾聞。後竟無恙。後官歸德知府時。親爲余言之。

異夢記

光緒乙未。予爲東河河防局總辦時。一夜。夢巡視河干。見汛兵所住卡房。類多朽敝。心念汛兵盡有家室。並不住此。而徒糜歲修鉅款。飽汛官囊橐。何如裁之。

以購磚石耶。繼念此等卡房。雖廣不盈丈。而當伏汛時。險工疊出。河帥親臨相視。猝遇風雨。勢難遠離。得此房暫避。何啻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耶。遂信步入一房觀之。既入。乃無後垣。可穿而過。心訝之。既過。忽聞前有波濤汹涌之聲。陰念吾背河而行。面前又有水聲何耶。且念且行。乃至一處。門楣壯麗。類大衙署。繼見門左右列鐵犀二。始悟爲河神廟也。入門循白石甬道以行。兩旁松柏參天。不見曦景。而水聲愈大。聒耳爲聾。俄至一橋。橫甬道上。以碧石爲闌。雕鏤精絕。橋下波如滾雪。跳沫濺裾。鱗族隨波游泳上下。約數百尾。立觀久之。其水激素飛清。不似河水之濁。竟不知其源頭何所來何從去也。過橋可里許。又入一門。大殿在焉。宏闊莊嚴。似王者居。入視。殊無像設。惟當中石案上陳一石匣。廣博約三尺許。蓋上有字。曰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乙未正月十九日義州李某某封記。則余名也。大驚。審視鏤跡猶新。余念河工積弊深錮。經余釐剔。蠹吏不便所爲。訛言屢騰。此又不知誰所設。而託名於余。以相傾陷。憤甚。欲覓道士問之。竟

無一人。迤邐至後殿。式如前殿。而朱扇嚴扃。堅不可啓。左行得一院落。浮圖卓立。高約丈餘。有窗無門。窺之一道士。跌坐其中。黑面蓬髮。狀致可怖。心念此必坐關者也。僧道自砌於室以募緣。謂便問爾此廟住持耶。大殿石匣誰所爲。而託名於李某。某卽李某。何曾封此匣耶。速以其人告我勿隱。道士聞余言。大怒。虬鬚直視。厲聲對曰。非君所爲。更有何人。乃以問我耶。余曰。我固未爲此。卽置此匣何意。余亦不解。道士曰。待三千六百若干日。自然解矣。再問不答。意若不屑與余言者。余怒其無禮。仍至後殿。左扉啟矣。入視亦無像設。止一拜石。砌於殿中。石上似有花紋。正欲往視。忽見石驟陷成坎。突一樹根自下湧出。圍徑二尺。高四尺餘。剗平其上。當中大書一魯字。魯字四點作火作魯。右書光緒二十一年歲在乙未正月十九日。左書義州李某題記。仍余名也。大驚不解。謂是妖術。旣無餘人。仍覓前道士問之。至東院。則浮圖已渺。積莽尺餘。更無邊際。中心惶惑。欲歸無路。恍惚似聞有人誦經聲。尋聲而往。約里許。見一茆舍。啟扉逕入。

見黃冠六七輩。繞榻誦經。方欲問訊。突見榻上赫然一屍。無首而血流被頸。淋漓猶溼。衣關領大袖。亦道士裝也。駭極趨出。聞黃冠追呼曰。殺吾師欲何往。乃狂呼而寤。心爲之悸。明日思之。昨果正月十九日也。亦奇矣。以語河帥許仙屏丈。丈謂十年必有驗。今逾期四年矣。更無少驗。可謂妖夢也已。

陰差扇火

武昌某令赴蒲圻出差。乘輿而行。後一輿夫中暈猝倒。方覺傾側。卽有一人代昇而行。某在輿中。以爲仍其人倒而復起。未之異也。晚至逆旅。輿夫某視其人。殊不相識。訝而問之。其人曰。某實陰差也。至此有所勾攝。須君引導。便可同行。某惘惘隨之。至一人家。鬼攝之而入。見一叟坐而吸烟。兩小兒嬉戲其側。某恐遭詰辱。踉蹌不安。却顧。叟似不見已者。俄見叟吸烟畢。落一星火於襪上。旋攆兒上牀臥矣。鬼見之。大喜。於袖中出一扇扇之。襪火頓熾。延及帷帳。某大驚欲呼。鬼遽擁之歸。鬼旋不見。俄聞某家回祿。死者三人。問之。卽叟與兩兒也。

水府

光緒初。福星輪船爲口澳撞沉。江浙海運委員。道府以下死者百餘人。大劫也。有吳令者。需次江寧。未有差遣。託其親家劉觀察爲謀海運差使。劉言之方伯。竟札委焉。是夜吳夢至一衙署。殿閣巍峨。氣象嚴肅。門上榜金書水府二字。大如栲栳。堂上列案十餘。冊籍鱗次。吏方據案作書。狀甚忙迫。吳問何事。不答。若無暇酬應者。竊視冊籍。約略以官相次。道府以下若而人。己名在第三冊。同官友某名亦在焉。方欲再觀。吏遽奪之曰。王將至矣。霍然而覺。晨起。訝其不祥。走告劉。屬爲辭差。劉斥之曰。我爲親家。謀此不易。偶然一夢。豈足爲憑。江浙兩省不下百餘人。惟君性命值錢耶。謀夫孔多。辭之甚易。特我向方伯苦求而得。未便代辭。請自辭之。但以後無差。我亦無顏再求耳。吳不得已而往。行後數日。其幼女方午飯。忽投盎於地。口吐白沫。噉呻有語。而函胡不可辨。灌治甫甦。其子又倒。狀與女同。張目言曰。我來矣。速請親家劉大人來。家人不悟。怒曰。我去不

久。豈我之聲音亦不能辨耶。我欲借小姐說話。年幼說不清楚。故又借少爺口說。決無傷損。勿慮也。衆知是靈語。急請劉來。見劉卽起揖曰。親家不爲我辭差。果死於海。今在水府當差。薪水甚厚。我亦不怨親家。但新立公館。內助無人。必須我妻爲我料理。特恐其去後。兒女無人照管。故來託親家耳。其辭氣宛肖生前。闔家悲泣。劉曰。親家仙去。我之過也。親家去後。家事全賴親母經理。如何去得。縱不念兒女。豈無夫妻情乎。鬼怫然曰。我妻隨我候補多年。艱苦備嘗。現幸得優差。不憂衣食。請他享福。何言我無夫妻情耶。本欲攜我妾去。奈他年幼無知。不能管事。故非我妻去不可。兒女事惟有諄託親家耳。我事甚忙。不能多語。便煩爲我妻料理後事。三日後來接他可也。語畢。拱手而去。其子頓甦。明日。果聞福星之變。其妻固壯健無恙。屆三日。時甫加辰。忽謂家人曰。老爺果得優差。接我與馬甚華。我卽去矣。遂艷妝端坐而逝。

寧遠州木魅

吾鄉寧遠州署。制甚宏闊。大堂後以堂名者凡五進。五堂東偏有角門。達於後園。園名萬綠。亭臺花石之勝。甲於一州。乾隆末毀於火。惟存古木數十章。尙是前朝物云。園西爲射廳。嚮皆爽塏。爲馬射之所。予戚劉晴嵐太守。少時隨其父任居於五堂。新娶婦未期也。一夜三鼓。欲如廁。其妻曰。盍呼書僮小扣伴君於後圃何如。劉笑曰。小扣貪眠。此時當早入睡鄉。俟喚伊來。天明矣。遂以短劍挑燈而往。出角門西去數十武。踞地而遺。旋聞履聲閣閣。至角門而止。劉知是妻呼曰。卿來何爲。妻曰。特來伴君。劉曰。角門風勁。可速歸。吾亦來矣。旋聞閣閣聲去矣。劉旋遣畢甫繫禕。聞閣閣之聲。又作。劉曰。吾方欲歸。卿又來何耶。語未畢。其妻已至面前。掠身旁西去。劉曰。某在斯。卿欲焉往。妻不顧。行愈急。劉大訝。挑燈追之。蓬蒿瓦礫。絆足難行。而妻行甚速。如御風然。劉竭蹶追呼。甫至射廳。妻已南去。至此路始平坦。劉飛奔而南。妻倏不見。方大驚訝。忽於斜月光中。見一大手蔽天而下。黑毛茸茸。大如磨盤。大駭反奔。突與一人相撞而倒。視之。乃書

僮小扣也。扣曰：爺勿畏。看奴擒之。隨奪劍南去。劉臥地呼救。東垣內爲司賬友所居。識其聲。率僕踰垣來。扶之歸於臥室。其妻方燈下卸妝。彼此大驚。劉曰：卿曾到角門伴我乎。妻曰：我甫至角門。立未定。君命我歸。未久候也。劉曰：適卿焉往。令我苦追不獲。妻曰：我自歸屋。坐此候君歸。何言追我不獲耶。曰：然則卿曾喚小扣伴我乎。妻曰：適君言小扣貪眠。且書室距五堂隔院數重。故未喚也。劉乃緬述所見。共疑小扣此時何來。且年甫十三。何膽大乃爾。呼更夫共覓之。大索射廳南北。暨樹石叢中。蹤跡及遍。迄不得。後仍於書室覓得之。睡正沉酣。呼醒問之。了無所知。蓋扣二鼓卽眠。未出書室半步。其儕有與同榻臥者。證之不誣也。次日闔署聞之。傳爲異事。劉所挑燈。燼於射廳之南。短劍迄不見。又數日。射者於射圍極南老楸上見之。劍鋒盡沒。幾陷其柄。且微見血跡云。於是共疑老楸爲魅化。小扣者爲神。特化小扣者。使勿畏也。乃伐其楸。竟無他變。明年。其妻以產卒。更夫云。前數任有其儕三人。共臥一室。突一大手破窗而入。指

猶如擣衣杵。搗一人面裂。衆驚喚。啟門視之。見黑影蓬蓬而滅。又一嫗夜如廁。見黑手自牆上來。搗其陰裂見骨。幾死。自今思之。亦此木魅所爲也。

鬼畏正氣歌

漢陽宓丹陔大令言其少時。讀書於甥館。時猶未娶也。一夜三鼓。解衣就寢。突聞室門有椎擊聲甚厲。叱問無人。方致疑訝。忽見一婦人排闥而入。宓疑其聘妻來奔。又疑是岳家眷屬。未敢注視。婦逕登臥榻。探手入衾。握其陰而按搓。其手冷如冰雪。始知其非人。駭急欲起。而若被桎梏。欲呼救。亦不能出聲。惟心尙明了。乃默誦正氣歌以自助。初誦。婦按搓如故。精已湧出。及誦至或爲常山舌一句。居然成聲。乃大聲高唱。婦遽釋手。匆匆下榻。此時始見婦著黃衫藍緣。裝束古樸。面若石灰。眼深陷。光芒可畏。兩手下垂。立若僵屍。宓大聲叱之。乃徐徐退出。旋又聞椎門聲如前。自此寂然。大令嘗言戲劇演活捉者。必曾見鬼。此婦去時。實與此劇扮演閻婆惜者無異云。

老嫗顯魂

陳仁先學部言其家一乳母。居其家三世矣。家人皆以老姆呼之。年七十餘。卒於京師。停柩於長椿寺。仁先甫六歲。清明日。侍其母夫人至寺爲設祭。仁先先入厝室。甫入門。卽見姆倚棺而立。藍襖青裙。面容愁慘。側首下視。與仁先相距咫尺。略不顧瞻。仁先視之了了。卽呼母曰。老姆在此。我已見之。及家人羣集。再視之。無覩矣。

催眠術

日人有爲催眠術者。來遊京師。演於福壽堂。蔣則先侍御約余往觀。一蟠鬚叟挈一少女。年可十四五。與觀者鞠躬爲禮。叟與女旋相對立。叟戟二指。向女面。指畫不已。唇吻翕闔。若有所咒誦。女瞪視叟。不少瞬。食頃。女首漸低。目若瞑。卽有其侶三人。扶女仰臥於榻。屈兩手作枕。僵若尸。叟仍畫誦不輟。旋見女漸騰起。離臥榻矣。已而愈起愈高。距榻約四尺餘。不動。上若繫。下若承。可異也。女懸

空中。叟不復畫誦。則出鐵圈。自女頭套至足。示觀者無所繫。無所承也。觀者盡
胎。鼓掌之聲不絕。既叟又指畫咒誦如前。女漸落至榻。二人又扶之。與叟對立。
頸低目瞑如故。叟指畫咒誦良久。女不寤。叟若驚。向女耳旁拍掌甚厲。久之。女
若醉若癡。徐徐張目而甦。方女未寤時。面若死灰。神情可畏。坐客皆屏氣觀之。
勿敢聲。勿敢動。若助叟之畫誦者。至女甦而萬掌齊鳴。聲若巨霆。女面始紅潤。
叟猶汗涔涔也。叟云。此術甚傷人。不能屢演云。

障眼法

中國戲術有所謂障眼法者。雖相傳有此說。未之見也。若日本魔術師所演。其
此術乎。初演時。健兒十餘人。昇一巨箱。若甚重者。以巨綆懸於臺前鐵梁上。武備
脚盤旋之用。凡戲盤皆有之。旋一叟。挈一少女出。叟能華語。指女謂客曰。此女大狡獪。不有
以識之。且變化去。卽向坐客假一時表。以金練懸女頸上。叟又曰。渠兩目灼灼。
視表不舍。倘爲所竊去。某罪大矣。是非繫其手鎖於柜不可。旋命二人昇一柜

出製如巡士所立之木室。而狹。近上端。左右有小窗。以通空氣。叟取絨繩。自女頸下纏至足。乃納之於柜。甫關柜門。突自左右窗中擲物滿地。鏗鏘之聲不絕。視之。皆小兒玩物。花棒腰鼓之屬也。叟曰。如何。繫其手。尙能擲物。是非並囊其頭不可。卽出巨囊。以底向上而套之。更以繩緊纏其外。復納柜中。門闔而擲物如前。叟怒曰。妮子大惡。使蟪伏矮柜中。不能動。或可制也。卽又出之。命取矮柜來。一人攜矮柜示客。製如錢柜。而蓋上多孔。如蓮房。推女使入。女倔強不肯入。強按其頭。納之。柜低隘。女又囊盛臃腫。僅能容。叟坐其上。曰。看汝飛上天去。已而喑曰。何良久無聲息。豈悶煞耶。卽手一劍。自孔中撥之。訝其無物。叟若驚。復取數劍。呼其侶遍刺諸孔。亦無着。叟瞪目曰。女果狡獪。竟跳去。已而俛若思。旋指鐵梁懸箱。笑曰。幸未遠去。當匿此中。命其侶繫箱下。啟鑰。復有一箱。又啟之。乃更有一箱。封鎖甚固。叟親啟之。箱開而女笑而出矣。囊與繩不知何時脫去。惟時表金練懸胸際爛然也。此或障眼法乎。漢書所謂西域眩人當類此。聞曰。

本亦得法於泰西云。

裘文達爲燕子磯水神

裘文達彌留時。自云將往爲燕子磯水神。袁簡齋阻風於此。祭以詩曰。燕子磯邊泊。黃公壚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髻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水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祭畢。果得順風。新齊諧中曾載其事。公會孫賜秋孝廉獻功。與余善。言其少時。以事如金陵。未至磯二十里。順風大作。舟行若矢。既至磯下。風息舟膠。不能移尺寸。賜秋悶坐篷窗。忽聞磯上有簫鼓之聲。頓憶祖德。卽攝衣冠。具香楮。登磯叩謁。至則祠宇一新。輪奐華美。殿上衣冠十餘輩。方事祭饗。而憧憧往來。若議事未決者。問之。始知土人感公靈異。重新祠宇。擇於今日奉主入祠。而舊主已漫漶。所書官銜。都不可識。欲題新主。苦無據也。見客來。爭相問訊。既問知氏族。頓大驚異。敬如貴賓。賜秋卽薰沐題主。並主祭焉。禮成欲去。衆皆曰。君之來。神所使也。否則何能若是巧耶。留之宿於祠下。丐作重修祠記。

賜秋卽以此事鋪叙入文。并謝諸君高誼。衆大喜。留飲數日。率錢爲贖。然後令去。賜秋正苦乏貲。得此頗壯行色。此事傳聞遠近。香火更勝於前。

叢祠人首

丹徒王某爲武勝關委員。解餉如武昌。以健兒四人護之而行。一日。薄暮遇雨。去宿處尙遠。道旁有一叢祠。卽往叩關。俄見一僧出迓。大類虬鬚。兇猛可畏。王頗有戒心。僧導至殿上。蒸藜爲黍。款接甚殷。問其名爲楚雄。王曰。令徒都焉往。煩師蹠躩。僧慘然曰。往蓄三徒。一墜馬死。一舉石絕臚。一折其臂。三年中相繼死。此祠久無香火。惟有地十餘畝。自種自食而已。王曰。如此師拳勇必精。內家耶。外家耶。僧笑曰。老衲那知拳派。少年誤從匪人。但知殺人放火。今老入空門。爲懺悔計耳。王聞其言。愈畏之。僧顧拳拳之色。見於眉宇。空所居小樓。讓客宿。樓小僅千笏。而精潔無纖塵。榻上設布帳。一劍懸焉。王陰念得此。差足壯膽。卽以餉銀昇置榻下。命健兒臥於樓下梯旁。僧辭去。王自內扇門。明燈而寢。甫交

睫。忽覺帳拂其面。驚視之。帳又颺起。直至窗前。方錯愕間。帳又飄來。王念樓窗巖閉。那有風耶。牽帳視之。見窗上燈照甚明。而榻前甚暗。若有物蔽之者。坐起審視。忽見燈前一物。高二尺餘。若有毛髮。赫然一大人頭也。方張口對榻吹氣。一呼一吸。帳亦隨之。大驚而號。物鼓氣一吹。滾落於地。帳亦落下。正蒙其首。王急牽帳開。適劍觸其手。既得劍。膽稍壯。卽手劍大呼。健手聞之。相率上樓。而門內扁。不得入。王欲啟門。而懼人頭在地。不敢下牀。正躊躇間。忽見樓窗斗落。一人跳入。大驚。注視。乃鬚雄也。短衣手刃。急啟其門。旋健兒入。衆見王手劍在榻。僧手刃在門。疑僧行劫。突前擒之。王急止之。告衆所見。衆始知誤。遍視樓中。了無所有。僧言此祠舊有此怪。或數月一見。不甚爲人害。或偶觸被。咬亦不甚重。前有僧多爲此不肯居。老僧住此樓。屢見之。任其吹帳。彼聞吾鼾聲。卽自去。不意今夕復出。致驚貴客。老僧之罪也。言畢大笑。衆視樓距地四五丈。不易攀援。服其矯捷。僧曰。老矣。無能爲矣。憶少時曾自黃鶴樓上。一躍而下。今恐不能矣。

衆欲視其技。僧啟窗躍下。轉瞬間。復躍而上。捷如猿獠。王舌撻不下。天明辭去。竟莫測其何如人也。

唐聽泉入冥

先大夫督閩時。有候補同知沈某。以生人爲冥官幕僚。唐聽泉貳尹與交善。云沈在冥職甚崇。治事以夜往。或至午不寤。則事必殷繁。且能攜生人同往。但不肯言所治何事耳。余時年少好奇。囑唐見沈。俛其攜往。唐見沈述余意。沈曰。如果欲往。公尙可。李公子必不可。明日當以丑往辰歸。請宿於別室。屆時當遣人奉送也。唐以告余。意猶志志。余亟從臾其往。藉知鬼神之情狀。以證真僞。唐諾之。明夜獨宿書齋。夜三鼓。不成寐。聞几上自鳴鐘鈔然一響。卽見一青衣立榻前。曰。沈爺命來邀公。己以輿來矣。唐隨之出。門外果有肩輿甚華。二人舁之。將登輿。青衣出黑紗一幅。屬蒙面。云凡生魂入冥。並須蒙此。以爲識別。公見行人有面紗者。皆生人服役者也。行數武。卽衢巷不復能識。而繁盛不減南臺。南臺爲閩

省南門外最繁盛之地長十里。熙來攘往者亦與陽世無異。果有蒙面紗者。但百不得一耳。俄至一署。畫戟牙旗。氣象森肅。輿從儀門旁角門而入。至二門外。請降輿。導至大堂西一院落。青衣呼曰。邗兒有客來。速出伺應。勿貪嬉也。卽見一僮啟簾導客。室大不過十笏。而陳設精雅。四圍皆書架。公牘度其中。案上有小說數帙。榻上設臺灣席藤枕。潔無纖塵。唐就坐。青衣曰。公且小坐。奴去請主人來。唐視邗兒年可十五六。頗韶秀。問知爲揚州人。幼隨其父來閩。十五而死。死逾年耳。唐曰。爾猶憶爾父乎。對曰。初來時。憶念甚切。日久亦忘之矣。問其何緣在此服役。則以他人薦舉而來。月得錢三千耳。問答有頃。沈猶不至。俄青衣來曰。主人今日公事大忙。無暇來談。請先送公歸。如覺腹餓。有菘豆糕。是陽世攜來者。可食。卽呼邗兒取糕來。唐視之。果與閩市售者無異。略覺腹饑。食其三。邗兒曰。主人所攜茶葉適馨。此間茶不可飲。奈何。青衣卽導唐出。乘輿而返。直至書齋。青衣始去。唐方欲犒其勞。霍然已寤。口中猶覺有菘豆香也。明日入署告余。共訝陽世

物何以能攜。豈所謂五鬼搬運法乎。閩曰。唐見沈問曰。冥間有何事。致君忙迫乃爾。沈曰。造人名冊耳。添書手十人。日夜趕造。猶恐不給也。唐曰。然則閩中將有大眚乎。沈曰。然。唐問我名在冊否。沈曰。我不查冊。亦不能知。卽有君名。亦不敢告也。唐大疑。以語余。謂其語涉吞吐。恐冊中實有己名。時先大夫將入覲。唐力請隨行。藉以免難。余笑曰。公何不達之甚耶。如無君名。何必跳。苟有君名。庸能跳而免乎。唐乃已。時光緒元年四月中旬。及五月初一。余侍先大夫北上。初四至上海。聞初二日連江海嘯。死者數萬人。南臺萬壽橋下。流屍重疊。水爲不流。唐君竟無恙。先大夫召見時。孝欽皇后諭曰。汝好大福氣。甫離福州。彼州卽被水災也。

海夜叉

連江瀕海。一日潮退。岸上有物六。死淤泥中。略具人形。長丈餘。闊口及耳。牙利如劍戟。頂上髮植立如魚鱗。而紅似丹砂。手足略似人。而有肉相連。如鵝鴨背。

上鱗如碟子大。色青黑。自腋至尾闔。色漸淡。如鋪翠。腹腴白如雞卵。有乳有臍。勢大如驢。雷捶股際。惟目俱深陷。無珠。血猶殷濕。腥臊不可近。初見時猶蠕蠕動。一日俱僵。土人不敢動。以告官。連江令乃畫圖貼說。爲之通稟。余見其圖如此。惜當時不解提空氣法。若在今日。置之農務試驗場中。卽萬牲園大可作動物學家研究資料也。

鼯鼠

資州楊西峯孝廉。好奇。喜遊覽。嗜金石之學。每出遊。以一僕攜毡椎以從。一日至貴州紅崖下。相傳摩崖古篆。是殷高宗伐鬼方時刻。高十餘丈。非縛架不能摩拓。乃坐臥其下。細審點畫。時已下春。不忍舍去。僕曰。山路崎嶇。昏黑將不可行。且懼有蛇虎。宜速去。楊畫肚研尋。正有所得。卽曰。可覓人以火炬來。吾在此候爾。僕去後。良久不返。而日已西墜。鼯嘯鼻鳴。不能無恐。忽見前數十武叢莽中。閃爍有光。以爲僕來。且行且呼之。行旣近。乃一獸。大如牛犢。駭而返奔。爲巨

石絆足。俛而顛。自料必膏獸吻。乃獸既前。殊不搏噬。但蹲其旁。以鼻嗅之。楊察其意不惡。始敢注視。暮色微茫中。尙能辨識。乃一鼠也。毛灰而澤。目光炯炯。有鬚長七八寸。鼻尖甚銳。初嗅其左頰。繼嗅其臀。一經其嗅。卽覺習習作痒。已而奇痒攢心。更不可耐。急解禪搔耜。頤魯公麻姑仙壇記如此作獸亦以吻助之。禪旣褪。乃舐其臀。楊覺其舌涼滑柔潤。而近尖處有微刺。所舐處痒頓止。而皮肉間似酥似麻。其酣適舒暢。直達臟腑。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獸亦若解人意。自覺某處微痒。卽從某處舐之。或疾或徐。罔不如意。楊舉體癱軟。意愜神迷。竟不知身在何處。但恐其舐之速已。獸亦瞑目而舐。若有餘味。正迷惘間。忽聞槍聲一震。獸遽奔去。楊始驚醒。張目見僕偕土人四五。荷槍秉炬而來。旋聞僕大呼曰。吾主人適坐此。今何往耶。土人曰。果遇麻口狼。必爲所食矣。僕大號呼。楊欲應而舌蹇不能出聲。欲起而足軟不能動履。俄土人尋至。曰。屍在此。僕奪火來照。見其目瞪神癡。知其未死。又見其禪脫。大以爲異。土人曰。試看其臀有傷否。僕俯視之。

乃見白骨嶢嶢。臀肉盡脫。而畧無血跡。大驚。問楊。良久始能語。乃具述所遇。土人隨以槍追逐。卒不能得而返。據云。此處無虎狼。惟有此物。土人謂之麻口狼。食人無數。爲所食者。雖距人不遠。無號救者。蓋至死不悟云。有爲人救免者。云遭食時極酣適。雖爲食盡。亦所心願。初不欲呼救。旣而知必死。欲呼救。亦不能出聲。與楊所言無異。楊固博雅。因悟此物卽春秋鱖鼠食郊牛之鱖鼠。前儒謂之甘口鼠。被食者不覺痛。食至心。乃大痛而死云。土人曰。公幸俛臥。故舐尊臀。臀肉厚。得無恙。倘仰臥。被舐胸腹。則臟腑出矣。楊後卒不覺痛。惟髀肉不復生耳。嘗語人曰。吾雖遭噬膚之禍。而藉證古說之不誣。自詡有功於經學不小。且遭噬時。其愉快爲生平所未有。勝飲醇近婦。不啻百倍過之。亦足樂也。恨不得象之籠中。於不快意時。時令一咀嚼爲快耳。

尹侍御大街追鬼

咸豐中。尹杏農丈官巡城御史。一日夜三鼓。微雨。行至驛馬市大街。突見奇鬼。

當車而立。赤髮戴角。青面獠牙。白袍朱禪。猙獰可怖。身長丈餘。張大手如箕。攔車不使行。驟犬驚。噴沫鳴鼻。竟不能移尺寸。僕夫駭墜車下。公大怒。叱曰。我奉天子命巡城。百神呵護。何處鬼子。敢相黷耶。語未畢。鬼卽釋手西去。公命回車追之。至土地廟上斜街轉灣處。不復見。聞者服公之膽。

毛給事小廟趕神

虎坊橋夾道居有小廟。不知所祀何神。頗著靈異。祈病求子者。殆無虛日。門外旗竿如林。皆還願者所植也。毛文達爲給事時。其母夫人偶患時疫。僕婦禱之而愈。母命公往酬神。公難之。母慍不得已而往。廟甚湫隘。不容車馬。且從無官府蒞止。故公之來也。觀者如堵牆。公至案前。拈香欲拜。突見神坐。帷帳中一物竄出。長尺餘。遍體黃毛。銳喙修尾。蓋黃鼠狼也。時衆目共覩。物頗張皇。於人隙中奪門以出。好事者譟而逐之。物行甚駛。至五道廟前陰溝。鑽入不可見。巫者猶請公拈香。衆憤曰。汝奉之妖神。已避公竄去。猶拈香胡爲耶。公竟歸。自此無

復靈響。香火頓衰。未幾。東城裱褙胡同一巫。夢一金甲小將謂之曰。我本在城外夾道居受香火。毛給事迫我來此。汝能供奉我。當令汝富。巫者寤而告人。訪之夾道居。知有此事。卽爲塑一金甲將軍於家。不半月。香火如前繁盛。光緒中。余至裱褙胡同。猶見其處旗竿如林。庚子後。淫祀盡廢。想城內無狼子駐足處矣。此與上則並當時實事。好事者編爲小說。其目爲尹侍御大街追鬼。毛給事小廟趕神云。

菜市口三則

京師宣武門外菜市口。爲刑人之所。故事中元延僧爲盂蘭會於此。其主壇僧於瑜珈施食時。往往被鬼擊跌壇下。不能終事。嗣後闍黎視若畏途。無敢應此舉者。康熙中有異僧挂單長椿寺。不食蔬穀。日夕惟飲清水一盃。時人謂之水齋和尚。米太史漢娶有碑記之今猶存寺中衆謂其道行清高。延主此席。誦至召亡時。覺陰風颯起。繞壇而旋。彷彿陰靈來就飲食。畢事。天朗月明。羣情悅喜。時有賣餛飩周叟

者在虎坊橋。方倚擔假寐。忽見其亡友王二來曰。金身羅漢方在菜市口施食。盍往觀乎。周恍惚忘其已死。欣然隨往。既至。果見一僧遍體金光。當壇而坐。護法神以千百計。圍繞恭敬。案前羅列餽餽。麩餌之屬。高如山阜。苾芬撲鼻。壇高數丈。其下廣筵肆設。貴賤座位。以次而殺。蟒玉貂蟬者。在壇左右焉。醫夏畦輩。或席地坐啖。旁有圍幕。可容千人。則婦女進食處也。周見食物欲啖。而其友阻之甚力。云君猶未至食此物時。竊取一餽首食之。到口如嚼虛空。餽首大可二斤。炙手可熱。乃懷之而歸。既至。擔次。其友追及曰。餽首君不可食。懷之何益。與我可作百日糧也。周至此方悟其死。卽啐曰。汝死久矣。那得來此。友笑曰。吾不死。安用鬼餽耶。周大驚而寤。急至菜市口。驗其真僞。時經壇將撤。遊侶漸稀。其鋪設與尋常孟蘭會等耳。出其餽首。與衆觀之。大如胡桃。卽施食物也。對衆具述所夢。無不駭異。明日至寺拜金身羅漢者。門限爲穿。和尚厭之。飛錫去。不知所往。自此菜市口孟蘭會。必以長椿寺僧主之。至今猶爾。

余友張光宇方伯爲御史時。寓米市胡同。每至余西草廠胡同寓齋。夜必四鼓始返。以爲常。一夜歸途行至菜市口。於月色朦朧中。忽見有無首人。當其騾首。不令行。輿夫見之。大叫。墜於車下。張聞聲大驚。褰帷視之。則車前無慮百數十輩。皆是物也。騾亦鳴鼻噴沫。退縮不前。時張僕騎馬在後。乃鞭馬大呼而前。張亦大聲叱之。馬驚而逸。車隨之奔。直至虎坊橋東始停。呼街卒告之。命其儕四五人往尋輿夫。則去墜車處西數十武。仰臥於地。問之不語。以火視之。則口鼻盡塞青泥。去之。良久始甦。問所遭。則昏瞶中但覺爲衆拖曳而行。不能自主。所塞青泥。亦非街市所有。不知何從來也。此後侍御每來談。必迂道行。不敢過菜市口云。

骨董客季文卿言其少時。學徒於騾馬市大街某肆。一日。至土地廟斜街某宅索賬。主人留飲。夜已三鼓。微醉而歸。行至菜市口。忽見有燈二盞。迎面而來。赤色有芒。閃閃眩目。季怪之。避道旁牆角下。蹲俟之。既近。乃一大犬。高丈餘。燈光

其兩目也。後隨家犬。百十爲羣。皆拖尾而行。畧無跡響。良久始過盡。季曾聞人言市口有天狗。不意乃親見之。常爲人道如此。近見俞曲園先生右台仙館筆記。亦有菜市口天狗一則。知季非調語矣。

王覺一 二則

王覺一者。皖人。會匪之魁也。著有大中直解。莊子直解。參同契索隱。楞嚴徵心。或問諸書。皆有刊板。同光間。江淮間每獲會匪所供。必推覺一爲首。朝旨命地方追捕。迄不能獲。余客大梁時。頗聞其常在鴻影庵。文光堂書肆購書。捕役亦知之。然不能得也。商水周家口有李德明者。約以妻償博進。而難與妻言。欲自裁而不忍。愁坐茶寮。計無所出。忽來一叟。與同坐。白鬚彪然。儀觀甚偉。見李喑曰。爾面有死氣。有何愁苦。爲我言之。或可代謀。何必覓死耶。李聞言大驚。知是異人。乃具告之。叟問欠錢幾何。李曰。百千。叟微哂曰。百千細事。乃以身殉。爾命豈鹽換者耶。姑坐此候我爲汝屏當。李見其狀貌。不能不信。姑坐待之。叟去。少

頃卽來。以錢票數紙授之曰。此不足以了若事乎。李數之。正百千。乃大驚叩謝。叟笑扶之。李問姓名。不答。邀至家。許之。遂隨李去。茶肆人迄不知叟爲何如人也。李導叟至家。呼妻出拜。具言其事。妻感激零涕。呼爲神仙。叟笑謂李曰。賢閫大好。爾之遇我。爾妻之福也。爾目流而準偏。易爲人惑。將不得良死。從此改行戒博。庶獲考終。爾妻爲爾之救星。當善遇之。妻又拜問姓名。叟曰。我名汪悟三。皖人。爾但呼我王先生足矣。李妻爲治具款之。設鱠焉。叟食而甘之。笑曰。娘子好烹調。倘令當壚。不愁壁立。某當出貲助爾設酒肆。卽我友朋過飲。足令爾應接不暇也。飯已留宿。叟曰。吾盡日大忙。居無定處。夜當就君晚飯。無肴但勞娘子爲斫鱠足矣。言畢。復探囊以朱提十兩授李妻。曰。以此爲酒貲。妻方叩謝。叟遽出戶去。李追送之。已渺。夫妻大駭。以爲遇仙。李旋囊錢往償博進。其所負者名趙進才。縣之大猾也。見李驟得多錢。疑其盜。窮詰之。李不能隱。具告之。趙曰。漠不相識之人。而遽贈多金。此非人情。須善備之。李曰。微君言。吾亦疑之。且其

去也。吾躡之。轉瞬卽不見。疑其非人。趙慙然有間。曰。吾聞縣官方名捕會匪王覺一。獲者賞千金。子不云叟名汪悟三乎。汪者王。悟三者。覺一也。是必無可疑者。倘獲其人。吾與若各得五百金。不愁温飽矣。是奇貨不可失也。李曰。我非叟。已早死矣。不能報而反害之。人其謂我何。趙哂曰。迂哉。叟於爾雖有恩。其心固不可測。安知非涎爾妻之色。而以此爲餌乎。而信之也。且受百千而失五百金。何愚也。李心大動。問計所出。且虞其遁。趙曰。爾速歸。俟其來釀。使醉。吾以黑狗血來。突入潑之。凡邪術無不畏此者。其術破。一孱叟耳。吾二人足了之。無令多人知。分吾金也。李歸爲妻言之。語未畢。其妻戟手罵曰。爾非王先生。爾妻已伴他人眠。王先生生平未飲爾一杯水。而脫手贈百千。王先生恂恂長者。固不作賊。卽是賊。何負於汝。而欲害之。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餘。果行此計。請先殺我。不忍見汝雷擊以死也。李方飾詞慰之。忽聞有人笑於暗陬。視之。王先生也。李大懼。伏地自投。其妻亦長跪。叟掖起之。指李笑曰。吾固言汝易爲人惑。今何如。

矣。然念爾爲貧故而貪重糈。姑不罪汝。然爾所爲如此。終不得良死也。趙將至矣。速以酒肴來。當沉醉以觀其作劇。惟吾衣方浣。遽爲犬血所汙。又須尊闔爲我澆濯矣。奈何。李面若死灰。伏地崩角。叟促其設饌。始敢起。欲往止趙勿來。又不敢去。叟連舉十數椀。高歌震隣屋。趙適來門外。聞之劇喜。謂叟醉易爲擒也。闔門竟入。甫欲潑血。叟目攝之。遽呆若木偶。植立不能移尺寸。叟顧之微哂曰。如此伎倆。乃欲犯長者。可笑人也。然吾憫爾貪而出此。亦不汝較也。可速去。勿向人曉舌也。言畢。指趙曰。去去。趙卽返身狂奔去。李妻呼令拜謝。亦若不聞。叟曰。彼聞吾令。須奔五十里。始能駐足。亦非三晝夜。不能出語也。言已。又以百金與李妻。云留此爲汝居孀撫孤之費。語畢。歛出戶去。後不復來。其後五六年而有京師棉花三條胡同山左徐部郎家之事。

山左徐某官戶部主事。浼其鄉人某延師課子讀。未幾。薦一人來。王姓名綱。字叙三。年可五十餘。鬚髯大半白。卽之温温然。記問淵博。吐屬風雅。徐甚悅之。自

慶得師。居月餘。其妾病腹痛。囑傳婢往延女巫。王遇諸門。問奚往。以妾腹痛延醫對。王曰。腹痛非邪祟。巫何能爲。我有善藥。請嘗服之。卽探衣囊出赤丸二粒。大如粟。授之曰。以茶下之。痛當自己。婢歸奉之。妾腹痛正劇。三夜不能寐矣。姑服其一。試其驗否。乃藥甫入口。痛良已。須臾神倦欲眠。卽和衣臥。婢以衾覆之而退。深服王藥之奇效也。嚮晨妾睡。覺則褻服盡弛。下體漉漉。似與人交媾者。大疑。呼婢問之曰。我睡著後。爾爲我脫衣乎。婢曰。未也。然則爾主翁來我室乎。曰。主翁昨臥主母室。今猶未起也。妾大訝而難與言。然自此腹痛若失。其夜復獨寢。五更睡覺。忽覺旁有臥人。時殘燈未燼。視之。王先生也。驚極欲號。王止之曰。汝服我藥丸。卽已屬我。試看重門鍵鎖。我能來去自如。卽呼若主翁來。其如何。徒敗若名耳。妾自服藥後。固惘惘。卽俛首從之。已而曰。婢居鄰室。知之奈何。王曰。彼嘗有所苦乎。曰。彼自云嘗苦頭風。王曰。汝所服赤丸。不尙餘一粒乎。明日以此餌之。卽與我同心。不虞作梗矣。及天將曉。王着衣下牀。卽不見。是日。

妾見婢。亟繩王藥之良。勸使吞服。可已頭痛。婢卽吞之。夜臥。亦見王來如妾。其後徐每臥正室。則王必來。如是者幾三月。一日。徐夜起如廁。聞妾室有男子語聲。窺之。王之也。搗門。門啟。乃無所見。惟妾與婢同榻眠耳。急奔至書室。察之。王猶燈下作書未睡也。徐大疑。見原薦之友。詢其安識王而薦之。友曰。其人自云福山秀才。肩樸寓會館。無僕從。同鄉亦無與識者。聞君延師。謁僕求薦。究何如人。僕不知也。徐曰。其人善幻。恐非端人。乞善遣之。友問其咎安在。徐固不言。友大疑。卽見王曰。僕念鄉誼。薦君來此。賓主亦稱相得。今徐公言君善幻。恐非端人。不知君居師席。何以致此。王笑曰。我不過盜其妾與婢耳。此何大事。煩君居間。友聞言大驚曰。君瘋耶。何誣人閨闈若此。王乃歷述以丸藥餌妾婢事。語未畢。友大怒。以茶盃擲之。王大笑。應手而隱。大索不得。徐告之提督衙門。各城嚴緝。迄不獲。有人問之福山王文敏。其族絕無此人。遂疑是王覺。傳遍京師。時在光緒甲午乙未間。余時正在京。寓西草廠胡同。相距甚近。聞之較詳。云此與周

口王悟三。一云皖人。一山左人。似不同而皆善道。然周口之王。尙有俠氣。雖善李妻而無淫行。此則荒淫無度。直一妖人耳。似未必卽一人。亦未必便是覺一。前王猶近之。後王必非也。乃亦能記聞淵博。吐屬風雅。所謂盜亦有道者歟。

王竺僧再生

余友王竺僧大令。其母夫人夢天竺老僧入室而君生。故以爲字。年十八。娶其舅女爲室。光緒二十八年。竺僧需次大梁。是年十月。夫婦同病傷寒。竺僧尤劇。昏瞶中至一大宅。棟宇甚華。客室中有客七八人。方爲葉子戲。竺僧視之。其亡友馮老海韓筱春張孟則三大令皆在座。韓見竺僧來。大喜讓坐。指老海曰。我牌運不濟。遂令堅子成名。君來大好。請爲我光復故物。竺僧亦好是戲。忘其已死。方拈葉子欲入座。忽見其舅戴絨冠。披羊裘。跋履來。見之驚曰。此處甥那得來。招兒恐不免來此。吾方爲乞免。不知能如願否。甥那得遽來。又怨韓曰。筱春亦太好嬉。此何地。便留與戲耶。便呼僕從送之歸。老海曰。毋庸。我自送之。且有

事奉託也。卽攜之而出。竺僧問此何處。豈陰司耶。我已死乎。馮笑而不答。已而曰。我令南陽時。有趙三禿者。善盜牛。爲人控者屢矣。我惡其怙惡。重責之。三禿遽斃。每在陰司以濫刑斃命訟我。雖不得直。而纏訟殊可厭。君囑我子覓其家。可以十五千恤之。竺僧行次。見衢市繁華。與陽世無異。至一委巷。遇一賣蠶豆者。劉拴兒。竺僧之鄰也。死三年矣。見王驚曰。爺亦來此耶。老海亦識之。卽曰。王爺將復生。汝寧有事乞寄語乎。拴兒泣拜曰。我家貧。我以夏日死。卽以夏衣斂我。乃此間酷寒。一至秋深。卽陰風砭骨。苦痛不可言狀。爺寄語老父。糊一棉衣燒之。則白骨銜恩矣。竺僧諾之。未幾。至己門外。有車馬在焉。老海識其僕。夫曰。此楊仲和車馬。必君家延伊來視疾也。隨以手拍竺僧肩曰。速入。吾去矣。竺僧遽如夢醒。張目果見仲和在榻前。方以大承氣湯灌之。時已七日不更衣。若死者三日矣。惟方寸微溫。故未殮。至是更衣而愈。仲和爲善相人。邁公布政之曾孫。醫亦家學。自此醫名更噪。竺僧愈後。詢之老海之子。果有杖斃盜牛劉三禿。

事。覓其家。恤以十五千。捨兒家貧甚。竺僧爲買衣。焚之。招兒者。其妻小名也。憶鼻言。恆惴惴。而祕不語人。未幾。其妻竟死。

竹生花

竹開花。人多以爲異。余於光緒庚辰辛卯間。一見於京邸。一見於大梁寓舍。並無關休咎。但竹俱枯死耳。花開於竹梢。白如葦。細碎有微香。又於武昌官書局。見後園竹一叢。已枯。竹梢縮結成團。如柚大。甚堅。似亦曾開花而後枯死者。惟玲瓏剔透。不得稱爲竹實耳。

顏良首級

潞縣一人家。浚溝得一陶製方篋。高二尺。縱三尺。蓋堅不可啟。碎之。中貯一髑髏。大倍常人。齒長寸餘。篋蓋有朱書八分題曰。反虜顏良首級。硃色甚鮮。歷歷可辨。按顏良殲於白馬。約在今延津縣。潞相去不遠。或行軍至此所埋乎。

劉太史奇夢

余友劉葆真編脩。原名毓麟。壬辰會試前。夢一屠者屠豕。旁一人曰。子記其數。可魁多士。數之凡六豕。寤而思之。曰。六豕似豕字。殺字之旁。是豕字。合之乃殺字。劉毅是宋時名人。不可重。卽以可魁多士可字加之。乃請於禮部。易名可毅。是科竟中會元。書榜時。吏唱劉可毅名。總裁翁叔平尙書極懊喪。曰。吾謂是張謇耳。何處來此無名小子耶。總裁李公端棻曰。此吾典江南時所得士。原名毓麟。近始更此名。語未畢。尙書曰。此非黃激蘭高弟爲許仙屏評選才調集者乎。李曰然。尙書躍然曰。固知吾老眼無花也。於是舉座爲公賀得人。榜出。有襪襪子以君名與其同年尙君其亨作對云。劉可毅尙其烹云。君嘗謂余曰。吾夢境甚奇。恐菜市口。是吾歸結地也。余嘗以癡人說夢笑之。乃庚子拳匪之亂。君自京送其妻。自通潞登舟旋里。自逆旅出門。若將便旋然。遂失去。無復蹤跡。有傳其爲拳匪殺斃者。事定後。求其屍不可得。然至今不歸。則君死決可屬矣。已奇。君能預知尤奇。然則凡事皆已前定。人苦不知。此特偶然示報耳。



中國圖書公司記出版

教育部審定

通俗教育講演用書

增訂 國恥小史

一册 三角

沈文濬編 是書歷舉我國近數十年來國際上之大事變。上起鴉片之戰。下迄日俄戰爭。文筆淺顯。議論沈痛。令人讀之。油然而生愛國保種之心。書為沈君原編。復經沈彭年君詳加校改。最合通俗教育講演之用。

國恥小史續編

一册 三角

趙玉森編 日本要求及俄蒙交涉。實為我國最近交涉中重大之案件。茲特將交涉真相。訂約全案。據實編成續編。凡我國民。亟宜人手一編。以資儆惕。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第一集 二角
第二集 五角
第三集 每集 三角

本書考據精詳。筆墨簡潔。苟手此一編。足抵讀筆記數十部。妙在仍有小說意味。無研讀之苦。有開卷之益。公餘以此為消遣之品。不獨可增長見聞。即於清初歷史亦瞭然於胸中矣。

● 商務印書館發行

7. 343

中華民國六年五月再版

（然犀錄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附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猛 盒 老
校訂者 洽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長春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州
吳興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武昌 長沙
貴陽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達縣 福州
廈門 廣州 潮州 汕頭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2017
11
2